

唐宋以來三十四個

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的估計

林傳鼎著

定價：國幣八角

王序

許多對於心理學外行的朋友或學生們，往往問我一些不成熟的心理問題：什麼心理無線電哪，看相哪，占人心理的推測哪等等。他們總以為心理學所研究的就是這些問題；至少關於這些問題，心理學都已能給予圓滿的答覆。其實不然，這些題目固是心理學範圍內的材料，但是照目前的情形來說，心理實驗方法的應用是有限的，而其結果所能說明的事實也是有限的。這種情形在那些不成熟的心理問題中為尤甚。初讀這類實驗報告的人一定要感到失望的。我常常想到，如果有人肯不偏不袒地，把這些問題原原本本用實驗報告的方式，做有系統的，通俗的介紹，那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林傳鼎君對於品格診斷各種傳統的方法，極感興趣。他曾將近數十年來，各國人士此類研究的實驗報告，摘要記在卡片上，分門備為索引。人型的類別，字相學的應用，情緒表現的鑒識……都包括在內。林君出身於嚴格的心理實驗室，對各種實用的社會心理問題之認識和處理，均尚得其常。從近來實驗的證據看來，品格診斷舊方法的復活，我們實無反對的理由。「唐宋以來三十四個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的估計」的出現，不但可以看出林君工作的興趣，而且還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態度。我樂為介紹之外還有幾句話要說。林君在第一章開宗明義上曾謂：「實驗的方法愈可靠，其所得的結論愈不重要。」而他的目的「就是用新的，可靠的，正確的方法，去解決前人已經感到興趣的問題。結論之重要與否尚在其次。」講起來評判或估計決不是頂可靠的，林君在第五章末節所給的比喻，至為恰當：歷史人物心理特質估計的可靠性，猶如金磚寶盒之重量與體積的估計可靠性一樣。其實，重量或體積的估計尚比較心理的估計為可靠，因為傳記究竟是間接的材料，而寶盒是直接的事實。至於本問題的

處理，除了估計評判之外尙有什麼更高明的方法，要看將來努力的程度如何而定。林君在試程中所用的心物論方法很多；如等差法與巧合法在史料心理統計方面皆爲前人所未用。不過他的取樣手續帶不少主觀色彩，選得的樣子也太少，各種數量所代表的意義實在薄弱得很。好在這一點也是林君自己所再三說明的。實驗技巧的運用，才是這報告的主要任務。輔大心理系以前尙沒有這類的專篇報告，我希望將來能繼續地出版，問題還應當是通俗和實用的。

我相信無論中外讀者都願意接受這類作品。

王徵葵，一九三九年八月

自序

這個研究是在王徵葵教授指導下舉行的。它的動機遠在三年以前，當作者在清華大學時候，潘光旦教授曾提出這個題目。當時計劃粗具，材料也開始收集；不幸霹靂一聲，蘆溝橋事發，飛機和大砲的聲音，無形把這工作停頓了。來到輔仁之後，蒙諸師友之助，自己在夜間課餘擠出零星的時間，才完成了這個報告。此中不能使人滿意的地方一定不少，如本書第五章第五節結論中所指的主觀取樣標準，和有限的案件數目，可算是最顯明的缺點。不過這工作的主要意義，乃在於方法與技術方面，希望讀者諒解！

工作費時年餘，參與實驗和收集材料的師友甚多，應一一誌謝：王徵葵先生不但負指導之責，校閱報告正文全部，并作序文，而且還爲古人智慧評判員之一；國內目錄學大家余嘉錫先生在傳記材料方面指示給作者一批參考書，并改正許多不妥之處；張懷先生是本書教育史部分的顧問，同時還評判三十四個名人的名聲等級；英千里先生，趙萬里先生，沈迺璋先生，溫錫增先生，謝斯駿先生，劉銘先生曾在百忙之中，費時爲古人名聲等級的評判員；楊聯陞先生，王憲鈞先生除了評判名聲等級之外，尚用巧合法（Matching method）驗證古人心理特質數量表現的妥當性（Validity）；吳天敏先生，高君純先生，丁嘯先生担任智慧評判前後兩次，費時特多；丁先生除估計智慧之外，還估計十八個名人的品格型態；張健夫先生會助作者徵求六十一個中學生對於古人名聲等級的意見；平民中學，進德中學，蒙藏學校一部分的師生，也參與這一段試驗；燕大傅玉賢，赫寶源二君借用許多圖書，給作者不少便利；輔大同學陳宗祥君，計算報告中大部分的相關係數；陸大亨君繪製六個圖示；都在感謝之列。至於所有錯

誤與不完全之處，應全歸作者個人負責。

本書前四章付印之後，承友人告衛聚賢先生著有歷史統計學（民二十三年，商務，共二三二頁）一書。既索得原書讀之，其內容第一部爲方法論，第二部述中國古代統計學史甚詳，而西人三四十年來之貢獻，則未曾提及一言。陶著重歷史事蹟，本書重歷史人物的心理活動，可謂各未白費篇幅。考「歷史統計學」一語在國內首倡者爲梁任公先生（民十一年十一月發表於晨報副刊）。據梁氏所下定義，它是「用統計學的法則，拿數目字來整理史料，推論史蹟。」其所提出之題目有：歷代戰亂統計表，異族同化人物表，地方統治離合表，歷代著述統計表，歷代水旱統計表；其已發表之文章見於飲冰室文集者，尚有中國史上人口之統計，及一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等。不論梁氏所指之歷史統計學一語，是否移譯自 F. A. Woods 的 Historiometry 一字，此名辭似有辨明的必要。據作者的認識，歷史統計學的範圍實包括社會的與心理的兩大方面；雖則兩者意義的內含不易劃分。梁氏所指似屬前者，而一般所謂 Historiometry 似指後者。所以，爲使定義的明確起見，不妨提議，今後我們應利用下列兩個名辭：Histosociometry 和 Historiopsychometry。前者可譯爲史料社會統計，後者史料心理統計，以免混淆。Psychometry 一語由來已久；Sociometry 一語，新近剛被人使用爲雜誌的名稱。義如其文，無需解釋。此外尚有 Historiopersoanalysis 一語，作者以爲可應用於史料心理之質的研究。——按 Personanalysis 一字爲 A. A. Roback (Char. & Pers., 1934, 3, 144-156.) 所創用，其意義與心誌 (Psychogram) 相彷彿，尙無礙於品格完形性的真義。

書中不成熟與錯誤的地方實是很多。希望大家隨時指正。關於第三章心誌的介紹留下理論上不少難題，尤

盼專家們幫忙解決。至現在為止，經朋友們的提出與作者自己的發現，我們已經知道，敘述中的錯處有二：（一）王勃之滕王閣七言詩與序係同年作；善序末有「一言均賦四韻具成」等語，可證其實。本書附錄第五頁上的註應常更改。這一點是由楊聯陞同學指出的，深表謝謝。至於這段傳記材料之更改，在智慧估計上的影響關係甚微；因為據五個評判員的報告，王勃的智慧在三十四個人物中，已達到最高點（參看第四十五頁第四圖）。（2）Cartell的「美國科學家之統計研究」初版係在一九〇六年，發表於美國科學雜誌第二十四卷（*Science*, 1906, 24, 658-65, 699-707, 732-42）。本書第六頁及十五頁上所述一九二二係再版之年。一時疏忽未查世界心理學家名冊（*Psychol. Register*）致使時代相差十餘年，間接材料之不足為據，在作者自己是個很大的教訓。

最後申明一點：本書敘述與解釋已力求淺顯詳盡，惟心理測驗術語甚多，勢難一一說明，讀者對於「智商」，「測驗之可靠性」，「常模」，……等名詞如感生疏需向心理學辭典上找去。

一九三九，八月，作者。

序

六

+14494

唐宋以來三十四個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的估計

目次

頁數

第一章 開宗明義.....	一—五
劉邵的人物志——班固的古今人表——本研究的目的——智商一概念之商榷——提要	
第二章 前人對於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的研究.....	五—一八
第一節 Terman 以前的研究.....	五—七
第二節 Terman-Cox 的研究.....	七—一〇
第三節 Terman-Cox 以後的研究.....	一〇—一八
第三章 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研究應有的規模.....	一八—二四
品格的完形性——心誌的發展史——介紹一個新心誌——李白的心誌——提要	
第四章 本研究材料的來源.....	二四—三一
選材兩大標準——常模之重要——材料之適度——三十四個人名表——三十四個名人的壽命籍貫及其父祖的職業——九種基本能力的記載——生活史七大標準——提要	
第五章 實驗的方法與結果.....	三一—六〇

第一節 三十四個歷史人物名聲列級	三十一—四一
等差法——十個評判員——評判的可靠性——決定量表值的方法——量表值的機誤——量表值與衆意的相關——名聲等級量表——名聲與壽命及時代的關係	
第二節 三十四個歷史人物智慧的估計	四一—四七
智慧評判方法——五個評判員——評判的結果——材料的適度——材料適度與名聲等級，智慧分數，及分數標準差的關係——評判的可靠性——衆意交互相關——三十四個名人智慧分數的分配——三十四個名人的「智商」——智慧與名聲及壽命的關係	
第三節 十八個名人品格型態的研究	四七—五三
Spranger 的六種人——三大目的——評判品格型態的方法——評判的可靠性——評判的結果——古人與今人型的分數之比較——型的交互相關	
第四節 歷史人物心理特質數量表現的妥當性	五四—五七
巧合法——兩個評判員察別十大個案的結果——巧合方法的討論	
第五節 提要與結論	五七—六〇
附錄——三十四個歷史人物的傳記	一一—六六
引一（唐）——王勃——張九齡——李白——杜甫——李泌——權德輿——韓愈——白居易——元稹——李賀	
引二（北宋，金）——賈黃中——司馬光——劉恕——蘇軾——黃庭堅——王庭筠	

引三(元)——王恂——劉因——吳澄——陳櫟——齊履謙——吳萊	一
引四(明)——方孝孺——解縉——祝允明——楊慎——楊繼盛	一
引五(清)——顧炎武——吳敬梓——段玉裁——張謇——梁啟超——林旭——王國維	一
英文提要.....	六

圖次

唐詩人李白的心誌.....	二
名聲等級量值曲線舉例.....	三
名聲等級量表.....	四
智慧評判量表.....	四
三十四個名人智慧分數的平均數和兩極差.....	四
三十四個名人智慧分數的分配.....	四
智慧評判量表上的「智商」等值.....	四
品格式態圖形舉例.....	五

表次

五十個品格基本面相.....	一一
三十四個歷史人物.....	二七
三十四個名人壽命分配.....	二八
名聲等級積分登記.....	三四
名聲等級量表值分配.....	三七
三十四個名人出名百分比.....	三九
三十四個名人智慧分數的平均和傳記的材料適度.....	四二後
智慧評判衆意相關.....	四四
三十四個名人智慧分數的分配.....	四六
十八個名人品格型態的分數.....	五〇
古人今人型的分數之比較.....	五二
古人六型的交互相關.....	五三
今人六型的交互相關.....	五三
十個名人心理特質的巧合鍵.....	五四

唐宋以來三十四個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的估計

第一章 開宗明義

一九三七年，心理學界裏有一件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事，那就是美人 J. K. Shryock 根據西元三世紀時，魏朝劉邠所撰的人物志（註一）編譯成一本書，題爲：「The Study of Human Abilities」，共一六八頁，由彼邦東方學社出版。也許在一般人看來，這件事不外如從前法國學者之譯述中國舊劇一樣，洋人買我的古董而已。我們若深究其詳，人物志之譯成英文，是中國古代品格心理學介紹到外國的第一次。外國心理學家們，在著作中引用中國材料的固然頗不乏人，最著名的有 C. G. Jung 之在心理分析方面（註二），S. W. Fendler 之在心理學系統方面（註三）。但是像人物志那樣專門深入的介紹實在沒有。那是當然的事，人物志放在物觀的心理學中似不足道，但若比之現代流行的「吹吁幫閒的心理學」實無愧色。此書最值得一讀的，自然是「九徵」（卷上），「八觀」（卷中）諸節，其中討論如何用實驗的方法，去考察度量一人的品格；而系統較比完整的敘述，恐怕要算爲「七繆」（卷下）。劉邠在本節標題之下注云：「人物之理妙而難明，以情察察繆猶有七」。這七個繆就是：察譽有偏頗之繆，接物有愛惡之惑，度心有小大之誤，品質有早晚之疑，變類有同體之嫌，論材有申壓之詭，觀奇有二尤之失。這七個評判品格的困難，可謂言極無微不至，與近代的實驗結果無一不合。在本研究的試程中，我們自己內省的結

果證明果有此七繆！此外劉邵尚留給我們一種品格的分類。據他說，人有四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大志大者豪傑之雋也；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志小者拘懷之人也」。這種不按氣質(Temperamental)而照意志(Volitional)的分類法，恐怕是東方文化的特點；孔子家語之分人爲五等，文子之分人爲五等二十五品，都是以意志爲基礎的。劉邵在一千六百多年前所用的方法，就是本文所指的「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的估計」，所以別者，我們現在重數量的表現而已。所謂數量在我們歷史中也是常聽的事，如萬人之中有英，千人之中有俊，百人之中有豪，十人之中有傑……，可惜只是定下空洞的標準而未嚴格計算。例如後漢班固(三二——九二)的「九品量表」(前漢書第二十卷，古今人物表第八)分古今人物爲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上上爲聖人，如周公，武王；上中爲仁人，如伯夷，叔齊；上下爲智人，如倉頡；……；下下爲愚人，如崇尤，妲己，桀。此表最大的謬處就是把智慧與道德混爲一談，聖與仁與智，絕對不會在一個面相(Virtue)上，所以評判不見正確；伯夷雖賢，其智未爲上中；桀雖奸亦未必愚；倉頡造字聰明絕等，其量表值尚居於有精神病傾向的叔齊之下，未免太冤！這種冤孽孽歸產生班固的時代背景。在第一世紀時，班固編造這人物表時，心中只是想從「頂好的」依次排列到「壞旦」！

這一筆的舊賬無庸再算了，不過我們對於舊材料的興趣還常永遠地保持着。這種興趣的表現就是用新的，可靠的，正確的方法去解決前人已經感到興趣的問題，結論之重要與否尚在其次。實驗的品格心理學難關太多了，我們明知有種傾向：實驗的方法愈可靠，其所得的結論愈不重要，然而，除開了可靠性，還有什麼科學可言呢？讀史的人不要覺得驚異，因為這正是正確方法的開端。

在這個小小的研究裏，我們選出了西元六四八年以來中國歷史人物之一小部分（三十四人）儘可能範圍內，利用心理測驗的方法，去考察看，他們在幼年期中智慧行為有何優異之處，他們之所以成爲名人，是不是在幼年時候就已有預兆。同時就材料較豐富的十幾個個案中，我們還要研究他們的品格型態（據 E. Spranger），發現看到底那些人生的基本興趣（即理論，經濟，美術，社會，政治，宗教六種）是他們所兼有的。關於材料的適度，評判的可靠性及誤差等等統計的表現，尤爲本研究的主要興趣。因爲我們所選得的人物畢竟太少，只好從這個小嘗試中，加倍地去推求研究的可能性。選擇人物的標準，材料的來源詳見第四章；實驗的方法及過程見第五章。有一點此處要預先敘明：估計一人之智力的時候，照傳統的方法常用智商（I. Q.）這概念來表示。但所謂智商之定義是非常嚴格的，它是心理年齡與實足年齡的商數。從心理年齡方面說，在實際測驗年齡常模的厘定時，就已發生了很大的問題，最重要的要算爲通過某年齡測驗人數的百分比，和智力發展達到限度的時期，由傳記中去推測智商困難自然更多。從實足年齡方面說，我們實在無從知道某些歷史人物生年之真時日，至於幼時作某事係在某月某日更不得而知。即使如唐詩人王勃十三歲作滕王閣序事，我們知道應在唐高宗顯慶五年（庚申）九月九日，則推測此時勃之實足年齡可有三說：（1）設勃之生日適爲九月，則其實齡是十二歲；（2）其生日爲六月（比九月早），則其實齡是十二歲又三月；（3）其生日爲十二月，則其實齡尚不及十二。因此爲避免術語之誤認故，這裏寧願摒棄常人「都懂都不懂」的智商這個觀念（註四）。若沒有前人的試驗，我們的工作勢必紛錯難治，這報告中的一點一滴，都受助於三十年來科學先進國家對於 *Historiometry* 的貢獻，尤其重要者是 *Stanford* 大學的大規模研究。我們的方法實本於 *L. M. Terman* 與 *C. M. Cox* 氏，本書第二章即將簡述前人研究之一般。

怎樣去了解一個完整的品格，來代替測量一兩個零散的特質或心機，是近十年來實驗上的大問題。研究歷史人物的品格時同樣地遇到這個難題，本書第三章展開一些討論，並且給一個建議。

提要——魏劉邵的人物志和後漢班固的古今人名表，是我國前人對於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研究的開端。但因爲時代久遠的關係，理論的誤謬，方法之不在確在所難免，結果所告訴我們的事甚多，而談不到可靠性。本研究的目的乃是仿照 Ternan-Cox 的方法，去估計我國唐宋以來三十四個歷史人物的心理特質，觀察這些所謂名人的智慧與品格，有何特殊之處。在統計方面，確定這種方法在中國傳記材料上的可能性。我們所得的結論甚爲簡單，而力求方法的精密。

註：

- (1) 劉邵的生卒年代不詳，三國志有傳，說他在黃初中（約合西元二二三年）官散騎常侍，正始中（約二四三年）賜爵關內侯。其生年應在西元二〇〇年前後。當時領袖人才競爭甚烈，無怪乎產生了這一部應用的品格診斷學——人物志。此書在子部中版本甚多，作者所知有七：1 墨海金燈第二二四冊（有劉師註）；2 玲瓏山館叢書第六十冊；3 畿輔叢書第二十八冊（有劉註）；4 漢魏叢書第六十二冊；5 四部叢刊第五十七函；6 龍溪精舍叢書第十九冊（有劉註）；7 守山閣叢書第一一一冊。

(2) Jung, C. G. Psychological types. 1923. p. 264-72.

Jung, C. G. Tai yi chin hua tsung chih (「太乙金華宗旨」，德譯名爲“Das Geheimnis der goldenen blute.” 1929; 英譯本爲“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1935).

(3) Fernberger, S. W. Fundamental categories as determiners of psychological systems: An

excursion into ancient Chinese psychologies. Psychol. Rev., 1935, 42, 544-554.

(4) 在本研究計劃的初稿裏，作者尚仍襲採用智商這概念，後經汪懋蔭先生的指正，才決定捨棄之。

第二章 前人對於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的研究

第一節 Terman 以前的研究 (註一)

嚴格說起來，真正用一種常模去估計歷史人物的心理特質是 Stanford 大學 M. L. Terman 教授，在一九一七
年定下基礎的。這一年，他推測優生學家 F. Galton 的智商，在美國心理學雜誌上 (註二)發表出來。十年後 (一九二六) 在他指導之下，C. M. Cox 博士才完成了她的三百零一個世界偉人的智商估計 (註三)。但是 Intelligence 一語是美人 F. A. Woods (註四) 始用的，同時在德國，W. Stern (註五) 也早認識到這種方法的重要性。他們兩人給這種新方法幾個基本的假設：Stern 認為歷史方法在人差心理學中，佔有重要的位置，材料包括兩類：一是直接的證據，如遺著等原本的材料是，二是間接的材料，那就是傳記。Woods 認為歷史人物心理測量是一種正確的科學，它的可靠性和妥當性都可以斷定。應用這種方法的始祖是達爾文的表弟 Galton (他的智商據 Terman 估計為 200) (註六)。他研究兩類的人才者，一是 eminent，一是 illustrious；前者在普通人口一萬萬人中只有二百五十人，後者一萬萬人中才有一人。現在將 Galton 以後，Terman 以前的主要研究列下：

(1) 一八八五年 Candolle 判斷許多科學家心理特質的遺傳 (註七)；

(2) 一八九五年 Odin 發現法國文人的地理分布 (註八)；

前人對於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的研究

- (3) 一九〇四年 Ellis 搜集大英偉人的身體和心理的特質 (註九)；
- (4) 一九〇六年 Woods 分析皇族中人心理與道德特質的遺傳 (註十)；
- (5) 一九〇九年 Orward 比較六個大科學家，分他們為古典的與浪漫的兩型 (註十一)；
- (6) 一九一三年 Castle 研究婦女名人 (註十二)；
- (7) 一九一六年 Clark 集美國文人的遺傳與環境的證據 (註十三)；
- (8) 一九一九年 Davenport 比較許多海上英雄，發現他們有高動與低動兩派 (Hyperkinetic and hypokinetic types) (註十四)；
- (9) 一九二一年 Cattell 作美國科學家心理特質的統計，同時還整理出一個世界名人錄 (註十五)；
- (10) 一九二三年 Brimhall 研究美國科學家的遺傳性 (註十六)；

總括以上的研究，大約可分為兩大類：一是注重心理特質的本身，一是探討影響這些心理特質之遺傳與環境的因素。這兩方面的研究又有兩種趨勢，一是研究某等人的某些特質或因素，即心誌 (Psychograph) 的假設，一是統計一群人心理特質或遺傳環境因素的相對關係。這種工作的動向，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什麼改變。此外如 A. Binet 之研究 M. Paul Herveu (○)，Stanley Hall 之研究耶穌 (一九一七)，P. Marris 之分析 E. Th. Hoffmann (一九一一)，以及 E. Toulouse 之研究 Zola (一八九六) 都只是個案的作品。

這裡有一點尚需注意，在我們的概述中，那些所謂歷史人物品格的心理分析并未包括在內。這類研究最早的一個要算為 S. Freud 之分析意大利科學家兼藝術家達文西 (註十七)。其它標準的例子如 E. J. Kempf 分析

生物學家達爾文（註十八），L. P. Clark 之分析亞力山大大帝（註十九），C. Moxon 分析哲學家尼采（註十九），I. Pruette 分析文學家愛倫波（註二十一）。作者對於心理分析的認識太淺陋了。總認為這種方法似乎離開標準化還遠。一九一六年美國心理學雜誌上 L. Dooley（註二十二）的一篇概述，就是專記這方面的研究的。他報告了大陸心理分析專家對於但丁，果戈爾，華納，拿破崙，叔本華，托爾斯泰等二十餘個個案的研究。一九二七年心理學公報上 F. Feuring 氏（註二十三）又概述了四十篇這類研究的報告，對於我們的方法只算是一些旁助。

第二節 Ternan-Cox 的研究（註二十四）

上面所概述的許多研究，不外是利用心誌，家譜，傳記等材料，從分析的記載裏，加以一種綜合的手續，將心理特質或影響於心理特質的因素，表列出來，敘述出來，談不到什麼可靠性（Reliability）與妥當性（Validity）。現在所要報告的 Ternan-Cox 的大規模研究，無論在方法方面，意義方面，皆勝於前人，亦為來者所不及。他們的工作雖於一九二六年出版，而研究的計劃定於一九二二年，材料的搜集始於一九二二年。其目的在乎探討歷史上所謂天才的人，在幼年和青年期裏，心理特質上到底有何超異之處。這種意旨恰與前一年它的姊妹篇（*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 vol. 1.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traits of one thousand gifted children, 1925）裏所報告的工作，相反而相成。後者的目的，在乎研究心理特質優異的兒童，將來成功的程度如何。——研究者以標準測驗的方法利用於歷史材料中，去估計歷史人物之幼年心理特質。當選為研究的歷史偉人有三百〇一個，是從 Cattell 的

前人對於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的研究

世界一千名人錄中擇出，他們都是生存於一四五〇至一八四九年間。每個名人的記載包括：(1) 家庭背景；(2) 十七歲以前的心理發展 (a 興趣，b 教育，c 學業成績，d 朋友與伴侶，e 讀物，f 創作，g 早慧的證據)；(3) 十七歲至二十六歲間心理發展。參考書有一千五百餘種。

這個研究中，所包括的心理特質估計有兩大部分：一是智商的估計，一關於品格。不過從報告中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主要的測量還是集中於智商一項，所以現在先介紹前一部。協同 Cox 女士估計智商的評判員共有五位：M. L. Ternan, M. A. Merrill, F. L. Goodenough, K. Gordon, 和 L. M. Steadman，都是對於心理測驗富有經驗的專家。他們根據自己在智慧測量上豐富的經驗，照斯丹福皮奈智齡量表中的常模，厘定出一種「模擬的智慧行為評判量表」(‘Human rating scale of intelligence expressed in behaviour’)。用一種最簡單的語來說明，如評判員認為某人傳記中五歲的行為，能通過皮奈七歲組的測驗則其智商為 140。每個案都接受了三個評判者的兩種估計：一是 A.I.I.O.，即三個評判員分別所給十七歲以前的智商推測的平均數；一是 A.I.I.O.，即他們推測十七歲至二十五歲智商的平均數。這裡所根據的理論，乃是說一般人智力平均發展到十六歲為止，而十七歲至二十歲中，容或有些伸縮。

此時有個問題，就是材料的可靠性(註二十五)問題。固然有許多個案的材料可靠性很大，往往也有許多不真切實際，雙關或乖戾。如在哥爾頓的幼年記載裏，材料可靠性甚高，一八一七他四歲那一年，他曾寫一封信給他姊姊，信中只是英語「二月」一字，拼錯了一個字母；六歲嫻熟荷馬史詩故事；七歲讀莎士比亞。其它的記載，包括知識精巧的運用，事物異同的認識，論理的思考；與智力測驗中年齡量表的常模相吻合。在相反的一方面，陸文

西的材料，就非常簡陋。他的讀物沒有記載，在學校中僅僅說是算術甚好，有時老師不會算的題目他都會，因此人家認為他是可造之才。其他材料雖甚多，不過都有點題外化。材料不完善，必定影響評判的可靠性，這是心理測驗的不二法門，除了心理特質之數量的表示之外，還需要說出測驗本身的可靠性，所以他們用一個七點量表，經過很複雜的統計手續，算出各個案材料的可靠性。在一切物質的測量裏，極端的可靠性本不易得，心理測驗自然不能例外，而歷史人物的心理測驗更不能希望太高。在他們的報告中，最低的係數是 0（即記載無一合乎智齡常模，而其判斷全從壯年以後的事業中去猜度）；最高是 80。智商與材料可靠性的相關是 .72，可知評判員在推測商數時在材料不完善的情形下，常給較低的估計。那麼這種案件實際的智商，尚不正如被估計的那麼低。

此外他又求在八星期後再評判的分數與舊分數的相關，以示每個評判員估計的可靠與否。結果其係數從 .59 至 .82。兼意的相關平均說來，大約在 .70 左右，也是可靠性的明證之一。他們又依 *Boring* 的方法，算出他們第一次估計二百八十二個名人智商平均數 (A.I.Q.) 差異的常住係數，平均在 .90 以上。可見每個案所得的智商，並非偶然的。不過這句話也應當給以相當的解釋（也就是 *Cox* 自己所再三申明的）：例如德國詩人哥德的智商是 125（材料可靠性 .82），法皇拿破崙的智商是 135（可靠性 .80），這意思並不是真正地說，拿破崙不如哥德聰明，而其智商相差 50 分。如要這樣說，我們必須假定，我們所搜集的材料都可以代表這兩幼年智慧行為的全部，而記載中的每句話都是可信的，同時統計上的可靠性是絕對的高……然而事實上并不如此。所以我們應當說，在可得的材料範圍內，某種測驗的可靠性下，他們的智力可估計為如此如此。最近 *Painstern* 曾舉出應用傳記之不少難題。他比較了兩人所作 *M. Stuart* 的傳記，發現彼此間相矛盾的地方甚多，我們該如何地小心在意（註二十六）。

受品格評判的名人只從三〇一人中選擇了一〇〇個記載較豐富的個案。評判員有二人，可靠性從兩方面決定：

一是同一案件兩次評判的相關（約為.80）；二是兩人評判的相關（平均.53）。這方面的工作有三分：

（一）環境因素的測量——他們用的是一個四點量表，包括兩大項：一是家庭影響，社會狀況，及教育，二是旅行及閱讀。

（二）興趣的測量——是一個七點量表，包括七項，如興趣的強度，廣度，特性……等。

（三）品格特質的測量——也是一個七點量表，包括六十七項，內分情緒的，社會的，自我的……等十三個網目，是根據 E. Webb 所編修正而成。

從這些測量中，他們發現了所謂天才者不但幼年的智力特高，而在品格上也是意志堅強，內在驅迫力大，對自已能力有自信心，對事業的興趣能持久。同時遺傳良好，環境優越。

第三節 Terman-Cox 以後的研究

最近十幾年來，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研究的動向自然還是繼承以前的。心理特質本身的研究發現許多新材料和新方法，同時影響於心理特質的因素研究的興趣，亦不弱於前。統計的，個案的，還是分道揚鑣，各有各的好處。茲將一九二六以後至最近的工作概述於下：

（一）一九二七年 P. A. Sorokin 研究一六〇〇個世界勞工及急進運動的領袖，他們的地理分布，出生地的工業化程度，年齡，家庭背景，出身等（註二十七）。

(2) 一九三〇年 J. Davis 研究一百六十三個共產黨領袖，取材於蘇俄百科全書的自傳中，統計分析其家庭背景，革命事蹟，以及入獄次數等（註二十八）。

(3) 一九三〇年 R. K. White 研究 Cox 報告中三百歷史偉人的多藝性，發現他們大多數除了自己本門藝力之外，在其它二十三種不同的事業中，都有相當的材能（註二十九）。

(4) 一九三〇年 W. B. Pitkin 在他的成功心理學中，曾繪製出奧多芬，歌德等人的心誌，而且發表如下驚人的「議論」：他以爲在現今世界人口一百人中，才有五十個具有一種遺傳的中等心理特質；一個人同時具備兩個特質的話，四個人中才有一個；三個特質的話，八個人中才有一個；四個特質，十六人中有一個。如此類推至一個同時具備七種中等的心理遺傳特質，那麼要在二百二十八人中才能找出一位。這是僅指中等的特質而言，至於所謂單個的天才特質，百人中方有一人；千人中才有一個同時具備此種特質之兩個人；一百萬人中才有一個人同時具備三個此種超等心理特質。至於七個特質同時具備而能達到超等的程度，要在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中，才能找出一位。現在世界人口差不多有二十萬萬，那麼如此天才要經五萬代才發現一次，假設以四十年爲一代，二百萬年才產生一位（註三十）。

(5) 一九三四年 R. Pinter 與 G. Forlano 研究二萬五千一百六十六個歷史偉人的生辰季節與智商的關係，結果在統計上找不到什麼標誌來（註三十一）。

(6) 大約從一九三〇年以來，一直至最近，惟也納大學在 C. Brieler 教授指導之下，搜集了四百多個代表前人對於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的研究

前人對於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的研究

二二

不同國籍各種職業者的傳記，藉以研究人生心理發展的基本法則，完全是一種常模的研究（註三十）。

(7) 一九三七年 W. Dennis 與 M. G. Dennis，搜集了四十個最完整的兒童傳記，研究他們初生一年中五十項行為的發展，也是一種常模式的研究（註三十三）。

此外值得報告的，就是近年來研究的範圍擴大了，字相學和形相學裏都有這類報告。本來十九世紀以前，許多字相學家就從古人的簽字筆跡中去解釋品格特質。如拿破崙，歌德都是好對象。從相貌文章中去估計古人心理的特質更是普遍的事。不過近來方法精密得多，漸漸走入科學的途徑。如柏林大學 R. Arnhem（註三十四）研究達文西，Michelangelo，與 Raphael 等人的相貌，筆跡，著作與品格特質的相關，可算是一個標準實驗。Arnhem 的研究結果，主要的雖在說明表情的常住性（Consistency），行為的完形性，但事實上却替歷史人物品格研究開一個正確的開始。中國名人這類材料特別豐富，我們應當善為利用才是。其次就是大規模的個案研究。如 P. C. Squires（註三十五）之檢討音樂家斐多芬的癡疾問題，其材料包括尸驗證據，病理紀錄，信札……等，據許多耳科大夫和花柳病專家的意見去診斷，決非空泛的心理分析可比。至於心理分析的研究還是不斷的有，莎士比亞，達文西，永遠成為好材料；張三分析的結果說如此，李四說如彼，我們只有對此未成熟的，同時充滿着莫大希望的學問，處懷疑的態度。

一九三四年 H. B. Fantham（註三十六）發表一篇文章，報告小說家 C. Dickens 的內分泌腺的組織，他的身體及社會的特質，他的腺系的遺傳性。這種研究可謂別開生面，非專家不能了解。

品格心理學教科書當中討論傳記研究法的實在也不少，比較詳細的要算爲 A. A. Roback 氏的著作（註三七）。他那三千三百四十一條的目錄索引，也包括了許多這類的材料。

在國內也有幾篇報告值得提一提：

（一）丁在君（註三十八）取材於二十四史列傳，將前後漢，唐，北宋，南宋，明各代人物共五千七百八十三人，憑其籍貫分析之，藉研究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

（二）梁任公（註三十九）研究近代學者的地理分布，按省舉例，「純探案而不斷的態度，臆列事實，略爲比次」，沒有統計。

（三）朱君毅（註四十）根據 Powell 的中國名人錄及 Woodhead 的中國年鑑二書，統計分析中國各省人才。

（四）張耀翔（註四十一）以科舉及第爲研究人地關係的對象，用統計方法分析中國人才產地。張氏以科舉爲智力測驗，其等第代表人才之第一流第二流等。

此外潘光旦先生在北平清華大學時，曾講演兩次一學期兩小時的人才論。潘氏的材料純是歷史的，注重人才產生的真正原因，人才與血統的關係，人才的遺傳。大部分材料得助於家譜，是他的優生學課程之績。他曾經報告過蘇州的人才。社會系學生的畢業論文，在他指導下有廣東的人才，江浙的人才等。作者這個研究就是兩年前他所提出的。

提要——本章概述前人對於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的研究，一般學者對於歷史人物品格研究的興趣從兩方面表現：一欲發現品格特質本身，一在推求影響品格的環境與遺傳的因素。一切工作又可以分爲兩大類：一是統計的，一是

前人對於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的研究

個案的。兩者在方法上意義上皆各有所長，不可偏觀。許多工作當中以一九二六年 Ternan-Cox 的「三百零一個世界偉人幼年心理特質估計」為最完善，不但他們的材料豐富，工作宏大；他們而且對於材料的適度，評判的可靠性，兼惠的恆性，給了明確的表示。其結果之重要自不待言。一般心理分析學家對於這方面，也非常的出風頭。其方法雖有很寬大的前途，但因道理無恆，故其敘述不甚重要。

註：

(一)本節材料除大部分取自 Ternan, M. L. *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 Vol. II, 1926. P. 11-29. 外，作者曾補充一些有關的節目。

(二) Ternan, M. L. *The intelligence quotient of Francis Galton in childhood*. *Amer. J. Psychol.* 1917. 28, 209-215.

(三) Ternan, M. L. (editor) *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 Vol II. *The early mental traits of three hundred geniuses*. 1926.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942-xxiii.

(四) Woods, F. A. *Historiometry as an exact science*. *Science*, N. S. 1911, Vol. 33, no. 850 p. 568-574.

(五) Stern, W. *Differentielle psychologie*. 1911.

(六) Galton, F. *Hereditary genius*. 1869.

(七) Candolle, A. de. *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savants*. 1885.

- (8) Odin, A. Genese des grands hommes, gens de lettres Français modernes, 1995
- (9) Ellis, H. A study of British genius. 1904. (精神異常と天才の天才性 Houghton Mifflin 出版)
- (10) Woods, F. A. Mental and moral heredity in royalty. 1906.
- (11) Ostwald, W. Grosse manner. 1909
- (12) Castle, C. S. A study of eminent women. 1913.
- (13) Clarke, E. L. American men of letters. 1916.
- (14) Davenport, C. B. Naval officers. 1919
- (15) Cattell, J. Mc. A statistical study of American men of science. 1921.
- (16) Brimhall, D. R. Family resemblance among American men of science. 1923.
- (17)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
- (18) Kempf, E. J. Chas. Darwin — the effective sources of his inspiration and anxiety neurosis. Psychon. Rev., 1918, 5, 161-192
- (19) Clark, L. P. The narcissism of Alexander the Great. Psychon. Rev., 1923, 10, 56-70.
- (20) Moxon, C. The development of libido in F. Nietzsche. Psychon. Rev., 1923, 170-183.
- (21) Pruetter, L. A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Edger Allen Poe. Amer. J. Psychol., 1920, 31,

370-402.

- (22) Dooley, L. Psychoanalytic studies of genius. Amer. J. Psychol., 1916, 27, 363-419.
- (23) Ferring, F.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historical personalities. Psychol. Bull., 1927, 24, 521-539.
- (24) 尼羅 (N) Pt. 1, p.3-219.
- (25) 這一段概述中所指的材料「可靠性」問題，實在是材料的適度 (Adequacy) 的問題。普通所謂 Reliability 之標準，是兩次測量的常任性，而不論其所測者為何物。學者應根據此原則。
- (26) Bunnigarten, F. Character traits derived from biographies. Character & Pers., 1937, 6, 147-149.
- (27) Sorokin, P. A. Leaders of labour and radical mov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eign countries. Amer. J. Sociol., 1927, 33, 382-411.
- (28) Davis, J. Study of 163 outstanding communist leaders. Proc. Amer. Sociol. Soc., 1930, 24, 42-55.
- (29) White, R. K. The versatility of genius. J. Soc. Psychol., 1931, 2, 460-489.
- (30) Pitkin, W. B. The Psychology of achievement. 1930.
- (31) Pinter, R. and Forlano, G. The birth month of the eminent men. J. Appl. Psychol., 1934, 18, 178-188. 出生時間與成就關係。(Pinter, R. Intelligence and month of birth. J. Appl.

Psychol., 1931, 15, 149-154; Pinter, R. & Fosloran, G.: The influence of month of birth on I. Q. J. Educ. Psychol., 1933, 24, 561-584.) 報告分析今人智商與生辰季節的關係，謂兒童生於冬季的智商較低(參1.71.0.)。又H. N. Finklin 與 R. O. Beckman 報告分析三千六百八十九個成人的智力測驗分數，也有同樣的結論，謂生在三月的人智力最低，生在九月智力最高 (The influence of month of birth on the intelligence test scores of adults. J. Genetic Psychol., 1938, 52, 203-209)。

(28) 關於這個研究的詳細可參看 Frenkel, E. Studies in biographical psychology. Character & Pers., 1936, 5, 1-34.

(29) Dennis, W. & Dennis, M. G. Behavioural development in the first year as shown by 40 biographies. Psychol. Rec., 1937, 1, 349-361. 這類研究固然不屬於歷史的，然而材料是傳記的，故加敘述。

(30) Arnheim, R. Experimentell-psyc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um Ausdrucksproblem. Psychol. Forsch, 1928, 10, 1-132.

(31) Squires, P. C. The problem of Beethoven's deafness. J. Abn. & Soc. Psychol., 1937, 32, 11-62.

(32) Fantham, H. B. Charles Dickens: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his personality. Character & Pers., 1934, 2, 222-230. 這種研究最早的一個首推 I. Berman。他曾從史實、相片、傳記稿中分析拿破崙、尼采、

達爾文、王爾德的身體特徵，以及生活史上的姿勢，去推測他們的腦系組織(見 Grands regulating personality,

前人對於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的研究

1921.)。

(37) Roback, A. A. *Psychology of character*, second ed., 1928. p. 403-430.

(38) 丁在君：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科學，民十二，八卷二期。丁和梁的工作係在 Ternant-Cox 以前，爲行文便利起見姑

列入本節。

(39) 梁任公：近代學風之地理分布。精華學報，民十三，一卷二期。

(40) 朱君毅：現代中國人物之地理教育與職業的分布。心理，一九二六，四卷一期。

(41) 張國翔：中國人才產地。心理，一九二六，四卷一期。

第三章 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研究應有的規模

研究歷史人物品格的目的，在了解品格機體之全部。素來心理學家對於品格研究的方法有兩派：一是分析的，二是綜合的。作者極端袒護後者，他認爲一般分析學派所謂品格因基存在的證據，只能說明品格表現的常住性。由於近代完形心理學 (Gestalt Psychology) 突飛猛進的發展，我們對於一般心理現象部分與全體的關係，比以前明白得多了。如果你是生長在南方，一輩子未曾足履北平，一旦有人告訴你說，故宮是由這些磚塊和那些木頭造成的，你一定不能夠了解所謂故宮到底是什麼樣子，因爲這些磚塊和木頭的湊合并不等於故宮！同理品格的構成固然有許多因素，但它們是不可分離的，有組織的。構成全體的各部分有各種不同的位值 (Valency)，有時候有些位值因爲處優越的地位，制卸全體。所以說平常我們從測驗中所看到的無數心理特質，只是某些高位值的品格而相而

已。如果我們固執描寫一兩個孤立的特質來研究品格，實無形等於抓幾塊黃瓦與紅磚去說明故宮大建築一樣。這些話恐怕前人都已說過，作者不願意在這方面多費篇幅，樂得介紹下列兩篇文章，藉使讀者自己明白近來品格的完形研究之傾向。

(1) Allport, G. W. The study of undivided personality. *J. Abn. & Soc. Psychol.*, 1924, 19, 123-141.

(2) Vernon, P. E. Can the "total personality" be studied objectively? *Character & Pers.*, 1935, 4, 1-10.

按第一章所述，我們要估計這三十四個歷史人物的心理特質只包括：(1) 智力，(2) 人生的六大興趣。這兩種品格面相固然位值很高，畢竟只能代表一人生活的斷片，顯然此種作風尚不是我們的理想。不過在上面我們已經說過，品格實驗研究的結論愈重要其方法愈不可靠，五十年來其法較比可靠而易解者要算為心誌 (Psychograph) 的利用了。心誌的意義甚廣：傳記本身就是一種心誌；它也許是一單列項式的心理因子；它有時等於心理分析的個案研究。我們這裏所指的是一種表示某些主要品格面相質與量的圖形。簡單說起來，一個心誌包括許多高位值的品格面相，每個面相有兩極端，極端中有中點，一人品格的描寫就表示在各種不同距離的點上，諸點相聯成為曲線就是所謂心理的 Profile。這種工作的繁重，決不是一口氣就能製出三十四個的圖形來（最重要還是材料的問題）。作者在此只能貢獻一個新心誌，以唐詩人李白（傳記第三，見附錄七至十頁）為例，製出一個圖形。茲簡述心誌的發展史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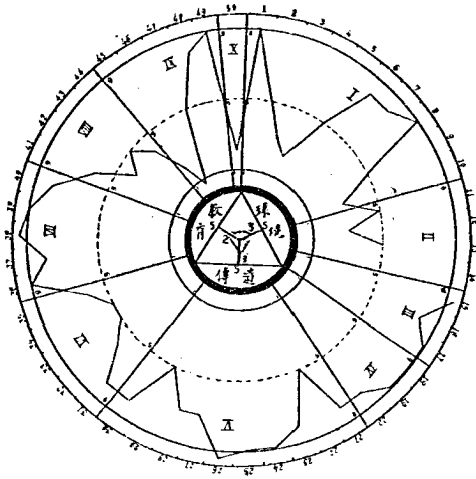
一八九六年法人 E. Toulouse (註一) 發表了數學家 H. Poincaré 的心誌，包括遺傳，體格，感覺聰度，記憶，注意力，想像，反應時，聯想，文字和書寫，性格，習慣以及意見等項。不久德人 W. Stern (註二) 即在

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研究應有的規模

其著作中敘述心誌的理論與實際。一九二一年 G. W. Allport (註三) 在美國選擇了十四種品格特質，編造了美國人所最常用的「一個心誌」。一九二七年 A. A. Roback 在其性格心理學一書中 (第四二七頁) 翻印了 Allport 的心誌，並加以批評。Allport 所製的心誌是縱橫式的，所選的特質太少，形式也不完善。一九三〇年非經驗學派的心理學家 W. B. Pitkin (註四)，給了一個圓周式的心誌。誌上包括五十個成功的因素，從目力說起，說到情緒以及品格內外向。形式却很巧妙，內容上似乎描寫感覺器官與生理狀況的因素太多；同時他對於每因素之量的形容採用超，優，中，劣等字眼，並不妥當。因為品格面相根本無所謂好壞。Pitkin 的圖示法實只適用於能力的描寫。一九三四年 Roback (註五) 開始出示一個心誌，給各種特質以新的分類。各種舊面相受合併改編，新面相也增加不少，都是提之有據言之成理。其形式也是縱橫的，在某些面相的兩極之外，還加進了可能的變態特質的形容。如自尊——自卑 (Ascendence-submission) 的極外有 Superior attitude 與 Phobia。一九三七年 Allport (註六) 訂正一九二一的舊作，形式依舊，內容稍加補充；最著之點是在態度類中增加了 Spranger 的人生五大興趣 (註七)。誌中諸面相如 Allport 自己所稱，大部分皆屬可衡的 (Scalable)。最近作者自己所編的心誌包括五十個特質，分屬十大類。形式上採取 Pitkin 圓周式的長處，內容上除補充了許多有用的面相和捨棄一些意義不明的面相之外，尚且 (1) 採納了 Roback 氏極外的變態特質；(2) 統括遺傳，環境，教育三大品格成因的圖形；和 (3) 加入人類十大本能。這種增訂一分一寸都有它的來源和根據：如十大本能本於 W. Mc Dougall。一九一六年 E. T. Moore 曾用自由聯想方法來實驗；「男化——女化」為 L. M. Terman 所提出，而且也有實驗的結果；態度類中的「樂觀——悲觀」，「獨斷——懷疑」，「唯心——唯物」見於 W. James 的「實驗主義

上，如果討論起來非佔很多的篇幅不可。茲從略，有暇當再為介紹。下面一圖即作者個人對李白心誌的估計。圖上的數字與圖下所列品格特質名稱的數字相當，一望即明：

第一圖 唐詩人李白的心理誌



I 十大本能的剩餘或缺乏（在外極的點表示剩餘）

(1) 性本能 (2) 群居本能

(3) 父母性本能 (4) 逃避本能

(5) 嫌惡本能 (6) 好奇本能

(7) 爭鬥本能 (8) 自尊本能

(9) 搜集本能 (10) 建設本能

II 體動態（在外極為優，內極為劣）

(11) 體格 (12) 面貌

(13) 姿態 (14) 聲音

III 智力（在外極為高，內極為低）

(15) 抽象的 (16) 機械的

(17) 社會的

IV 氣質

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研究應有的規模

(18) 情緒的強弱

(19) 情緒的廣狹

(20) 情緒的抑揚

V 表現的面相

(21) 男化——女化

(22) 有恒——多變

(23) 高動——低動

(24) 外向——內向

(25) 輕快——遲緩

(26) 自高——自卑

(27) 不受暗示——易受暗示

(28) 乖拗——妥協

(29) 小心——不小心

(30) 幽默——不幽默

VI 意志的面相

(31) 持久——不持久

(32) 志大——志小

(33) 侵略——克己

(34) 急進——保守

(35) 勤勉——不勤勉

VII 態度的面相

(36) 樂觀——悲觀

(37) 獨斷——懷疑

(38) 浪漫——古典

(39) 惟心——唯物

(40) 辨證——機械

VIII 道德的面相

(41) 利我——利他

(42) 殘忍——慈悲

(43) 誠實——不誠實

(44) 合作——競爭

IX 人生五大興趣（在內極的點表無此特質）

(45) 理論

(46) 經濟

(47) 美術

(48) 政治

(49) 宗教

X 品格的整合

(50) 適應——不適應

這心誌的讀法如下：圓周中心的正三角形代表遺傳、環境、教育三大因素。各邊的垂直線分五點：5 為優，1 為劣；由這三個垂直線上三點連成另一三角形，其形愈大愈屬理想。這中心的外圍描寫五十個品格面相，評判時探

用九點制：9爲最大數，1爲最小數，5爲中點，以虛線表之，它代表普通人口中一百分之五十的人所具有的心能。5以上代表上一百分之二十五，5以下爲下一百分之二十五。在9與1以外的線形容特質之變態者，如面相（15）抽象的智力一項，量表點5約合1.0。90至110之間，9以上爲天才，1以下屬低能，以至于白癡。上圖除面相（14）聲音一項材料不可考外，餘皆照李白的傳記及作品。評判費時達三閱月，例如面相（1）至（10）的估計全靠他的詩篇爲根據，遺傳依其族譜所述，教育環境則考於傳記。附錄中所敘係一簡記。至於這種估計的可靠性，經作者前後相隔一個月兩次的評判，求得相關係數爲.8。機誤是.03（圖上所繪的點係照第二次估計的數字）。

提要——從理論上說，品格的完形研究是估計歷史人物心理特質一種必要的規模。但是事實上因爲材料之不足，或且方法之不適，這種理想就很難達到。所以在這個小小的研究裏，我們只好先選出幾個位值較高的面相，用較可靠的方法去試驗。作者在本章中介紹一個新的心誌，以唐詩人李白爲例，編繪出一個 Profile，暗示了品格完形研究的可能。

註：

- (1) Toulouse, E. Henri Poincaré (Enquete medico-psychologique sur la superiorité intellectuelle) 1896.
- (2) Stern, W. Differentielle psychologie, 3rd edition, 1921, p. 327-371.
- (3) Allport, G. W. Personality traits: their class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J. Abn. & Soc. Psychol., 1921, 16, 6-40.

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研究應有的規模

- (4) Pitkin, W. B. The psychology of achievement. 1930. p. 1-89.
- (5) Roback, A. A. Personality: a study of method. Character & Pers., 1934. 3, 144-156.
- (6) Allport, G. W. Personality: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1937. p. 400 ff. (心誌本館譯 Henry Holt Co. 發售)
- (7) Spranger 原著中所討論的人生與種本有六個，但從「價值研究」測驗的結果看，Allport 發現所謂社會的興趣含義不甚清楚，故只留其五。

第四章 本研究材料的來源——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處看起

什麼叫做歷史人物或名人呢？這實在是個不易答覆的問題。在這裏我們所指名人兩字實等於英語的 eminent man。據 F. Galton，這種人在全世界人口一萬萬人中才有二百五十人，換句話說四千人中有一人。用這個標準去選擇我國古人可就不難，我們可以說二十四史本傳中的人物都是名人。在第二章中我們曾經指出，丁在君先生就是用這個標準研究中國人才的出生地。我們這種人物表中所選出的三十四個人物，在清朝以前的都已列入二十四史，其餘的人物在近三百年國史中都有極重要的事蹟。同時這三十四人除了王侑，齊履謙，張察三人以外，其餘三十一人的小傳皆見於鄭正璧所編的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民二三，光明）。我們所以稱這三十四人為名人的根據就是如此。

此時有兩大問題：第一，選出的人物何以限定於唐宋以來？第二，唐宋以來的名人甚多，我們為什麼偏看中了這三十四個？關於第一點，我們知道在心理測驗中常模是絕對需要的，沒有常模，測驗就沒有意義。同一國土中的

文化常模，決不能縱貫數千年；資本主義時代的智力常模（如皮奈量表），絕不能適用於封建時代。在作心理估計時，我們的材料至少得有一個統一的基點，然後才有評判的標準。所以我們在時間上應加相當的限制。——黃帝以前以及唐，虞，夏，商，周上古時代的文化概況，尤其是教育制度，多半是漢人臆造的，往往涉及神話。一般嚴格寫中國文化史的人常是從秦漢說起。但是秦漢，魏晉六朝與隋唐以後的文化典型，究竟相差甚遠。以教育制度言，隋唐以後可以說是科舉時代；而隋唐以前，雖具有學校之制，與選士之風，而其在漢則為德治時代，在魏晉南北朝為混亂時代。同是半封建的社會，秦漢與隋唐的差異，顯然大過唐宋與明清的差異（如隋始置進士至清仍之）。所以我們確定了把握着唐宋以來的文化狀況，時代背景，去研究唐宋以來人物的心理；二十四史中從唐書看起，什麼史記，漢書，三國志……都用不着了。關於第二點答案的理由雖不大充分，而是非如此做不可。因為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乎推測某些名人的智力，所以所選出的材料必需有個條件：傳記中應包括二十歲以前智慧行為的分年記載，即某歲作某事讀某書。但是這個條件就是中國傳記材料中所最缺乏的，即年譜亦不能道其詳。如「幼穎異」「聰敏絕倫」等等空泛的描寫是為我們所極力避免的。作者在搜集材料的時候在這方面實費最大的工夫，起先自己就讀書記憶所及，割記下所需的適合的材料如：

「臣胡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書詩，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漢書東方朔列傳）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篋，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古詩）

「陳樸……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年十五鄉人皆師之。」（元史儒林列傳）

上述材料，第一段純粹礙於時代關係，不能採用，第二段人物真僞不可考，而且尚夠不上稱爲名人；第三段才是適當的材料；這種材料可謂少到可憐。在工作過程中，我們往往發現，史家作傳對於名人的幼年行爲非常忽略。不論其壯年事蹟的記載如何豐富，總是離開我們工作的目的甚遠。要是專崇人物名聲顯著的程度爲標準去選擇個案，結果必至於有典型的人物而無適宜的材料。以後幸虧我到了一部「百歲叙譜」和一部「人壽金鑑」（註一）做索引，才選定了本研究中大部分的人物。這兩書錯誤之處甚多，淺陋無價值固不可據，但是它們搜集了自初生至百歲名人的事蹟，「從十三經，二十一史，國語，國策，家語，外史以及諸子大家探出，間及稗官小說家可以資觀覽者」，實是研究年齒的好工具。所以我們不妨微得源頭，再找原書。百歲叙譜爲清康熙年間丁固庵，陳升庵二氏所合編，人壽金鑑爲清嘉慶二十五年羅湘舟所輯，前者對各項材料出處無註釋，後者註釋頗詳。兩書編例相同，純是橫的記載：一歲卷中專說一歲之事，從上古起人物可以紀者皆紀之。但是因爲如此，我們的困難便發生了。譬方在一歲節中有白居易的故事，二歲就沒有記載，一直到五歲又有了。又如蘇軾智慧行爲最早一次的記載見八歲節，結果不能一貫之處甚多。經作者檢閱原書，在專家指導之下，補充了許多材料來源，增加些二十四史以外的近代人物，參

考舊籍約百餘種，最後才整理出下面一個人物表。這個表顯然地捨棄了許多時代中的代表人物，而大部分尚是名人中之平凡者。同時爲求案件之多樣性 (Heterogeneity) 及人物在時間上分佈的均勻，所以有些人物幼年行爲記載雖然貧乏，却也包括在內，藉此正足以研究名聲等級與估計出來心理特質的相關，以及材料適度對於心理特質評判的影響。這三十四人依時代先後爲序編號列之如下：

- | | |
|-----------------------|-----------------------|
| (1) 王勃 (六四八——六七五) | (13) 劉恕 (一〇三二——一〇七八) |
| (2) 張九齡 (六七三——七四〇) | (14) 蘇軾 (一〇三六——一一〇一) |
| (3) 李白 (七〇一——七六二) | (15) 黃庭堅 (一〇四五——一一〇五) |
| (4) 杜甫 (七一二——七七〇) | (16) 王庭筠 (一一五一——一二〇二) |
| (5) 李泌 (七二二——七八九) | (17) 王恂 (一二三四——一二八〇) |
| (6) 權德輿 (七五九——八一八) | (18) 劉因 (一二四九——一二九三) |
| (7) 韓愈 (七六八——八二四) | (19) 吳澄 (一二四九——一三三一) |
| (8) 白居易 (七七二——八四六) | (20) 陳櫟 (一二五二——一三三四) |
| (9) 元稹 (七七九——八三一) | (21) 齊履謙 (一二六三——一三二九) |
| (10) 李賀 (七九〇——八一六) | (22) 吳萊 (一二九七——一三四〇) |
| (11) 賈黃中 (九四一——九九六) | (23) 方孝孺 (一三五七——一四〇二) |
| (12) 司馬光 (一〇一九——一〇八六) | (24) 解縉 (一三六九——一四一五) |

- (25) 祝允明(一四六〇——一五二六)
 (26) 楊 慎(一四八八——一五五九)
 (27) 楊繼盛(一五一六——一五五五)
 (28) 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
 (29) 吳敬梓(一七〇一——一七五四)
 (30) 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
 (31) 張 睿(一八五三——一九二六)
 (32) 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
 (33) 林 旭(一八七五——一八九八)
 (34) 王國維(一八七七——一九二七)

這些名人的壽命，最短的是二十四歲；最長的是八十三歲；大多數都活到六十至七十歲中。其次較分配如下：

壽命	人數
20—30	3
30—40	0
40—50	7
50—60	7
60—70	10
70—80	4
80—90	3
	34

若依籍貫來分，這三十四人籍於河北省者八人；四川，江蘇各四人；陝西，浙江，江西各三人；河南，安徽，廣東各二人；福建，遼寧各一人；籍貫不可考者一人。這些人的事業很難分類：大多數都做過官，而事實上其文名都大於官名。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就是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文而不實；科學家與實業家共只佔不及全體百分之十。說到他們父祖的職業，大約有百分之十是耕讀及業商；又約有一百分之二十儒而不仕；一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曾從事於政治活動而有文名。至於他們家庭的經濟狀況，大約有一百之三十夠稱為富裕；另百分之三十是平庸；又一百分

之三十是貧窮；其餘不及百分之十記載不詳。

我們對於每個人物所搜集的材料包括下列諸點：

- (1) 姓名，別號，生卒年代，籍貫與事業的性質；
- (2) 家譜與家庭經濟狀況；
- (3) 三十歲以前的智慧發展（按年記載）；
- (4) 品格特質；
- (5) 成業與創造；
- (6) 幼年作品斷片；
- (7) 參考書目；

全部材料見附錄（共六十六頁），其來源已一一標明，至於共同參考的辭書也有數種：

- (1) 關於年代方面，據張惟驥的疑年錄彙編，吳榮光的歷代名人年譜，及陳慶麒的中國大事年表。
- (2) 關於地名的考證據國立北平研究院出版的中國地名大辭典。

這工作的開始并非白手起家。作者對於數位唐宋詩人的興趣完全直接由於坊間流行的文學史書籍所引起，故在敘述中曾錄其記載，然後校以原書。此類參考最主要的有陸侃如，馮沅君合著的中國詩史（民十九，大江）。合應在此申明。

所謂智慧這個觀念雖屬人人皆知，實極模糊不清；各學派所說的智力的定義各不相同。據近來因素分析研究的
本研究材料的來源

結果謂智力主要的因基有九（註二）：即D（演繹，Deductive），I（歸納，Inductive），M（記憶，Memory），N（數目，Number）d（知覺，Perceptual）R（有限的思考，Restrictive thinking），S（空間，Spatial），V（口語的傳述，Verbal relations），和W（文字，word）。因此作者在搜集材料時，認為凡有關於上列九種基本能力的記載，都屬於智慧行為的表現。

這裏整個三十四個傳記的組織，不期然而然地接受了J. Dollard氏的生活史七大至小精粹的標準（註三）：

- 第一，我們必需把被研究的人物看做一個文化系統中的標本；
- 第二，行為的有揭動力應合乎社會化；
- 第三，我們必需認識傳播文化的家族之重要地位；
- 第四，將有機材料運化而為社會行為是必要的手續；
- 第五，從幼到老一生經驗之庶績性不可不重視；
- 第六，「社會情境」是行為的動因；
- 第七，生活史本身宜概念化。

所以我們在各傳記中特別注重社會環境的因素，而於各朝人物之前略述當時的文化狀況。那是實在的，如本研究中元朝一代的全體人物，如非從時代背景方面去認識，他們的事業是無法了解的。

提要——因為受了時代常模的限制，本研究中的三十四個歷史人物皆生存於唐宋以後。選擇這些人物的標準有二：（一）傳記中有適合於心理測驗的材料然後採取；（二）當選之人必需於一代史乘中有顯明的記載。一人行為

當爲社會情境所決定，故作者於傳記的敘述中，尤注意一時代文化背景的說明。全部材料已刊入附錄，參考書亦列出。

註：

(1) 此外尚有靈蒙金鑑，蓬蒙正錄等書，都是從這二書中擇要子事彙編而成，抄來抄去無新材料可言。

(2) Thurstone, L. L. Primary mental abilities. *Psychometric Monogr.*, No. 1, 1938.

(3) Dollard, J. Criteria for the life history. 1935。此書 R. Stagner 氏在 *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

(1937) 第四十二頁上似有微言。地認爲這樣一來，便有過分描寫文化而忽於描寫品性的危險。

第五章 實驗的方法與結果

第一節 三十四個歷史人物名聲列級(註一)

名聲列級(Rank order of Eminence)這一步手續，在我們試程中雖不是絕對的必要，但至少也算是關係密切意義重大。而且，把嚴格的心物論方法，應用於古人名聲估計裏卻是一件很新鮮的事，爲以前研究者所忽略。所以在這裡，我們不惜多費些篇幅作較詳細的報告。所謂「名聲大小」四個字，當然一般人都能了解；在日常說話裏我們常常談到甲比乙出名，乙又比丙出名……。但是如果有人問甲比乙到底出名多少，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夠答覆。此中難題甚多，也許一個歷史學家會說：「古人無名則已，有名則一，無分上下高低」。理由不外是：(一)歷史人物生於各種不同時代，無法比較；(二)一群名人從事各種不同的事業，無法比較；(三)知道了甲比乙名聲高，

實驗的方法與結果

或且丙比乙名聲低，並沒有什麼用處。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四）他們相信這種歷史人物名聲大小，不但兩個評判員的估計不同，即是同一評判員在不同時間的估計，前後也不相同。這誠是名言至理，心物論就教給我們怎樣利用心理判斷的不同去求得其同處。至於生在不同的時代和做出不同的事這兩大困難問題慮；不過根據心物論，在理論上說凡有客觀現象的存在，只要是在一個連續線上（註二）皆可以測量而加比較。這種測量在「社會價值」的研究上是不可缺少的。

二十四史中各種譜表很多，最引起我們的興趣者當然是漢書的古今人名表。在第一章中我們曾經介紹過，這個人物表與名聲列級沒有關係。唐宋以來正史裏的譜表，於我們品格心理學有用的恐怕要算是世系表。名聲等級表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我們記得，Cattell 在世界名人錄中所定一千歷史人物名聲的等級，乃是以傳記在百科全書中所佔篇幅的長短為根據，同時還算出誤差來，以證明此等級的正確性。我們現在可以不必這樣子做，有幾種方法曾經考慮過：例如對比法固然是盡善盡美，但據下列公式 $Z = \frac{P - \bar{P}}{\sigma}$ ，評判員把三十四個案互相比較，要做五百六十一次的判斷，手續的煩瑣實非事實所能容。相對列級法所需的評判程序，在本研究的情形之下也很複雜難辦。事前作者曾和幾位評判員討論過，他們認為若依 P_1, P_2, P_3, \dots 試程比較三十四個刺激物（即三十四個歷史物的名聲），我們不能分出三十四個等級來；因為有不少的名人，在名聲上大家公認為是同等的。最後我們決定用等差法來斷定名聲等級。等差法的第一步手續就是類置：我們這裡請了十位評判員，告訴他們把所選出的三十四個歷史人物，「依其名聲顯著的程度分為五組，甲組的人代表三十四人中最出名的，戊組代表三十四人中最不出名的。」「各組的人數不必相等，但不可有空組。」我們預先排印好三十四個名人的傳記，給評判員參考，並且告訴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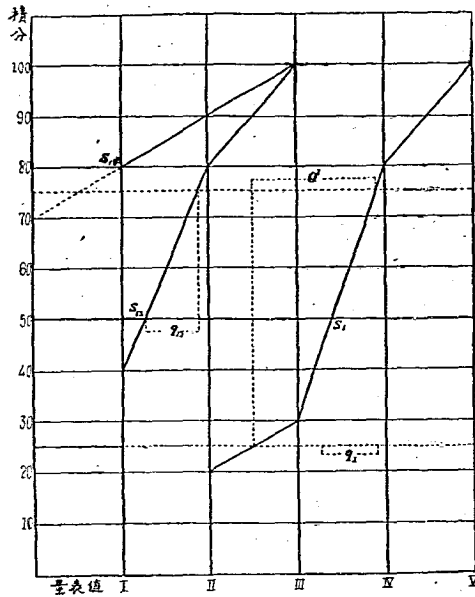
們，這些傳記不能作爲名聲評判的根據，無必要時不必求助於它們。同時提醒一點：「材料的長短與名聲的高低，不見得有絕對的關係。」這十位評判員的經驗學識應當在此介紹一下：評判員 A 張懷先生是輔大教育學院院長；B 英千里先生，輔大西語系主任；C 趙萬里先生，輔大國文系校勘學講師；D 沈迺璋先生，輔大心理系比較心理學講師；E 溫錫增先生，燕大哲學系助教；F 謝斯駿先生，輔大心理系助教；G 劉銘先生，燕大教育系畢業；H 王憲鈞先生，清華心理系畢業；I 楊聯陞先生，清華政治系畢業；J 即作者自己。他們評判的結果見第一表。在登記結果之先，作者曾把各個評判員的記錄檢查一遍，察看各個案的號碼有否重覆或遺漏。結果發見，當中有一個評判員的記錄裏個案第 18 發現兩次，一歸丁組，一歸第甲組，因此在兩星期之後請他作第二次的評判，我們才知道第甲組中的 18 號係 28 號（顧炎武）之誤（18 號係劉因，與顧炎武的名聲顯然相差甚遠），同時我們還藉此算出兩次評判的相關係數是 .86，機誤是 .02（註三）。其它記錄并無錯誤。此外另有一個評判員在某組的某些個案上加了括弧附註說，依衆意所趨，有括弧者可降低一等。我們登記時還仍其舊，并不降低。至於各評判員用什麼標準去決定名聲等級，我們在說明中並沒有要求他們寫出，同時據等差法的原理，如果權爲定出標準，倒不合適。不過有一位評判員在判斷等級時，曾用下列字樣爲標準：甲組代表「知名的」（Known），乙組的人是「常常聽到的」（heard often），丙組是中等，丁組是「有時聽到的」（heard sometimes），戊組是「不知名的」（Unknown）。究竟「名聲大小」一語各人的觀念實有不同之處，下面我們要用統計的方法去考察。

第 一 表

用等差法評判名聲等級積分登記表

	I		II		III		IV		V		量 表 值	實 驗 的 方 法 與 結 果
	次 數	積 分	次 數	積 分	次 數	積 分	次 數	積 分	次 數	積 分		
(1) 王勃			2	20	1	30	5	80	2	100	3.4	.6
(2) 張九齡			2	20	2	40	6	100		100	3.3	.5
(3) 李白									10	100	5.0	0
(4) 杜甫									10	100	5.0	0
(5) 李泌	1	10	4	50	4	90	1	100		100	2.0	.5
(6) 韓愈	3	30	4	70	2	90	1	100		100	1.5	.6
(7) 白居易							1	10	9	100	4.4	.2
(8) 元稹							3	30	7	100	4.2	.3
(9) 李賀			1	10	4	50	4	90	1	100	7.0	.7
(10) 李賀			1	10	4	50	5	100		100	3.0	.6
(11) 賈黃中	8	80	1	90	1	100				100	1.0	0
(12) 司馬光									10	100	5.0	0
(13) 劉恕	4	40	4	80	2	100				100	1.4	.4
(14) 蘇軾									10	100	5.0	0
(15) 黃庭堅					1	10	8	90	1	100	3.5	.2
(16) 王庭筠	5	50	3	80	2	100				100	1.0	.8
(17) 王恂	7	70	3	100						100	1.0	.3
(18) 王因	8	80	1	90	1	100				100	1.0	0
(19) 吳證	6	60	2	80	2	100				100	1.0	.7
(20) 陳櫟	8	80	1	90	1	100				100	1.0	0
(21) 齊履謙	7	70	3	100						100	1.0	.3
(22) 吳萊	9	90	1	100						100	1.0	0
(23) 方孝孺					3	30	3	60	4	100	3.7	.8
(24) 解縉	3	30	3	60	4	100				100	1.7	.8
(25) 祝允明	3	30	1	40	4	80	2	100		100	2.3	.4
(26) 楊慎	2	20	2	40	1	50	5	100		100	3.0	1.1
(27) 楊繼盛			2	20	3	50	4	90	1	100	3.0	.7
(28) 顧炎武							4	40	6	100	4.3	.2
(29) 吳敬梓			2	20	2	40	5	90	1	100	3.4	.7
(30) 段玉裁			1	10	2	30	4	70	3	100	3.5	.7
(31) 張睿			1	10	2	30	4	70	3	100	2.6	.4
(32) 梁啟超					1	10	2	30	7	100	4.4	.4
(33) 林旭	1	10	6	70	1	80	1	90	1	100	1.7	.7
(34) 王國維					3	30	3	60	4	100	3.8	.8

第二圖 名聲等級量表值曲線舉例



曲線(1) 量表值=3.4; $q=0.6$

曲線(13) 量表值=1.4; $q=0.4$

曲線(18) 量表值=1.0; $q=0.0$

實驗的方法與結果

在統計時我們以甲組爲五，戊組爲一，五表示名聲最大，一表示最小；餘類推。所以第一表個案(1)可讀爲，「有一百分之二十的評判員認爲王勃的名聲係屬於第二組；有一百分之十的人認爲他的名聲該屬於第三組；有一百

分之五十的人把他歸入第四組；還有一百分之二十的人把他歸入第五組」。又如個案(3)李白，有一百分之一百的評判員，都把他歸入第五組。由各組的百分數可以算出積分來，用積分的數目繪在一個特製的圖上，從其中點和上下二十五分點，所通過的地方可以算出量表值和 q 值。在試程中我們須繪製三十四個圖，這裏舉一個普通的例子和兩個特殊的例子，合繪一圖如上。

上圖曲線(1)是十個評判員對於王勃名聲等級意見的分佈。曲線通過積分 3.4 那地方恰是 3.4 這意思是乃

表示有一百分之五十的評判員認為他的名聲應居 ω_1 以下，一百分之五十的評判員認為應在 ω_2 以上，所以我們採取折中的辦法，就令他的量表值為 ω_1 。q 是 Q 之一半，代表衆意的集中趨勢。如果某個案的名聲等級，有一百分之一百的評判員都認為應居於某一等，其結果圖上只有一點，q 自然就等於 0。曲線 (1) 可以說是一個普通的例子。曲線 (18) 劉因的情形就算是很特別：有一百分之八十的評判員都認為他的名聲應居第一組，結果圖上的曲線不能通過積分 ω_1 那地方。在一般計算態度語量表值的時候，遇到此種情形就是把曲線向量表值 ω_1 以外引伸，使其值小於 ω_1 。這種辦法固然很合理，然而它所假設的 q 頗與事實不符。看圖 (18) 必定大於 ω_1 ，而事實上其評判衆意尚比曲線 (13) 集中得多。所以我們給他的量表值是 ω_1 ，q 是 0；因為無論如何此種案件的名聲值決不能大於 ω_1 ，實際的 q 也在 ω_1 以下。個案 (13) 劉恕的曲線也是屬於特殊的情形，曲線能通過積分 ω_1 處，但不能通過 ω_2 處，這時我們也不把曲線引伸，反正 q 的值已經可以求得了。

第二表即三十四個歷史人物名聲等級的量表值的分配，其 q 值亦附之。上面已經說過，q 乃是代表衆意集中的趨勢，其值愈大，表示大家對於這案件名聲列級的意見愈不一致，亦即量表值愈不可靠。從理論上說像這種五組等差的方法，q 值可大至 ω_1 ，或且更多；我們這裏三十四個 q 之最大數是 ω_1 ，平均數是 ω_1 ，最小數是 0，衆數也是 0；分配的均方差是 0.5 ，可以說是相當地滿意。若依 Thurstone 的方法本節全體量表值之可靠性可討論之如下：

因為 q 值之平均既是 ω_1 ，所以平均說來量表值之標準差是： $\sigma_{q's} = q/\sqrt{67} = 0.3$ 量表單位。

同時因為量表值是個中點數，故其標準誤是 $\sigma_{P.E.} = 0.62 \times 0.3/\sqrt{N} = 0.3$ 而其機誤是 $P.E.m. = 0.62 \times 0.3 = 0.2$ 。三十四個的量表值中之最小數是整數 ω_1 ，而其機誤是 0.3 ，所以說是很可靠的。

第 二 表

三十四個人名聲等級的分配

量 表 值	q 值	名人號數
5.0	0	(3)
5.0	0	(4)
5.0	0	(12)
5.0	0	(14)
4.4	.2	(7)
4.4	.4	(32)
4.3	.2	(28)
4.2	.3	(8)
3.8	.8	(34)
3.7	.8	(23)
3.5	.2	(15)
3.5	.7	(30)
3.4	.6	(1)
3.4	.7	(29)
3.3	.5	(2)
3.0	.7	(9)
3.0	.6	(10)
3.0	1.1	(26)
3.0	.7	(27)
2.6	.4	(31)
2.3	.4	(25)
2.0	.5	(5)
1.7	.8	(24)
1.7	.7	(33)
1.5	.6	(6)
1.4	.4	(13)
1.0	0	(11)
1.0	.8	(16)
1.0	.3	(17)
1.0	0	(18)
1.0	.7	(19)
1.0	0	(20)
1.0	.3	(21)
1.0	0	(22)

此外我們又將這三十四個人名表，詢問於一百七十四個大中學學生，這一百七十四個學生的程度如下（註四）：

第一組輔大普通心理學班男生二十七人，他們都已到了大學一二年級，屬於教育系和哲學系；

第二組輔大教育心理學班男生十五人，係教育與心理系一三三四年級的學生；

第三組輔大普通心理學班女生十九人，全屬於心理系一年級；

第四組輔大普通心理學班男生九人，全屬於心理系一年級；

實驗的方法與結果

第五組幼稚師範學校初中三年級女生二十七人；

第六組幼稚師範學校初中二年級女生三十四人；

第七組蒙藏學校初中三年級男生二十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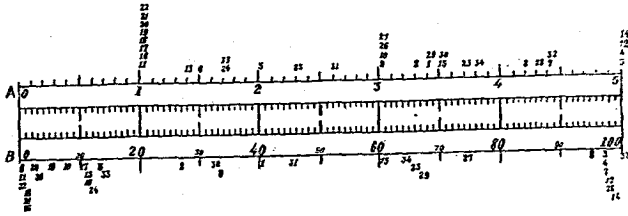
第八組遠德中學高中三年級男生十五人。

這些學生的反應的確很可以代表衆意，他們當中一方面並沒有國學專家或且史學太師，另一方面一般知識份子所知道的常識他們也都應該知道。我們在正課裏要求他們對於這三十四個人名，逐一用舉手來表示知道或不知道。所謂「知道」得同時具備兩個條件：（一）這人物是生於那一個時代的；（二）這人物做些什麼事，他是詩人，政治家，或是歷史家？前四組學生的詢問係由作者親自舉行，五六兩組是前清華同學張健夫君舉行的，七八兩組由張君轉託友人代辦。在詢問時當然首先把目的叙明，告訴學生們這並不是一種考試，而是意見的徵求，務要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在統計上才有意義。同時有兩個人名，我們特別小心申明：（一）李泌不是三國志中陳情表的李密；（二）張謇不是西漢通西域的張騫，乃是生於清末民初，別號叫張季直；以免誤會。這種方法不甚可靠固是衆人皆知的，若沒有其它嚴格的標準作為比較時，絕對不可以用。但其結果却不像我們所推想的那麼壞。因為他與等差法所求得事實的相關為 $.86$ ，機誤是 $.14$ 。這個很可靠的係數證明，等差法中十個評判員所謂的「名聲」與一百七十四人所斷定三十四個人物出名的百分比尚無不合。第三表即三十四個人物出名百分比的分配表，第三圖即是百分比法（B）與等差法（A）兩種手續所製出來量表的比較。

第 三 表
三十四個名人出名的百分比

名 人	次 數	百分數
(32)梁啟超	174	100.0
(14)蘇軾	173	99.4
(12)司馬光	172	98.8
(28)顧炎武	172	98.8
(3)李 白	171	98.2
(4)杜 甫	171	98.2
(7)韓 愈	171	98.2
(8)白居易	168	96.5
(2)楊繼盛	130	74.7
(29)吳敬梓	117	67.2
(23)方孝孺	116	66.6
(34)王國維	112	64.3
(15)黃庭堅	105	60.3
(31)張 謇	97	55.7
(1)王 勃	70	40.2
(9)元 稹	59	33.9
(30)段玉裁	57	32.7
(2)張九齡	47	27.0
(33)林 旭	26	14.9
(5)李 泌	23	13.2
(24)解 縉	22	12.6
(13)劉 恕	20	11.4
(16)王庭筠	20	11.4
(17)王 恁	14	10.3
(10)李 賀	14	8.0
(19)吳 澄	10	5.7
(26)楊 慎	6	3.4
(20)陳 樸	4	2.3
(18)劉 因	2	1.1
(21)齊履謙	2	1.1
(25)祝允明	2	1.1
(6)權德輿	1	0.5
(11)賈 中	1	0.5
(22)吳 萊	1	0.5

第三圖 三十四個人
名聲等級量表



實驗的方法與結果

四〇

觀上圖可知用兩種方法所製出來的量表都是非常態的，兩個極端人物的分配都很相仿，中級差異較大。如量表 A 上量表值 4 與 5 之間有 (3) (4) (7) (8) (12) (14) (28) (32) 等八名，在量表 B 上與 (A) 之 4 與 5 價值相等的量表值 8 與 10 之間，恰好也有這八名。同樣的，在量表 A 上量表值 0 與 1 之間有 (1) (16) (17) (18) (19) (20) (21) (22) 等八名，與其價值相等的 B 量表之 0 與 8 之間也有此八名。至於中級等差分配之不一致看圖即可明白：如 (1) (2) 兩名在 A 量表上是居於值 3 與 4 之間，A 與 B 的分配如果相符，則 (1) (2) 兩名必居於 B 線之 8 與 9 之間，然事實上這個 (1) 與 (2) 却在 B 之 8 與 9 之間。至於個案 (26) 揚價的名聲在量表 A 上之等級是 3，在 B 上却居於 0 與 10 之間（約等於 A 之 0.1），其差異可算最大。觀察第二表我們知道他的 q 值是 2.1，難怪有此情形發生。以下各節中我們用數字所表示的名聲等級，皆指用等差法所算出來的結果（即量表 A 的值）。因為 A 的值不但較可靠，而且其可靠性也容易表現。至於這名聲等級與壽命長短以及出生時代的先後均無相關，前者我們將年齡大小分成七個等級（級距是十），求得它與名聲等級的相關

係數是0.1；後者我們依朝代爲準，將唐宋以來時間粗分爲五期（以1代表唐，5代表清），求得它與名聲等級的相關係數是0.1。這兩個係數的機誤都在0.1以上，決不能代表或正或負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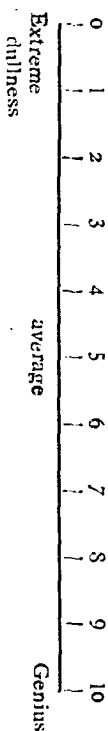
名聲等級與智慧評判及材料適度的關係見下節。

第二節 三十四個歷史人物智慧的估計

我們所以然要摒棄智商一概念的理由，在第一章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這裏用的是一個十一點評量表，隨了五位評判員，依照下列步驟執行：

- (1) 詳閱附錄中所述各朝教育狀況，考試制度等，以爲評判的準繩；
- (2) 爲充分了解傳記材料的性質，先詳細抽閱三分之一的個案；
- (3) 根據所記載材料，嚴格評判；
- (4) 在無適當材料可據時，勿因一人名聲的關係，而給與過高的估計；
- (5) 重閱傳記一次，必要時可更改評判結果。

這十一點量表的形質如下：



量表值5代表一般人口的智力平均分數，5以下爲下愚，以上爲上智以至於天才。評判員即根據此表估計每個名人的智慧；在表上劃出一個數目，表示被估計者智慧的高低。我們供給每個評判員一本附錄（傳記），一張說明書，一份登錄表。附錄原樣如本書，說明書與登錄表是用英文打字機寫成的。大家在判評之前還開過一次討論會，檢討每人對於智慧的概念，以及時代背景之重要等等。這五位評判員即：C M 王徵葵先生，輔仁大學心理系教授，本論文的指導者；W 吳天敬先生，燕京大學心理系助教；T 丁賡先生，協和醫學院腦系科研究員；K 高君純先生，協和醫學院腦系科研究員；O 作者自己。這五個人之心理測驗的學識與經驗在本研究中甚爲重要；王先生在華北各大學主講心理測驗幾近十年，家藏心理測驗一千五百餘種，他曾費十餘年的工夫搜集各種測驗材料，編製兩巨冊的「心理與教育測驗的增註目錄」；吳先生是第二次訂正中國皮奈西蒙智力量表的作者，對於中國兒童智慧常模的深切研究，誠爲難得；丁高兩先生對於心理衰退的個案，經驗甚爲豐富，他們以心理學專家的資格，在醫院中的主要工作自然是心理測驗，高先生最近正在編製一個非文字的智力測驗；至於作者自己的興趣，可算是在五個人中最不專一的一個。幸二年來幫助王教授編纂心理測驗增註目錄，得一探各種測驗之真面目，其方法之功過，智力之性質，以及心物論之基本原理。我們每個人對於各個案都作兩次的評判，因此各個案智力的最後分數就是五個評判員兩次估計平均分數之平均。其結果如下表：

第 四 表

三 十 四 個 名 人 智 慧 分 數

	CW			W			T			K			CL			M	σ	P.E.	材料適度		
	(1)	(2)	平均	(1)	(2)	平均	(1)	(2)	平均	(1)	(2)	平均	(1)	(2)	平均						
(1)	王	勃	9	9	9	10	10	10	9	10	9.5	9	9	9	10	10	10	9.5	.44	.05	4.2±.08
(2)	張	九	8	7	7.5	8	8	8	8	7	7.5	8	7	7.5	6	7	6.5	7.4	.48	.05	2.6±.13
(3)	李	白	8	8	8	9	8	8.5	8	9	8.5	8	8	8	9	9	9	8.4	.11	.01	3.4±.12
(4)	杜	甫	9	7	8	7	7	7	8	8	8	8	8	8	9	9	9	8.0	.63	.07	4.0±.07
(5)	李	泌	9	9	9	8	8	8	9	10	9.5	9	9	9	9	10	9.5	9.0	.54	.05	4.0±.07
(6)	權	德	7	8	7.5	7	8	7.5	8	8	8	8	8	8	9	9	9	8.0	.54	.05	3.0±.07
(7)	韓	愈	9	7	8	8	8	8	7	7	7	8	8	8	7	8	7.5	7.7	.40	.04	3.0±.14
(8)	白	居	9	9	9	9	9	9	9	8	8.5	10	9	9.5	10	10	10	9.2	.50	.05	4.2±.08
(9)	元	稹	7	8	7.5	9	9	9	7	8	7.5	8	8	8	6	7	6.5	7.7	.77	.08	2.8±.08
(10)	李	賀	8	8	8	8	8	8	9	9	9	9	9	9	10	10	10	8.8	.74	.08	3.4±.12
(11)	賈	黃	10	10	10	8	8	8	8	8	8	10	8	9	9	10	9.5	8.9	.80	.09	3.2±.10
(12)	司	馬	7	9	8	10	9	9.5	8	9	8.5	10	10	10	7	9	8	8.8	.81	.09	4.2±.08
(13)	劉	光	8	9	8.5	9	9	9	8	8	8	10	9	9.5	8	7	7.5	8.5	.70	.08	4.9±.10
(14)	蘇	軾	7	7	7	10	9	9.5	8	8	8	10	9	9.5	8	9	8.5	8.5	.92	.10	3.8±.08
(15)	黃	庭	9	8	8.5	10	9	9.5	8	8	8	9	9	9	9	10	9.5	8.9	.58	.06	4.2±.08
(16)	王	庭	8	8	8	7	8	7.5	7	7	7	9	8	8.5	9	10	9.5	8.1	.86	.09	3.2±.08
(17)	王	愉	8	9	8.5	8	8	8	8	8	8	8	8	8	9	9	9	8.3	.40	.04	2.8±.08
(18)	劉	因	9	10	9.5	8	8	8	7	8	7.5	8	8	8	9	8	8.5	8.3	.67	.07	3.0±.07
(19)	吳	澄	7	9	8	8	8	8	6	6	6	9	8	8.5	7	7	7	7.5	.89	.10	3.0±.00
(20)	陳	樸	9	9	9	9	8	8.5	6	8	7	9	8	8.5	8	8	8	8.2	.83	.07	2.2±.04
(21)	齊	謙	9	8	8.5	9	8	8.5	6	9	7.5	10	9	9.5	7	8	7.5	8.3	.74	.08	2.8±.04
(22)	吳	萊	8	8	8	8	9	8.5	7	8	7.5	9	9	9	7	7	7	8.0	.70	.08	2.6±.05
(23)	方	孝	9	10	9.5	8	9	8.5	8	9	8.5	10	10	10	9	9	9	9.1	.56	.06	4.6±.05
(24)	解	縉	10	9	9.5	9	9	9	8	9	8.5	9	9	9	9	10	9.5	9.1	.37	.04	3.6±.12
(25)	祝	允	7	7	7	7	7	7	6	6	6	9	8	8.5	6	7	6.5	7.0	.83	.09	2.0±.10
(26)	楊	謙	8	7	7.5	9	10	9.5	8	8	8	9	9	9	10	9	9.5	8.7	.78	.09	4.2±.08
(27)	楊	繼	7	7	7	8	8	8	8	7	7.5	9	9	9	6	6	6	7.5	1.00	.11	4.0±.10
(28)	顧	炎	7	7	7	10	9	9.5	8	8	8	9	9	9	7	7	7	8.1	1.18	.13	4.2±.08
(29)	吳	敬	7	6	6.5	8	7	7.5	7	6	6.5	9	8	8.5	6	6	6	7.0	.98	.10	2.0±.10
(30)	段	玉	7	6	6.5	9	8	8.5	8	8	8	9	8	8.5	6	7	6.5	7.6	.91	.10	3.4±.12
(31)	張	容	7	7	7	9	8	8.5	8	8	8	9	8	8.5	5	6	5.5	7.5	1.14	.13	4.0±.10
(32)	梁	起	9	7	8	10	8	9	9	9	9	9	8	8.5	7	7	7	8.3	.74	.08	3.6±.09
(33)	林	旭	8	7	7.5	9	8	8.5	7	8	7.5	8	8	8	6	6	6	7.5	.89	.10	2.0±.10
(34)	王	國	7	7	7	9	8	8.5	6	7	6.5	9	8	8.5	5	7	6	7.3	1.02	.12	3.4±.15

r = .89 ± .02

r = .73 ± .05

r = .93 ± .01

r = .95 ± .01

r = .75 ± .05

上表最末一行是我們估計名人智力時，所根據材料的適度。這種適度的決定就是當估計智力時由評判員在一個五點量表上去列級，5表示某個案的傳記材料非常合乎評判的目的，1代表某些材料不足以為可靠估計的根據，而其評判無甯等於猜度。如表中個案(29)(33)之材料適度是2.0，(11)(16)之適度是3.2，(1)(26)是4.2，(23)是4.6，參閱附錄當可明白。如個案(29)描寫智力的話有：「幼即穎異善記誦；稍長精文選，詩賦援筆立成。」這些話非常空泛，穎異的證據，被記誦材料的性質，「稍長」係在何年，所作詩賦的內容及結構，均無敘述。個案(11)有「六歲舉童子狀元科……十五舉進士」等語。材料就近乎我們的目的，因為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至少已經知道，這個案在某種考試制度下，他十五歲時的心理能力，就能做到一般二十歲以上的人所能做的事。個案(26)情形更好，傳記中謂：「十一歲能詩，有『一盞孤燈照玉堂』之句」；「十二歲賦象棋詩曰：『兵卒衝千里，將軍坐九宮……笑談翻幾句，日白映燈紅』」；「是歲讀易經，兩句而洽，不遺一字」，「又作擬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等語」……很合乎心理測驗中的生字試驗，無怪乎其適度為4.2，而機誤也只有.00。材料適度與名聲等級的相關係數是.74(機誤是.00)。這種數目并不算低，所表示的意義就是說，名聲愈高的個案傳記材料也愈豐富，而適合乎我們作智力估計的標準。材料適度與所估計出來的智力分數相關甚低，係數是.12(機誤.11)。材料適度與各個案智力分數的標準差的相關係數是.23(機誤.08)。我們很可以說，在大體情形之下，評判員并不因傳記材料之不適合，而給與各個案較低或較高的估計，但估計中眾意的差異往往隨材料的適度而轉移(因材料不適而眾意紛紛)。

各評判員智慧估計的可靠性不一而足：觀上表即可明白，我們前後兩次估計的相隔時間大約都在一個月左右，

實驗的方法與結果

四四

作第二次評判時已經把第一次的結果忘得乾乾淨淨，五個人中兩次評判的相關係數最高是.95，最低是.73，平均為.85，尚屬滿意。至於這種整個估計的可靠性可以從兩方面去看：第一是各個案智力最後分數的機誤，大多數都在小數點以下第二位，最大數為.12，最小數是.00。機誤的平均數是.07，而全體三十四個個案智力的最小分數是.70，平均數是.88，情形也很良好。第二是五個評判員衆意的交互相關，我們以兩次評判的平均數為準，求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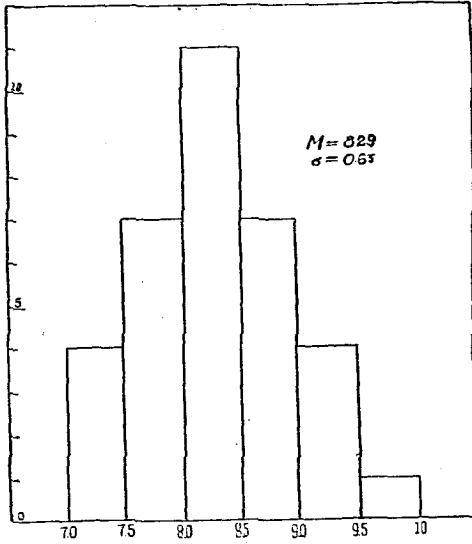
結果如下。

	CW	W	T	K
W	.64 ± .06			
T	.68 ± .06	.52 ± .08		
K	.82 ± .03	.67 ± .06	.86 ± .03	
CL	.55 ± .08	.49 ± .08	.79 ± .04	.68 ± .06
m = .67				

其交互相關係數的平均數是.67(機誤 $> .10$)，較之 Ternan-Cox 的成績 (.70) 相差 .03。我們這裡最高的係數是.86 最低是.49，Cox 報告中最高數是.75，最低是.52。

第四圖表示各個案智慧數之平均數及評判員衆意的離中趨勢。看圖可知三十四個平均數之兩極差最大是3，最低是1。我們用的雖然是個十一點量表，而事實上各個案的分數都在5與10之間，無形中在此種情形下，本量表已成爲五點制，如此評判結果尚不是十分滿意的。考之 Cox 報告裏三位專家估計三百個名人的智商，其兩極差最大至10.65，最小是0。我們雖然不敢說，智商的評判與點的評判何者較爲便利，而影響其可靠性，但據本研究中大多數評判員的報告，他們估計三十四個名人的智慧時，雖以「點制」爲根據，其實也是從智商出發。他們往往先估計出某個案的智商然後又將它化爲點。

第五圖 三十四個名人
智慧分數的分配



以圖表之如下：

智力分數	人數
7.0—7.5	4
7.5—8.0	7
8.0—8.5	11
8.5—9.0	7
9.0—9.5	4
9.5—10.	1
	<hr/>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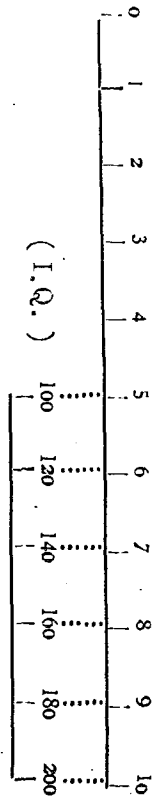
據上面統計的結果，三十四個名人的智力分數都在 70 以上，其分配如左：

實驗的方法與結果

四六

這圖形屬於一種很理想的常態分配。在普通生物統計裏，當取樣廣的時候，才能有此情形。我們的個案共有三十四名，有此結果，不得不說是機遇造成的。這分配的平均數為 82.9，標準差是 0.63，已經在圖上註明。

根據量表上的定義，70 這數目是居於中等與天才之間，這些所謂名人的天賦智力，如上列諸表所示，皆高於常人無疑。或且依照一般的假設，智商 200 為天才，100 為中等，我們可以列出十一點量表上相當的智商關係如下：



那麼我們研究中之三十四個個案的智商都在一四〇以上，而大多數在一六〇與一八〇之間。

此外我們又算出兩個相關係數，發現名聲等級與智力評判成很低的負相關 ($r = -.214.10$)；智力與壽命的相關也甚低 ($r = -.214.10$)。一般社會人士往往以為名聲愈高的人其心理特質愈超絕，或且以為聰明的人多半是短命的，可是我們這裏在統計上找不到或正或反的證據；因為不但這兩係數數目甚小，而機誤也極大。這些數字所代表的意義不能對於社會心理學有何貢獻，因為我們在取樣時並沒有客觀的控制條件，同時所選的「樣子」實在也太少。

第三節 十八個名人品格型態的研究

因為傳記材料的關係，這一部分研究只能從三十四個個案中選出十八個記載較詳的傳記來試驗。這裏我們採取 E. Spranger 的理論 (註五)，認為人有六型 (或且說人生六大基本興趣或六種生活態度)，即理論，經濟，美術，社會，政治與宗教。這種型不是絕對孤立的；一個人的生活往往兼備數種型態，不過有些型，據測驗今人的結果，認為是不相容的。這裏應先把本段研究的目的敘明：我們的目的有三，1 在十八個案中推算看那些生活型式的勢力最大，何者次之，何者為最弱；2 根據這有限的材料試求古人各種生活型態的交互相關，3 把所求得的數量結果同今人比較。

實驗的方法與結果

評判員只有二位：即 O 與 T。評判員 O 作兩次的估計，前後相隔三星期；評判員 T 只作一次的估計。每個個案的分數就是評判員 O 第二次估計與 T 估計的平均數。說明書係用英文寫成，現將說明書中各種型的定義釋述如下：

(1) 理論型——這種人的主要興趣是求真理，生活以「知」為主，對於事物異同的認識特別留心。他的活動精於觀察與思考，而忽於審美與實用；對於科學的實驗，哲理的檢討，特別熱心，人生的態度是冷靜，善推理；對於細微的事極為認真；科學家與哲學家多半屬於此型。他們人生的主要目的乃是求知識之系統化。

(2) 經濟型——這種人無疑義地是一個目的論者，實利的興趣非常濃厚，對於一切真理和事實，總要發出如下的問題：「這些東西能有什麼用處」？根據他的人生觀，一切無用的事物簡直是累贅，不能應用的智識的研究，那也就等於無必要的重負了；純粹生活的理想和觀念，在他都變用成次要的問題。

(3) 美術型——這種人眼裏的最高價值是美，調和，愉快。人生一切經驗皆從美之一端去認識，他以為生活猶如重疊着的花樣一般，一切印象都可以使人享樂，而享樂的目的就是享樂，真理和實用的價值都在美之次；使一件事物生動，其重要千萬倍於使他正確。

(4) 社會型——這種人的主要興趣是愛，愛人類。活動以利他為本，不自私，富同情形，仁慈。他認為愛就是權力，沒有「愛」的「力」足以破壞人類品格的整合。所謂理論，經濟，美術的興趣在他看來，實是冷冰冰地殘忍，而無人道。社會型的最高點可達於「無我」境界，與宗教態度相近。他對於人事的問題極為注意，在人與人的關係上，如公共慈善事業，世界和平問題都願竭力願全。

(5) 政治型——這種人的主要興趣是權與勢。他不一定要在政界上活動，不管他是從事於何種職業，他一心一

意要想變成一個偉大的人 (Machtmensch)，總希望領導別人，統制別人；居高位，求名譽的慾望到處表現着。此外凡對於行政組織，及法律有信仰的人也有政治興趣的趨向。這種人對於權利義務分別得非常清楚。

(6) 宗教型——這種人的態度極易了解，他的最高價值是統一 (Unity)。他相信有超人的勢力統管宇宙，以爲信仰可以改變人生；他的生活不要說是神秘的，要想把宇宙看成一個單元，自己是這個整體的一粒細胞。他的心理結構是永遠歸向於「最高的絕對滿足的價值經驗之創造」 (The creation of the highest and absolutely satisfying value experience)。宗教型又可分爲二：一是積極的，他肯定人生，就在實際生活中去追求宗教的經驗 (satisfying value experience)；二是消極的，躲避現實，在人生以外去建設一種更高的實體，從塵世克己中，去找統一的經驗。用 Sprinker 的話來說：前者可稱爲 Immanent mystice，後者爲 Transcendental mystice。

評判員們遵照定義，根據傳記中的證據，加以他們對各名人遺著的認識，去估計每個型態勢力的量數。評判時採取五點制，5 表示型之充分表現者，1 表示型之無顯明徵兆者。評判的結果如下表。表中 a、b 是 CI 第一，第二兩次的估計，c 是 T 的估計，d 是 b 與 c 的平均。可靠性從兩方面表現：一是評判員 CI 兩次估計的相關；二是 CI 之第二次估計與 T 估計的相關。係數已列入表中，一望即明。這裏一人兩次評判的可靠性在六種型中都在 .85 以上，比之 G. W. Allport (註六) 所報告的四十八個被試實際測驗分數的奇偶相關 (最低是社會 .49，最高是美術 .84)，與再測相關 (最低是社會 .36，最高是美術 .84) 還過之無不及。Allport 測驗可靠性所表示的意義是被試反應之可靠性，我們這裏所說的是評判員估計的可靠性。至於兩人估計的相關係數最低是 .40 (宗教)，最高是 .86 (理論)。事實上傳記材料方面宗教生活的記載也是極不完全的。

十八個歷史人物品格類型態的指數

被評者	理論				經濟				美術				社會				政治				宗教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3) 李 白	3	2	4	3	1	1	1	1	4	5	5	5	5	4	2	3	2	3	1	2	5	5	2	3.5
(4) 杜 牧	3	2	4	3	1	1	1	1	4	4	4	4	5	4	3	3.5	4	3	1	2	5	4	3	1.5
(5) 李 愷	3	3	1	2	2	4	4	3	5	4	3	3.5	3	5	3	4	5	5	5	5	5	5	1	3.5
(7) 蘇 軾	4	3	1	2	1	1	3	7	5	4	4	4	5	3	3	1	3	4	5	4.5	3	3	1	2
(8) 白居易	2	2	4	3	1	1	1	1	4	4	4	4	4	4	2	3	2	1	2	1.5	5	4	4	2
(12) 司馬光	5	3	3	4	4	5	5	4.5	2	3	1	2.5	5	4	2	3	5	5	5	5	3	1	1	1
(14) 蘇 軾	2	2	2	2.5	1	2	4	3	5	5	3	4	5	4	3	3.5	5	4	4	4	5	5	1	3
(15) 黃 庭堅	1	2	3	3	2	1	2	1.5	5	5	2	4.5	5	4	4	4	2	2	2	2	5	5	1	3
(21) 齊 履謙	5	4	5	4.5	5	5	3	4	2	1	1	1	2	2	1	1.5	4	3	1	2	1	1	1	1
(23) 方孝孺	3	2	2	2	4	3	2	2.5	1	2	2	2	5	4	4	4	5	5	5	5	1	2	1	1.5
(26) 楊 慎	3	4	3	3.5	2	3	3	2.5	4	3	4	3.5	2	2	1	1.5	4	3	4	3.5	2	2	1	1.5
(27) 楊繼盛	4	4	4	4	3	3	2	2.5	3	1	2	1.5	4	4	2	3	5	5	4	4.5	1	1	1	1
(28) 顧炎武	5	5	4	4.5	4	3	3	3	2	2	1	1.5	3	3	2	2.5	1	1	3	2	1	1	1	1
(29) 吳敬梓	1	2	4	2.5	1	1	1	1	5	4	4	4	3	2	3	2.5	3	2	1	1	1	1	1	1
(30) 段玉裁	5	5	5	5	3	4	2	3	1	2	2	2	1	1	2	1.5	1	2	1	1.5	1	1	1	1
(31) 張 謇	3	2	2	2	5	5	5	5	2	1	2	1.5	5	5	3	4	3	3	4	3.5	2	3	1	2
(32) 梁啟超	5	5	3	4	4	3	4	3.5	3	3	2	2.5	5	4	3	3.5	5	3	4	3.5	1	2	1	1.5
(34) 王國維	5	5	5	5	3	2	1	1.5	4	3	2	2.5	1	1	1	1	1	1	3	2	1	1	1	1

$M=3.3$ $M=2.69$ $M=2.86$ $M=2.88$ $M=3.02$ $M=1.83$
 $\sigma=.96$ $\sigma=1.1$ $\sigma=1.1$ $\sigma=.87$ $\sigma=1.3$ $\sigma=.91$
 $r_{ab}=.88 \pm .03$ $r_{ab}=.94 \pm .01$ $r_{ab}=.85 \pm .04$ $r_{ab}=.91 \pm .02$ $r_{ab}=.90 \pm .02$ $r_{ab}=.86 \pm .04$
 $r_{bc}=.86 \pm .04$ $r_{bc}=.53 \pm .10$ $r_{bc}=.64 \pm .08$ $r_{bc}=.55 \pm .10$ $r_{bc}=.72 \pm .07$ $r_{bc}=.40 \pm .13$

觀上表可知十八個名人在六種型中的分數，除宗教以外，平均說來都在中等(2.5)以上。其中以理論勢力為最大，政治次之，社會美術經濟又次之，宗教為最小。蕭覺非(註七)曾將 Alport 的測驗譯為中文，施行於二百四十六個中國被試。現在將他所報告四十五個文學院學生，及四十三個法學院學生的平均分數表列出來，和本研究中十八個歷史人物的分數比較——價值研究測驗的計分數法裏最高的點為60最低是0，為便利比較起見，作者把兩組今人分數化為五點制并算出機誤來。

	理	論	經	濟	美	術	社	會	政	治	宗	教
(1)四十五個大學生(文)	2.5	±0.04	2.5	±0.05	2.5	±0.05	2.5	±0.04	2.6	±0.05	2.3	±0.06
(2)四十三個大學生(法)	2.6	±0.04	2.9	±0.05	2.3	±0.05	2.5	±0.05	2.9	±0.06	1.4	±0.05
(3)十八個歷史人物	3.3	±0.15	2.68	±0.17	2.86	±0.17	2.88	±0.12	3.02	±0.20	1.83	±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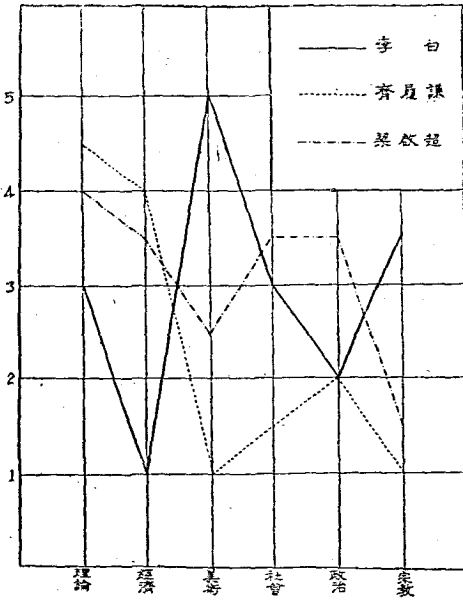
比較的差數和機誤如下

理	論	經	濟	美	術	社	會	政	治	宗	教
D1.3=0.8±.15	D1.3=0.19±.18	D1.3=0.36±.17	D1.3=0.38±.12	D1.3=0.42±.20	D1.3=-.47±.15	D2.3=0.7±.15	D2.3=-.21±.17	D2.3=0.56±.17	D2.3=0.38±.13	D2.3=0.12±.20	D2.3=0.43±.14

上列各個平均分數都很可靠，因為它起碼都比相當的機誤大過十倍以上。歷史人物比大學文法學生的理論興趣都高，其差異量數也是五六倍於機誤；歷史人物的經濟興趣不及大學法學院學生而稍勝於文學院學生，不過兩者差數甚微皆不足以說明究竟。在美術與社會方面，歷史人物的興趣也是在今人之上；政治的興趣大學生亦不及歷史人物，但是歷史人物與法學院學生的差數機誤甚大。至於宗教的興趣，歷史人物不及文學院學生而勝於法學院學生。

這種現象雖無解釋的必要，不過據作者所知，蕭君的被試（1），多半是輔大文學院學生，中有不少是天主教徒，而被試（2），多半是平大法商學院學生，生活的規範顯然分屬兩型。

第六圖 品格型態圖形舉例



平均量數所代表的是一般的情形，而是我們看到各個案的標準差都甚大，所以還應當從個別方面去了解。下面第六圖表示個案（3）李白，（21）齊履謙及（23）梁啟超生活型態的 Profile，藉以例舉一般。

我們會核算出十五個相關係數，代表六個生活型態交互關係如次。此中案件數目過小，各係數所能形容的事實未必正確。但是如果他們的機誤不大，於此我們也能看出一般的傾向來。

	理 論	經 濟	美 術	社 會	政 治
經濟	(.22±.14)				
美術	.40±.13	(.20±.14)			
社會	(.21±.14)	.95±.01	(15±.15)		
政治	.33±.13	.55±.10	.86±.03	(-.20±.14)	
宗教	(-.07±.15)	.81±.05	.47±.12	.96±.01	(.13±.15)

上表除有括弧的表示誤差過大，不足以說明外，其餘的係數均為正，其所代表之意義即：這些名人的生活興趣非常廣大顯然與常人不同。我們記得，Allport (註九) 曾謂：「在一般情形之下，經濟與政治的關係為正，社會與宗教，理論與美術的關係亦為正；反之理論與社會及宗教之關係，經濟政治與美術及宗教之關係均為負。」不過他沒有舉出統計的證據。最近王相 (註八) 根據三十三個大學生在「價值研究」測驗中的分數，核算各種型的交互相關如下表：

	經 濟	美 術	社 會	政 治	宗 教
理論	.089	-.444	-.242	-.089	-.291
經濟		-.192	-.01	-.291	-.369
美術			-.141	-.307	.307
社會				-.209	-.192
政治					-.444

王君結果頗與 Allport 的話相符，若與上表比較我們很容易看到我們的交互關係數多半是正的，王君的表中除開宗教與美術的關係為正理論與經濟的關係為正外，餘皆為負數。而且經濟與理論的關係不及 1.0。其機誤反大於 1.0。我們希望將來能有充分的時間搜集更多的個案作大規模的研究，歷史人物與常人心理特質的差異在數量上當有更顯明的特徵。

第四節 歷史人物心理特質數量表現

的妥當性

如果有個教員他對於智力的含義一知半解，一旦出了十幾道算術習題，令全班學生作答，評判之後，以這種習題的成績為學生們的智力分數，家長們當然是不答應的。因為這位教員所試驗出來的心理現象，是否代表智力尚屬無信可徵。普通編造智力測驗的材料，不論是生字也好，算術題也好，如果名之為智力測驗，至少在統計上和其它標準的智力測驗得有很高的相關。在本研究中，智慧估計的衆意相關和名聲等級兩種量表的相關，也是妥當性的明證之一。至於全部估計（包括名聲等級，智慧，材料適度與品格型態）的妥當性，這裡用巧合法（Matching Method）來實驗。我們請了兩位評判員（即評判名聲等級時的王憲鈞先生和楊聯陞先生），告訴他們將下列各個案數字材料和附錄中的傳記號碼（3）（5）（12）（21）（23）（26）（28）（29）（31）（34）巧合起來。目的要他們指出

	名聲列級	智慧評判	材料適度	品格評判 (可靠性從 .40 至 .86)					
				理論	經濟	美術	社會	政治	宗教
甲	1.0 ± 0.3	8.3 ± 0.08	2.8 ± 0.04	4.5	4	1	1.5	2	1
乙	5.0 ± 0	8.4 ± 0.01	3.4 ± 0.12	3	1	5	3	2	3.5
丙	3.8 ± 0.8	7.3 ± 0.12	3.4 ± 0.15	5	1.5	2.5	2	2	1
丁	3.7 ± 0.7	7.0 ± 0.10	2.0 ± 0.10	2.5	1	4	2.5	1	1
戊	5.0 ± 0	8.8 ± 0.09	4.2 ± 0.08	4	4.5	2.5	3	5	1
己	3.7 ± 0.8	9.1 ± 0.06	4.6 ± 0.05	2	2.5	2	4	5	1.5
庚	2.0 ± 0.5	9.0 ± 0.05	4.0 ± 0.07	2	4	2	4	5	3.5
辛	3.0 ± 1.1	8.7 ± 0.09	4.2 ± 0.08	3.5	2.5	3.5	1.5	3.5	1.5
壬	4.3 ± 0.2	8.1 ± 0.13	4.2 ± 0.08	4.5	3	1.5	2.5	2	1
癸	2.6 ± 0.4	7.5 ± 0.13	4.0 ± 0.10	2	5	1.5	4	3.5	2

核對鍵：

- (3) 李 白 (乙)
- (5) 李 泌 (庚)
- (12) 司馬光 (戊)
- (21) 齊履謙 (甲)
- (23) 方孝孺 (己)
- (26) 楊 慎 (辛)
- (28) 顧炎武 (壬)
- (29) 吳敬梓 (丁)
- (31) 張 睿 (癸)
- (34) 王國維 (丙)

那一組分數是屬那一個名人的，看看他們能不能分別數量所代表傳記中描寫的心理特質。事先我們只對於各種特質的計分方法加以詳細說明，他們並沒有看見到核對鍵，結果評判員I得到一百一十的成功，評判員H的成功達到百分之八十；事實上她在巧合時的錯誤只有一次。她以為個案（5）李泌（庚）的分數是（26）楊慎（辛）的分數；因為錯了一個，她的成績因此犧牲了百分之二十。這種結果就算是很完善，同時（辛）與（庚）的記載也很接近，她的錯誤可算為很有理由的。巧合法是近來品格完形研究的新技術，一般在字相學及作品風格研究方面，都能夠達到超機遇的成功，我們把此種方法應用為歷史人物心理特質估計妥當的證據，無不合理。

據兩位評判員的報告，品格的完形研究極為重要。他們會說十個個案在某一項特質上分數往往相同，他們所以然善於分別某組的分數係屬於某個案，完全由於各特質分數的相對關係中看來的。例如（己）（庚）（癸）三個案在品格型態中美術的分數全為2，要不是有名聲等級，智慧評判和其它特質的分數來幫助他們勢必不能分別（己）組之分數係屬於方孝孺，（庚）屬李泌，（癸）為張譽。二位評判員的自信力甚高，I君給作者信中有下列數語：「經一時又半之考慮，完全決定，頗具自信……。顏亭林美術分數只得15，不甚公平。此公詩甚不錯，或是傳記中未提及之故。」（註十）對於這幾個字，我們甚引為詫異，I君之自信程度，竟足以反駁T與O「給分之不適當，這種方法的成功誠無疑義！

有一點此處應該說明，讀者們也許全認為評判員H和I曾經給過這十個個案的名聲等級分數，所以巧合時容易得到成功。事實上不然：（1）H和I知道這十個名人的名聲等級分數，不僅是他們兩人所給與的，因為名聲等級評判員共有十人，他們每個人所給的分數在平均數上只有十分之一的勢力；（2）無論任何一個人常把傳記與分數巧

合時，他對於傳記中各個案的每個心理特質都應當先有個數量的估計，然後互相比較，而加以分別，所以說H和I巧合的成功并不單純由於估計名聲等級的經驗；(3)根據第二點，H或I的巧合手續，無寧等於各種心理特質的再評判手續，如果材料不適，機誤大，成功機會自然少，如果材料適合，巧合的成功實等於評判的成功。

巧合法雖很進步，但尚有許多缺點，茲據近年來研究的結論，參以我們試程中所發現的事實(註十)譯述如下：

(1) 如果評判員合錯了一次，其錯誤分數為2，錯誤愈多，慘敗的可能性愈大。那麼如果案件多的時候，各個案記載的相似點愈大，因此個案在評判上次序的先後可以決定一切。如果相似的個案評判在先，則錯誤的機會必大。在我們這個研究中巧合的案件只有十個，材料相似的個案曾經事先淘汰選擇。

(2) 在巧合時如其說是將相似的數字表和傳記記載配合在一起，無寧說是將不相似的兩組材料逐次淘汰。這種手續在我們試程中據評判員的報告也很顯明。如果個案多的時候，難題便發生了，因為普通在字相學裏，為避免這種方法的誤謬起見，常將傳記個案數目比筆跡個案數目加上一倍。

(3) 據 P. E. Vernon 報告(註十二)這種巧合能力的個別差異很可觀，我們將少數評判員的成功百分數加在一起去平均，不見得合理。

(4) 評判員常常在極細微的地方去從中取巧，例如本研究中I君判別個案(26)楊愷(辛)的記載，據他的報告只從名聲等級中的q值一點去決定，其他一切數字都不理會。因為他知道楊愷這人的名聲等級，乘意必不一致，故有此把握。

(5) 上面已經說過，因為個案的相似性關係，巧合時有的錯誤是「有道理」的，有的是「無道理」的，那

應在統計上各種錯誤應當分別給以或輕或重的處理才行。這種統計手續尚未為我們所注意到。

(6) 巧合時案件的最合適數目到底是多少，很難確定。事實上，案件的數目愈多，成功的機會愈小。

(7) 如果我們允許評判員在巧合時有第二項，第三項的選擇，成功機遇一定更大。這種方法在統計學的理論與實驗上是個大問題。

我們希望將來在可能範圍之內，將評判員的數目以及案件數目增加，把這一段研究擴大一下。

第五節 提要與結論

假設這裏有十個大小不同的寶盒滿盛着金磚，我們要知道它們的重量和體積，當然不必請許多度量衡專家來估計。最簡便的辦法就是用一尺一量，用秤一稱，問題就算解決了。但是歷史的人物已經過去了，近代的心理測驗無法實施於他們，我們只好利用間接的方法，從傳記的記載裏去估計。這是無可否認的，估計不如實際測驗那樣正確；以寶盒為例，體積與重量的關係，如果實際去測量，其係數必為整數1，但是請人去估計的時候，其係數不見得是1。心理特質估計的可靠性自然也不能希望太高，其可靠程度往往隨評判員的經驗學識而轉移。

我們的實驗分為四部：一是名聲等級的確定，二是智慧的估計，三是品格型態的評判，四是這種估計或評判的可靠性與妥當性。現在分別概述如次：

名聲列級——我們根據等差法，將十個評判員的頭置結果編製出一個量表叫做量表A，又根據一百七十四個大中學反應的百分比編製成量表B。這兩量表所代表名聲等級的分配都是非常態的。量表A的可靠性（根據一個評判員兩次列級的相關）是.80；全體量表值的平均機誤是.05。至於兩個量表的相關係數是.78。量表A與個案壽命

長短以及出生時代的先後均無關係。

智慧估計——五個評判員照一個十一點量表，估計三十四個名人的智慧，結果發現這三十四人的智慧都在優等以上，約合智商一百四十至二百之間。此外我們又用一個五點量表求出各個案材料的適度，它與名聲等級成正相關。 $(.74)$ ，與智慧分數無關，但與智慧分數的標準差成負相關 $(-.53)$ 表示材料不好，衆意就不和。

品格型態評判——兩個評判員據Spencer理論，估計十八個名人的理論，經濟，美術，社會，政治，宗教的分數，結果發現除宗教一項外，平均說來各個型態的分數都在中等以上。我們用的是個五點量表，中數應為 2.5 ，而十八個的平均數在理論為 2.3 ，政治是 3.02 ，社會是 2.88 ，美術是 2.86 ，經濟是 2.09 ，宗教是 1.03 。當其與四十五個大學文學院學生比較時，除宗教一項外，其餘五個興趣古人皆勝於今人（中經濟分數差異的構誤較大也是勢所必然）。當其與四十三個法學院學生比較時，除經濟的差為負，政治差數之構誤甚大外，其餘理論，美術，社會，宗教四大興趣也是古人勝於今人。各種型的交負相關係數大都是正數，比之常人的標準（大半是負相關）可得一個結論：即歷史名人生活興趣廣大，各種主要活動都能顧全。

估計的可靠性——智慧估計的可靠性可從三方面看：（1）智慧分數的平均構誤是 $.071$ ；（2）五個評判員作兩次相隔一個月估計分數的平均相關為 $.88$ ；（3）五個評判員交互相關係數的平均數是 $.86$ 。品格評判的可靠性可從兩方面看：（1）一個評判員兩次估計的相關（經濟 $.94$ ，社會 $.91$ ，政治 $.90$ ，理論 $.88$ ，宗教 $.86$ ，美術 $.85$ ）；（2）兩個評判員估計的相關（理論 $.86$ ，政治 $.72$ ，美術 $.64$ ，社會 $.55$ ，經濟 $.53$ ，宗教 $.40$ ）。

估計的妥當性——我們從傳記力中選出了記載較詳而相似性小的個案十個，請兩位評判員根據巧合法把各個案的

名聲等級，智慧分數及材料適度，品格分數和傳記描寫配合起來，看看他們能否判別何組分數係屬於何人。結果得到意外的成功：一位評判員正確度達一百分之百，另一位評判員只合錯一次，故其成功分數是百分之八十，而這一次的錯誤尚是「有道理」的。巧合法雖有許多缺點，但我們的成績可證明歷史人物心理特質數現量表的妥當性無疑。

評判員的學識與經驗在這種研究的方法裏極為重要，本章第一，二，兩節曾有詳細的介紹。

從這研究裏我們所得到的教訓有四點：

第一，只要傳記材料豐富而合乎我們的目的，歷史人物心理特質之數量的表現，不但可能而且圓滿。上面曾經報告過，材料適度與估計出來智慧分數的標準差有很好的相關，就足以證明這一點。這種工作最好是歷史學家與心理學家合作，各獻所長，使它輕而易舉。

第二，史料心理測量法的可靠性，不見得比實際測驗的可靠性低。

第三，史料心理測量法的妥當性，不但可以正確地決定出來，而且其妥當的程度也超出機遇範圍之外。

第四，孤立的心理特質之數量描寫不足以代表品格的整合性。這一點據評判員內省報告，他們巧合法的成功（見第四節）全靠自己對於某個案品格的完形認識，實在可以充分地證明。

第五，今後研究的途徑還應當採取常模式的，取樣應當更廣；在統計上確定那些心理特質為成功所必需。

本研究的缺點甚多，最重要的要算為主觀的取樣標準，和有限的「樣子」數目。但是上列五點建議確是值得我國心理學者的參考。

註：

實驗的方法與結果

實驗的方法與結果

六〇

- (1) 本節所本方法的特質詳見 Thurstone, L. L. and Chave, E. J. The Measurement of attitude. 1929. 中文方面可參看王國瓚的態度測量法（中華，民二十四）。
- (2) 即 Linear Continuum. 在物理方面如長短與輕重，在心理方面如變異與道德等不在於一種變異故不能相比。
- (3) 本書所報告的相關係數適用 Pearson 的乘積率法 (Product movement method) 求得。
- (4) 平民中學一部分材料因郵寄遺失，不能加入統計，作者深表歉意。
- (5) 見 Sprangen, E. Types of Men (1928 英語本 p. 37—106; 109—246; 319—347) • 一九三一年 G. W. Allport 與 P. E. Vernon 據此理論編入生活大興趣測驗，由「心理學社」由 Houghton Mifflin 公司出版（詳情見 Allport G. W. & Vernon, P. E. A test for personal values. J. Abn. & Soc. Psychol. 1931, 20, 231—248）。
- (6) 見註(5) Allport & Vernon (P. 243)。
- (7) Hsiao, C. F. A study of Values. B. Ed. thesis,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1935.
- (8) 見註(5) Allport & Vernon (P. 236)。
- (9) 王相：品格背義與人生主要興趣的關係。輔仁大學心理系畢業論文、一九三九。
- (10) 這也許是因為彼此對於藝術型含義的認識不同之故。據 Spranger，能詩者的主要興趣未必為藝術，但在 Allport 的驗及我國何濟騰先生所改編的測驗問卷中，的確有不少是屬於詩文的幻想與創造的問題。
- (11) 據 Allport, G. W. & Vernon, P. E. Studies in Expressive Movement. 1933 p. 201—203。我們敘述主要是關於手相學方面的。
- (12) Vernon, P. E.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od judge of Personality. J. Soc. Psychol., 1933, 4, 42—58。

附
錄
—
傳
記

這裏三十四個名人的傳記，完全依照各家生卒的年代，排列先後。關於各朝的社會背景，教育狀況，我們也分別略述，以示時代常模的異同處。

唐宋以來三十四個歷史人物的傳記

引 一

唐（六一八一—九〇七）

西元六一八年，唐高祖即位於長安，算是唐帝國統治中國的第一年。九〇七年唐亡。唐之前有六朝，之後有五代，可以說都是極不光榮的局面；然而在唐代本身三百年的歷史中，却有一回比六朝五代更不光榮的事，那就是七五五年（天寶十四年）冬天，安祿山，史思明的叛變，這時候正是李白的晚年，杜甫的壯年時代。在七五五以前，唐帝國可以說是無兵亂，無外患，社會安寧，民生豐裕，但在七五五以後，簡直是國無寧日，民不聊生，一直到九〇七年，另一個朝代的名稱才呈現出來。

唐朝由中央直接設立的學校，大要分爲三系：一爲中央六學，即國子學，大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是爲直系；二爲二館；即崇文館，宏文館，爲皇室近親的子孫肄業之所；三爲醫學。二三皆屬旁系。中央六學統隸於國子監，等於現今的教育部，其長官稱爲國子祭酒。六學之前三學，近似現今的文科大學，是準備做官的訓練機關；國子學，大學爲貴族子弟而設，庶人子弟只能入四門學。後三科則屬專科性質。至於由地方辦理的學校，則有府學，州學，縣學等，由長史（即現今之教育廳長）掌管之。

各種學校的入學年齡，除了律學年齡較大（十八歲至二十五歲）外，其他各大學概以十四歲至十九歲爲限。但州縣學生能通一經以上或天資聰異的，如送入四門學，只限於年齡二十五歲以上。或且八九兩品的子弟或庶人年在二十一歲以下，能通一經以上或天資聰異的，亦可送入四門學讀書。

國子學，大學，四門學所習的學科，分爲正經與旁經兩種。正經有九：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爲小經。旁經有三：即孝經，論語，老子。考試分背誦與講解兩種，畢業時也只要通三經或二經即可。書學則讀說文，字林，爾雅……等。算學習孫子，五曹，九章等。律學課程無明文規定。至於地方學校的課程，也是九經，但不過粗通而已；據說，當時學生只要通一經，即可畢業，升入四門學。其入學年齡比中央各大學反過之無不及。京師地方皆設有小學，但制度不可考。

當時文人出身既賴於科舉，所以這些學館生徒如要登龍，與州縣鄉貢同樣的需應禮部省試。不過鄉貢得先通過州縣考試罷了。以下簡述當時的科舉。

唐朝科舉的種類大約有二：一是常科，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三禮，三傳，史料，開元禮，道舉，及童子科。其中前六科是常行的，尤以明經進士二科爲甚。應試的資格：（1）學館出身的生徒；（2）州縣考送的鄉貢。二是制舉，乃由皇帝直接招考的，不拘常格，名目繁多，大約有八十餘種，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諱澗谿路堪任將帥科……等，皆因一時的需要而設。

考試的方法不外有四種：（1）口試；（2）墨義，即筆答；（3）作文；（4）帖經，即從經書中挑取一行，帖蓋數字，令被試者填寫出來。其內容：

明經：先帖經，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以文理相通，分爲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爲及第。

進士：試雜文（詩賦）及時務策，并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等，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等。

童子：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子出身。

至於明法試律令；明書試說文，字林；明算，試數理；三傳試左氏，公羊，穀梁等，……茲不細述。此項考試選取甚難：如進士一科，每年應試者一千餘人，多則二千人，而及第進士不過一二十人，極盛之時不能超過五十人。但是及第之後，如果他是平民的話，尙不能有官做，要想做官，還得應吏部試。

吏部擇人的標準有四：

1. 身——體貌豐偉；
2. 言——言辭辨正；
3. 書——楷法遒美；
4. 判——言理優長。

吏部試及格之後，還是每八九人爭官一員。——唐代內外官凡一萬八千八十五員，而合入官者有十二萬餘員。

(1) 王勃（詩人，初唐四傑之一。）

字子安，絳州龍門（今河北龍關附近）人。生於貞觀二十二年（西曆六四八年），卒於上元二年（西曆六七五年）。年二十八歲。（註一）

他是詩人王績的侄孫，王通的長孫，父親名郇福時，官大常博士，雍州司功參軍。其兄名勳，名勵，當時和他并著才名，唐書有傳。

當六歲的時候，他已善於文辭，而且構思無滯，詞情英邁；九歲讀顏師古注的漢書，作指瑕以摘其失（有漢書指瑕十卷，已不傳）；十歲包綜六經，楊炯在王子安集序中說他這時：「百年之學旬日彙之」；十三歲（註二）隨其父至江西，作滕王閣序，即庶就章，文長七百餘字，尤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兩句，傳誦千古。下面所引即全文之前數語：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

十四歲時，太常伯劉祥道巡行關內，他上書自陳，祥道表於朝，於是他應舉對策及高第，授朝散郎。是年有宸遊東嶽，及乾元殿頌。不久，沛王聞其名，召為沛王府修撰。剛好當時王侯門難為戲風氣特甚，他做雜文，被高宗看見，逐出府。

二十二歲出遊四川，二十六歲補虢州參軍。此時官奴曹達犯罪，他匿存其人，又怕事洩，所以殺曹圖滅口，但是事爲當局所覺，應受死罪，幸遇赦。過一年渡海墮水卒。

他著有：周易發揮五卷，及次論等書數部，又有文集三十卷，及舟中纂序五卷。初唐四傑集輯他所寫的賦，頌，書，表，約百餘篇。

談到他的性格，當時相士曾說：「神強骨弱，氣清體羸，腦骨虧陷，目睛不全，秀而不實，終無大貴矣」。他他作文的時候，不甚精思。先磨墨數升，即酣飲，引被覆而大睡，至醒時援筆成篇，不易一字。人家稱之曰腹藁。他曾以爲人不可不知醫，當時長安曹元有秘方，他已能盡得其術。又因爲虢州多藥草，所以求補該地的參軍，到任之後，倚才陵箝，同僚疾之。

註一：這位詩人的生年人言人殊。此處係從新唐書本傳，舊唐書及唐才子傳說他生於貞觀二十一年，卒年二十九歲，姚大榮撰年譜說他生於永徽元年（六五〇），二十六歲卒。

註二：陳王閣序，按首記作於十三歲，楊用修韻物十四歲作此文，舊唐書則不記年代，一般人對此等多加懷疑。即以爲王勃九歲誦作漢書指瑕，十三作此文當屬可能。勃又有陳王閣七言詩，作品年代應與序相差不遠，茲錄於下：

「陳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鸞聽歌舞

鸞樓鶴舞南浦雲 珠簾暮卷西山雨

閑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附 錄

五

參考書：

- (1) 舊唐書本傳(舊唐書第一九〇卷)
- (2) 新唐書本傳(新唐書第二〇一卷)
- (3) 唐才子傳, 辛文房撰(見佚存叢書內)
- (4) 王子安年譜, 姚大榮撰(在惜道味齋集)
- (5) 王子安集(四部叢刊)

(2) 張九齡(政治家, 玄宗時宰相)

字子壽, 一名博物, 韶州曲江(今廣東曲江縣)人。咸亨四年(六七三)生, 開元二十八年(七四〇)卒, 年六十八歲。

他的祖先係出自晉司空華之後, 隨晉南遷, 到了他的曾祖君政因為官韶州別駕, 所以居於韶州曲江。他的父親名弘愈, 並沒有做大官, 爲了他高貴的緣故, 追贈廣州刺史。

他七歲知屬文; 十三歲那一年, 上書于廣州刺史王方慶, 方慶大嘆其才, 認爲「是必致遠」! 當時的宰相張說謫到嶺南, 一見厚遇之。

從三十五歲中進士起, 拜校書郎, 遷右拾遺, 他始終在政給舞台上活動。開元十年(七二二)五十歲, 三遷司勳員外郎; 十二年拜中書舍人, 因爲母親年老, 南歸, 所以在南方做了幾年的官。張說卒後, 皇帝召他做秘書少監,

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再遷中書侍郎，常常密有陳奏，而且也多見納用。此時適丁母憂南歸。開元二十一年，六十一歲復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遷中書令，兼修國史。廿四年，六十四歲諫玄宗用李林甫，以尙書右丞相罷政事。死後謚文憲。有文集二十卷傳於世。

他體羸弱，性頗躁急，動輒忿詈。

參考書：

(1) 舊唐書本傳(舊唐書第九十九卷)

(2) 新唐書本傳(新唐書第一二六卷)

(3) 李白(詩人)

字太白，本籍金陵，寓籍陝西，生長於四川(註一)。大足元年(七〇一)生，寶應元年(七六二)卒。年六十二歲。(註二)

他是與聖皇帝九世孫，自稱出自隴西漢將軍李廣之後。他的先人曾經犯罪充軍至西域；父名李客，曾由發配地逃歸，又避仇入蜀；祖父(名不詳)於隋末時犯罪，徒碎葉，滴條支，流雋州；他母親在妊娠期間還過着逃亡生活。他一生至少結過四次婚：第一個夫人是故相許師的孫女，許氏卒，又合於劉；劉諱，次合於魯一婦人；終娶於宋(或作宗)。有子三人，長伯禽，即明月奴；次名頗黎幼名天然。有女一人，名平陽。

他自幼即通詩書。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自說：「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在贈張

相鎬詩中，又說：「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今集中明堂賦即是當時所作。當他二十歲的時候，禮部尚書蘇頌出爲益州長史，他於路中投刺，頌待以布衣之禮，還對羣寮稱道他：「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與相如比肩」。賀知章讀其文，甚至說他是謫仙。

同時他興趣也非常廣大：在輿錄荆州書中，他自述「十五好擊劍，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二十歲以前，幾乎過的是山林生活，曾說：「十六從東巖子隱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迹城市，養奇禽以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上安州表長史書）。他的足跡幾乎走遍了全中國，從二十五歲起，先後居留地有二十餘處。

他一生并未做過大官，四十歲以前遨遊天下，過着逍遙自在的生活。性嗜酒，遊山玩水，縱酒酣飲，與孔巢父等，號稱「竹溪六逸」。天寶初年，四十二歲，與道士吳筠待詔翰林，自此以後便牽入政治漩渦，洩着顯貴的生活。當時玄宗曾以七寶床賜食，爲他親自調羹，他竟在皇帝面前，令高力士替他脫靴。在翰林期內也不外撰些樂章而已，而且每次都是沉飲大醉，用水沃頭以後，才能起而握筆。如此癖性，自然不能顯發得志。天寶三年，四十四歲，至陳留詩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自此以後，又漫遊四方。他的朋友除了崇拜酒精的頽廢詩人之外，就是那些荒謬絕倫的道士們。

他是個犯罪者，曾手刃數人，酗酒狎妓無所不爲。其詩「十句九句長婦人酒耳」（冷齋夜話）。下面略舉一二句：

「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

「何日重相見，滅燭解羅衣」。

他儘量躲避現實，所以極力鼓吹「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其在春夜宴桃李園序中所說「浮生若夢，爲歡幾何」數語，充分地表現出了他的人生觀。他過分追求快樂，結果變爲迷信神仙丹藥。至於他的外貌，魏顥曾說他「眸子炯然，哆如饑虎」。

他品格中也有許多使人可敬的地方：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自白如次：「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樽服痛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骨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與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遙，魂魄無主，禮以遷葬，式昭朋情。此則白之存交重義也」。所以杜甫說他：「不見李生久，狎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他一生的暮年，算是最狼狽的時間。七五五年安史亂作，那時他已五十四歲。第二年遊廬山，正好玄宗第十六子永王璘謀反，他被請爲都督府僚佐。至德二年（五十七歲），永王兵敗，他只好亡走彭澤，不幸被捕，入潯陽獄。翌年流夜郎，不久遇赦，又漫遊四方，六十二歲至當塗。那時代宗即位，他拜爲拾遺。十一月因病死。

註一：他的出生地古人曾認爲是人才傑出的地方，魏顥有言：「蜀之人無聞則已，聞則傑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揚雄，陸有操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李翰林集序）。在李白之後宋有蘇軾，明有楊慎，都已包括在我們這個研究之內。

註二：疑年錄作李白生於聖曆二年（六九九），卒年六十四歲，曾繫於太白詩集序中，亦作六十四歲。惟李華之李公羣志序云「年六十二歲卒」。歷代名人年譜，及太白年譜亦作六十二歲。考白代宋中承自應表，作於肅宗至德二載，表中明言五十七歲，後五年而卒。

參考書：

- (1) 舊唐書本傳(舊唐書第一九〇卷)
- (2) 新唐書本傳(新唐書第二〇二卷)
- (3) 唐才子傳
- (4) 唐詩紀事，計敏夫撰
- (5) 李太白全集
- (6) 太白年譜(見本集附錄)
- (7) 李華，魏穎等撰序，誌，碑，傳凡十二首(見本集附錄)

(4) 杜甫(詩人)

字子美，鞏(今河南鞏縣)人。先天元年(七一二)生，大歷五年(七七〇)卒，年五十九歲。

他是晉代「左傳專家」杜預的第十三世孫。預的幼子曾遷襄陽，所以舊唐書稱杜甫爲襄陽人。他的曾祖名依哉，做過鞏令，其家從此遷居鞏縣。他的祖父名審言，是武后時的膳部員外郎，有詩名。與當時之崔融，李嶠，蘇味道號爲文章四友(杜詩有：「吾祖詩冠古」句)。他的父親名閑，官奉天令，母崔氏。他在詩中常提及舅家人物：如十一舅，十七舅，十九舅，二十三舅等等。他有兄弟四人，妹一人。他的妻子姓楊，是司農少卿揚怡的女兒。有子女數人，在詩中有很生動的描寫。家中奴僕有伯夷，辛秀，信行，張望，阿段，阿稽等人。他的家境本來很窮又因

爲生爲亂世之人，所以在他成立之後，一家弄得更窮。其詩空囊云：

「翠柏苦猶食，晨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難艱。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空囊恐羞澁，留

得一錢看」。

又奉先詠懷：

「可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

巷亦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天折」。

他四歲時就能記事（記觀公孫氏舞劍）。其壯遊詩云：「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可知他七歲能詩，九歲善書，十四五歲時就與當時的文士相酬應。但因爲家貧，始終鬱鬱不能自振。

當二十歲那一年，他就開始漫遊吳越各地。二十四歲回家，赴京兆舉進士，但沒有及第。自此以後十餘年，便在齊州，兗州，洛陽，長安等處飄流，與李白，高適，李邕等詩酒流連，過着浪漫的生活，也還清狂快意。年三十六，在長安應詔就試，又不第。四十歲進三大禮賦，玄宗奇其才，使他待制集賢院。第二年命宰相試他的文章，擢河西尉，但不受，遂改右衛率府胥曹參軍。七十五年十一月返奉先省家，而霹靂一聲安祿山叛了。

這一年十二月洛陽失陷，翌年六月潼關失守，長安亦破，玄宗逃往四川。七月肅宗在甘肅寧武繼位，他冒着許多險在鳳翔見到了皇帝，因此拜左拾遺。不久因爲當時的宰相房琯率師討賊敗，罷相，他上疏救之，觸皇帝怒，遂還家。以後又從皇帝返西京，曾出爲華州司軍參軍。四十八歲那一年，又棄官西去，自己負薪采稻，兒女餓殍者數

人。五十二歲召補京兆功曹，不赴。越一年他的世舊嚴武鎮蜀，他到成都做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嚴武卒後，他立刻辭幕府，不再做官。從五十四歲至死，五年間仍舊飄遊湘鄂各地。

他的身體很瘦弱，李白曾有詩嘲之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借問別來丸瘦生，纔爲從前作詩苦」。他的詩句喜歡推敲，注重形式技巧，曾自稱「語不驚人死不休」，他的來贈韋左丞次二十二韻裏有「讀書破萬卷，下筆有如神」等語。有人拿他和李白比較，謂：「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爲子美之沈鬱」（嚴滄浪詩話）。唐書說：「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他的性情褻躁，傲誕，可於嚴武任內見之：有一次他醉登武床上，睨視大罵。武性亦強，一日欲殺之，經其家人勸阻，幸免。

參考書：

(1) 舊唐書本傳(舊唐書第一九〇卷)

(2) 新唐書本傳(新唐書第二〇一卷)

(3) 唐才子傳

(4) 碑銘，元稹撰(見元氏長慶集)

(5) 杜工部集

(6) 杜工部年譜(杜甫年譜作者甚多，鼎所見有四：(一)清張遠撰，見杜詩會粹；(二)宋呂大防撰，四部叢刊本；(三)清楊倫撰，見杜詩鏡銓；(四)清朱鶴齡撰，見杜詩輯註。本文所舉年代係參照四家之說而定。)

(5) 李泌（政治家，德宗時宰相）

字長源，趙郡中山（在今河北）人。開元十年（七二二）生，貞元五年（七八九）卒，年六十八歲。

他是魏八柱國弼（唐太師）的六世孫。本是遼東襄平人，徙居京兆。他的父親，名承休，唐吳房令，母親周氏，有子三人，泌年最幼。家中存書甚多，插架三萬軸。

七歲至長安，蒙皇帝召見。到宮中的時候，恰好皇帝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此使張說試一試這位七齡童的才能，要他賦「方圓動靜」。他逡巡一會，請燕國公先舉一例，張說說：「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他立刻答道：「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明皇深嘆他精神全大於身，要想賜官給他。從此之後，常在宮中往返。有一次賀知章見了他，認為「此稗子目如秋水，必一拜卿相」。常九歲時，他曾做一首詩，全文如下：

「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生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富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逐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

十二歲那一年，張九齡在相位，尤獎愛之，常引他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齋誠兩人本甚善，但是挺之惡誠，勸九齡與誠絕交。九齡一日獨自念道：「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李泌在旁笑說：「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大驚，謝之，稱他做小友。

他年紀漸長，學問也越博起來。二十一歲，以翰林供奉東宮，太子（肅宗）遇之甚厚，但楊國忠疾之，因隱

居穎陽。至三十五歲，肅宗即位靈武，他入議國事，不幸爲李國輔所妬，去隱衡山，凡十餘年。一直到大曆三年，四十七歲，代宗復召之，起初他堅辭不就，以後代宗爲他葬二親，又爲娶盧氏女爲妻，資費皆出自縣官，并賜第於光祿坊，不得已就之。但又爲元載所疾，出爲江西觀察判官，這是五十歲那年的事。大曆十三年，五十七歲，又被代宗召回，再爲人所忌，出爲楚州，杭州刺史。六十三歲時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拜書侍中同平章事，遇事多所匡救。泌於財政、軍事，外交有獨見，國事改革甚多，如裁冗官，節歲出等等。卒封鄭侯，贈太子太傅。著有文集二十卷行世，今已不傳。

泌工於詩，常遊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之術，長於鬼道，好黃老鬼神之說。曾詣南岳張先生受錄。在相時諫建白起詞（註）。有一子名葵。

註：關於這位政治家長於鬼道之說，贊同的與否說的都有。此處材料係採魏唐書。楊希閔於年譜中，力言此事不確。沈德潛在二十三史考証中，也以爲此非公論，惟亦無証可徵。王西莊在十七史商榷中，以爲通鑑所載代宗德宗兩朝李泌的事，較前代略，此事又似覺可信。竊按泌子葵所作外傳，詳言其幼時奇異之事甚多。如云泌少身輕，「能於屏風上立，履籍上行」；某道人又說他十五歲時必於白日昇天，經其家人用種種法術捉之，事情才沒有實現！。同時有唐一代，算是道教盛行的時期，當時天子玄宗自己就是道士教的信徒。此事在千餘年以前未必爲怪也。

參考書

- (1) 舊唐書本傳（舊唐書第一三〇卷）
- (2) 新唐書本傳（新唐書第一三九卷）

(3) 鄴侯外傳，李業作（見說淵集）

(4) 李鄴侯年譜，楊希閔撰（在四朝先賢六家年譜內）

(5) 資治通鑑（唐紀），司馬光撰

(6) 權德輿（政治家，憲宗時宰相）

字載之，天水略陽（今陝西路陽縣）人（注）。乾元二年（七五九）生，元和十三年（八一八）卒，年六十。

他的十一世祖名翼，常奉符堅執僞位時，拜給事中。後爲右僕射，封安丘公，諡曰敬。翼傳六世至文誕，官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文誕生崇本（匡城令）；崇本生無待（成都尉）；無待生種（贈尚書禮部郎中）；種生羣，贈太子太保，代宗時徵爲起居舍人，以疾辭，後改著作郎，復不起，追諡忠孝（唐書有傳）。羣即德輿的父親。德輿娶妻崔氏，岳父名造，嘗相代宗（一作相德宗）。崔氏生子一，名璩，官至監察御史，爲中書舍人，文亦純雅宏瞻，唐書有傳。

德輿生三歲即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十五爲文數百篇，編爲童蒙集十卷，名聲日大。

德宗時他徵爲太常博士，那時才二十多歲。後轉左補闕，遷爲起居舍人，兼知制誥，又遷中書舍人。憲宗時，累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相位凡三年：元和五年（五十二歲）相，八年罷，徙刑部，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卒諡文。著有文集五十卷，制集五十卷。

他的性情直亮寬恕，善辯論，開陳古今，覺悟人主，言語一無外飾。蘊藉風流，爲時所稱譽。

註：唐才子傳作秦州（今甘肅天水縣）人。

參考書

- (1) 舊唐書本傳（舊唐書第一六五卷）
- (2) 新唐書本傳（新唐書第一四八卷）
- (3) 唐才子傳
- (4) 墓碑銘，韓愈撰（見韓集）

(7) 韓愈（文豪）

字退之，鄆州南陽（今河南沁陽附近）人。大歷三年（七六八）生，長慶四年（八二四）卒。年五十七歲。

他的八世祖名著做過後魏常山太守，封武安縣侯，諡成；七世祖名茂是後魏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封安定郡王，諡桓；六世祖名均，定州刺史，安定郡公，諡康；高祖名駿，雅州都督；曾祖名仁泰，曹州司馬；祖名歡素，桂州長史；父名仲卿（註一）爲武昌令有美政，李白曾替他撰德政碑，後官至秘書郎。他有兩兄，長名會，爲起居舍人，文名甚高；次名介，率府參軍。他生後三歲，父死，即隨兄貶官嶺南，不久兄卒，由嫂氏鄭夫人撫育至長。他有子名昶，長慶四年進士；長孫名綰，咸通四年進士，次孫名袞，咸通七年進士。

他七歲即好學，言出成文，稍長即通六經百家之學。十九歲至京師，二十五歲登進士第。後來因爲三上宰相書

不報，所以去長安，返河南。大抵在二十九歲以前沒有做過什麼官職。

二十九歲那一年，做了觀察推官，過五年調爲四門博士。以後因事罷博士，會上書給李實自陳求進，不久遷監察御史，又因爲多話得罪了政府，貶爲陽山令。順宗即位，他三十八歲，改爲法曹參軍。翌年憲宗即位，擢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四十二歲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越二年遷職方員外郎，不久又做博士。他很不高興，自認爲有大才不爲世所識，作一篇進學解以自諷。其句云：「口不絕吟於文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以後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年五十，隨裴度宣慰淮西，以計破賊有功，入爲刑部侍郎。此時有一件極倒霉的事，那就是皇帝斥他所作平淮西碑文辭不實，詔命磨其文。翌年，上疏諫迎佛骨事，疏中列舉奉佛的皇帝都短命遭禍殃，憲宗大怒，貶他做潮州刺史，同年十月改袁州刺史。穆宗即位，召爲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因爲宣撫鎮州有功，轉吏部侍郎。五十六歲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月又改爲兵部侍郎，再改吏部侍郎。翌年十二月病卒，贈禮部尚書。

陸侃如在中國詩史（第七八九頁）中說他善於「妝腔做勢」，他的詩也是很注重形式（註二）。當官運不通的時候，則獻媚求進。胡適在白話文學史（第四一三頁）上說：「當他諛迎佛骨時，氣概勇往，令人敬愛。遭了挫折之後，他的勇氣銷磨了，變成一個卑鄙的人。他在潮州時上表謝恩，自述能作歌頌皇帝功德的文章，『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并勸皇帝定樂章，告神明，封禪泰山，奏功皇天；這已是很可鄙了。他在潮州任內還造出作文祭鱸魚，鱸魚爲他遠徙六十里的神話，這更可鄙了。他在袁州任內上表說他的境內『有靈雲現於西北……，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徧觀……，斯爲上瑞，實應太平』。這真是阿諛獻媚，把他患得患失的心理完全托出了」。他

三十四歲那一年，因為「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發狂痛哭，爲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見李肇：《國史補》）（註三）可見他情緒生活之不穩定，在壯年時候就很可觀了。

註一：仲卿的昆仲，據李白武昌德政碑有：少卿（仕履不詳），雲卿（禮部侍郎），神卿（經陽令）；據新唐書世系表尚有：僧卿（同州，司法參軍），季卿（義王府買參軍），子卿（陝府功曹參軍），升卿（易州司法參軍），無少卿。

註二：陸侃如（第七九〇頁以下）以爲讒詩的特點可分三類來說明：

（一）句法不平常：如五言詩句，一般都是上二下三，而他常用上一下四；七言詩句他不上四下三，而作上三下四。

（二）章法的不平常：如甯山一詩，通用五十個「或」字。

（三）用韻的不平常：如得用韻寬，則故意泛入旁韻；得用韻窄，則不復旁出。以難見巧。

在品格心理學中，B. B. Southard 曾指出，作品章句的形式與作者的氣質有一定的相關。隱微的作品，實在留給我們不少研究的材料。（參看 Phil. Rev., 1916, 25, 424-455; J. Abn. & Soc. Psychol., 1916, 11, 189-202。）

註三：此事沈頤以爲妄，洪興祖則力證其爲實錄。

參考書：

- (1) 舊唐書本傳（舊唐書第一六〇卷）
- (2) 新唐書本傳（新唐書第一七六卷）
- (3) 唐才子傳
- (4) 昌黎年譜，清黃弢撰（見本集附錄）

(5) 韓昌黎全集

(6) 行狀，李翱撰（見李集）

(7) 墓志，神道碑，皇甫湜撰（見皇甫集）

(8) 白話文學史，胡適撰（第十五章）

(8) 白居易（詩人）

字樂天，晚號香山居士，邽（今陝西渭南附近）人。大歷七年（七七二）生，會昌六年（八四六）卒，年七十五歲。（註）

他的三十二世祖名仲，秦始皇時封太原，所以唐書說他是太原人；他的七世祖名建，北齊五兵尚書，贈司空；祖名士通，宋利州都督；高祖名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曾祖名溫，朝散大夫，檢校都官郎中，徙下邳；溫有六子，其最幼曰鎰，做過蒙縣令，即居易的祖父。鎰生季庚（襄州別駕），季般（沛縣令）季軫（許昌令），季寧（河南令），及季平（鄉貢進士）；季庚生四子即：幼文（浮梁簿），居易，行簡（主客郎中）及幼美（即金剛奴）。

居易生方一歲即能識字：他在與元九書中說：「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試而指之不差，則知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在五六歲時候，他就開始做詩，九歲暗音律，十五志詩賦，其江南送北客詩，自註年十五作，其紅樓望歸詩作時避難

越中亦在是年。十六歲至長安觀光，顧况看他年紀小名居易，戲誦之曰：「長安百物皆貴，『居』大不『易』」，但看到他的詩卷中有：「離離原上艸，一歲一枯榮，焚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等句，乃大歎道：「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難，老夫前言戲之爾」。此時知有進士，便刻苦讀書。二十歲以後，晝課賦，夜課書，聞又課詩，不遑凝息。以致口舌成瘡，手肘成膩。又因為家境清貧到二十七歲才中進士，擢甲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從這一年起才開始過政治的生涯。

三十六歲以翰林學士被召，三十七歲拜左拾遺，三十九歲以母老自請改官京兆府戶曹參軍；四十歲丁母憂；四十三歲授太子左贊善大夫。不久以諛言貶江州司馬，移忠州刺史。四十八歲召還京師，翌年升主客郎中，知制誥，以後轉中書舍人，以上疏不能見用，自求外任，出除杭州刺史，秩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不久為蘇州刺史，徵拜秘書監，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五十八歲稱病東歸，除太子賓客分司，又二年為河南尹，六十二歲又授太子賓客分司，六十五歲除同州刺史，稱病不就，又授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將死前一年，又為刑部尚書。

他畢竟是個書生，在政治上一點沒有成就。他自己說：「蒙英主特別顧遇，頗欲奮厲效報……」，但是「蓄意未果，望風為常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他碰壁以後，便「官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咏性情為事」。他所居的官職年限甚短，總以病免。晚年時，一方面以「陳酒」「崔琴」自娛，一方面白衣鳩杖，與香山僧結香火緣。一切政治的計劃，和主張都用不着了。

註：舊唐書卒於大中元年（八四七），年七十八歲，此處從新書及疑年錄。

參考書：

- (1) 舊唐書本傳(舊唐書第一六六卷)
- (2) 新唐書本傳(新唐書第一一九卷)
- (3) 唐才子傳
- (4) 白香山年譜，清汪立名撰(見本集)
- (5) 白香山詩集
- (6) 墓碑，李商隱撰(見李集)
- (7) 與元九書(見白氏長慶集)

(9) 元稹(詩人)

字微之，河南河南(今河南洛陽附近)人。大歷十四年(七七九)生，大和五年(八三一)卒，年五十三歲。他是北魏昭成皇帝的第十五代孫。七世祖名巖，隋兵部尚書，封昌平公；六世祖名弘，隋北平太守；高祖名義，魏州刺史；曾祖名延景，岐州參軍；祖父名侁，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父名寬，比部郎中，督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他生八歲父死，那時「蒙駭孩稚，味然無識，遺有清白，業無樵蘇」。因此倚靠着他的母親鄭氏，「儻極勞苦，躬親養育，截長補敗，以禦寒凍，質價市米，以給脯口」(見告贈皇考皇妣文)。家境的艱難困苦，可見一般。

他的母親賢而能文，親授以書傳，所以他九歲已工屬文，十五歲明經及第，補校書郎。二十歲入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第一名，除右拾遺。自此以後數次上書朝廷言利害，因此爲當路者所惡，出爲河南尉，後拜監察御史。又因爲得罪了當局，貶爲江陵府司曹參軍，移通州司馬。幸李絳等論其枉，所以不久又召回，拜膳部員外郎。當四十一歲那一年，監軍崔潭峻以他的連昌宮詞進呈，皇帝大說，命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年四十三，與裴度一同拜相，但因二人不能相容，不久便一同罷相，出爲同州刺史，轉越州刺史。五十歲回京，爲尚書左丞，後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五十三歲卒於武昌。

他是會真記的作者，很多人都認爲西廂記中主人公張生就是他本人性格所假托的。趙德麟於侯鯖錄中詳證此事，近人亦多附利之。

他與白居易交情最密，唐書說他倆的關係「雖骨肉未至；愛慕之情，可欺金石」。

參考書：

- (1) 舊唐書本傳(舊唐書第一六六卷)
- (2) 新唐書本傳(新唐書第一七四卷)
- (3) 唐才子傳
- (4) 墓誌銘，白居易作(見白氏長慶集)
- (5) 元氏長慶集
- (6) 侯鯖錄，趙令時撰

註：侯麟麟中引有微之年帶一種，不舉作者姓名：是其所未見（長慶集中無附錄）。

(10) 李賀（詩人）

字長吉，昌谷（今河南宜陽縣）人。貞元六年（七九〇）生，元和十一年（八一六）卒。年二十七歲。（註一）他出於宗室鄭王之後，父名晉肅，母鄭氏；他有姊一人，嫁王氏，亦有兄弟；大約在二十歲左右他就已娶妻。長吉幼而能文，尤善樂府詞句，意新語麗。當時工於詞者莫敢與齒，所以名聞天下。相傳他七歲能詩，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其賦詩。他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全文如下：

「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巨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她作龍。」

新唐書描寫他的性格很生動：「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且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爲詩，如他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吊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舊唐書說他的「文思贍勢，如崇巖崩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髣髴者」。

他雖然文才甚著，但是因爲父親名晉肅，晉肅與進士同音，所以不肯舉進士。韓愈替他作諱辯，還是始終不就。結果一肚子憤氣真有說不出的苦悶。他在詩中曾說：「一直是荊軻一片心，莫教照見春坊字」。又說：「我生二十

不得意，一心愁謝如枯蘭」。他的心意如此，造成了乖戾傲慢的情操，使人家恨他，憐他。在短短的一生中，他只當過一次太常寺協律郎，自以爲這實是懷才不遇哩！

今集所錄其歌詩只傳十之四五，共五卷，有杜牧序。

唐人將他和李白相比，謂「太白仙才絕；長吉鬼才絕」。（海錄碎事）（註二）

註一：此處據陸年錄及初唐書，西寶作卒年二十四歲。

註二：李商隱在長吉小傳中，說他死時，夢見天帝差一緋衣人羈赤虵來召，不久氣絕。此事出於其姊之口，當屬可信。我們若用Freud釋夢的方法，這應該是不難說明的。

參考書：

- (1) 舊唐書本傳（舊唐書第一三七卷）
- (2) 新唐書本傳（新唐書第二〇三卷）
- (3) 唐才子傳
- (4) 李長吉小傳，李商隱撰（見李義山集）
- (5) 李長吉集

引二

北宋（九六〇—一二二七）

陸侃如在中國詩史中，把西元九六〇至一一二七年這個時期稱做蘇軾時代。「這數百年中政治的狀況是由五代的割據，轉變為北宋的統一，更由北宋的全盛，轉變到北宋的衰亡，社會的狀況是由凋敝而繁榮，更由繁榮而成為變態的享樂。」……「由九七九至一一二五年這百餘年間實是一個比較太平的時期。這種寧靖的局面所給與社會的影響，是大都市日趨繁華，風俗豪侈」。（詩史第一二〇三至一二〇四頁）——這種趨勢充分地表現在當時的詩詞中。

宋的教育制度多半模倣唐朝，不過此時在學校方面，多出了一種賢士大夫私家設立的書院。教材除六經之外，又加了一部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科舉與學校也是并進的，以明經，進士為最普通；尤以進士一科獨盛。考試的內容也不外是文（詩，賦），策，經，義。此時諸科選取名額大增，進士一科多至一百餘人。

附帶說一說金：金以異族統治中原，其教育與科舉大都延漢制，而法度更嚴。——進士應試要差軍人監檢；凡府會試每四舉人差一軍，復以一官彈壓之。當時政府注重考試自不待言。

(11) 賈黃中（文人）

字鳩民，滄州南皮（今河北南皮縣）人。後晉天福六年（九四一）生，宋至道二年（九九六）卒。年五十六歲。他是唐相賈耽的四世孫。父親名珙，字仲寶，晉天福三年進士，宋初爲刑部尚書，教子甚嚴。嘗令黃中素食，告訴他要等業成才得肉食。

當五歲時候，父親每日令他立展書卷，課其誦讀。因此六歲舉童子狀元科（註）；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十歲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後江南平，知宣州。二十二歲遷左拾遺，歷左補闕。至三十五歲通判定州，又判太常禮院。太宗即位，遷禮部員外郎，累官參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多所薦引，然而他畏慎太過，中書政事頗留不決，以致爲時論所不稱許。他的著作有文集三十卷。

註：此處從宋史，案聞見前錄及玉堂滄齋都說他七歲舉童子科，李昉有詩贈之，詩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十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今露上青樓去，萬里臨龍潤羽翰」。又案東都事略也是說他六歲中紳

童。

參考書：

宋史本傳（宋史第二六五卷）

(12) 司馬光（政治家，哲宗時宰相；歷史家，資治通鑑的作者。）

字君實，號溫公，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天禧三年（一〇一九）生，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卒。年六十八歲。

他的祖先原籍河內，出自晉安平獻王孚之後，傳至陽（征東大將軍）裴夏縣。他的曾祖名政，因為五代衰亂不做官，後來他當宰相，追贈太子太保；祖父名炫，舉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贈太子太傅；父親名池事真宗，仁宗，曾為利州路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歷知鳳翔，河中，同，杭，饒，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號為名臣，贈太子太師。池有子三人，光年最幼，後來出嗣。其從父名里，仕履不詳。光娶妻張氏是禮部尚書張存之女，無子。嗣子名康，孫名植早死，世遂絕。

常他五歲時（註一），某次與羣兒戲於庭前。一兒登大甕，失足沒水中。衆皆驚去，獨他持石破甕，使水流出，兒得不死。年六歲，父兄教之書，還是誦誦不能知其義。七歲凜然如成人，聽左氏春秋，極為喜歡，退與家人講，即了其大旨。自是以後朝誦夕思，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所以到了十五歲，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西漢風。二十歲就中了進士。以下是他的仕履：

二十六歲為武成判官；二十八歲改大理評事；二十九歲補國子直講，遷本寺丞；三十二歲同知太常禮院；三十四歲遷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三十六歲除鞏牧司判官，通判鄆州事；四十三歲同判尚書禮部，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四十五歲知諫院；四十八歲以龍圖閣直學士，奉敕修撰類篇；四十九歲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五十歲兼侍讀學士；五十一歲權知審官院，曾三次上書請免不許；五十二歲因上奏彈王安石表，罷翰林學士

。此後居洛十餘年，絕口不談政事。六十八歲哲宗即位，起爲門下侍郎，拜尚書左僕射，在相八月卒。諡文正。

他是一個腳踏實地的人；在政治方面每任一個官職，銳意改革，爲民除害，對於當時皇帝的一切措施，也是盡苦諫之能事；在文字方面，有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又別爲目錄考異各三十卷，體大思精，網羅宏富，實歷編年體之大觀。他對於奴僕等下人，寬恕宏亮的態度，從來傳爲佳話。（註二）

在傳家集中，他自題寫真曰：「黃髮霜鬚細瘦身，從來未識漫相親，居然不可市朝住，骨相天生林野人」。

註一：大約在這個時期有兩種行爲詭譎；與智慈委展的關係很曖昧不明；

（一）公生三歲作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奕之服，輒羞觀衆主之。（此據陳譜，國譜作六歲，六歲當不應稱爲乳兒。）

（二）沈五歲時與其姊共戲胡襪皮，姊不脫，遂去。一婢以湯脫之，以後其姊來問究竟，光口「自脫也」，爲父所責，自是以後不敢妄語。

後一件事，可以叫做識得讚許的不誠實，據 H. Harshome & M. A. May 的測驗結果，官和智飾的關係幾等於零。（見

Studies in Deceit, 1928）

註二：邵氏聞見錄，名臣言行錄，及先自製之傳家集多述之，丁傳賢所輯宋人軼事類編錄載此事。

參考書：

（1）年譜（有陳宏謨之司馬文正公年譜，在傳家集內；顧棟高之司馬溫公年譜，見求恕齋叢書。）

（2）宋史本傳（宋史第三三六卷）

（3）行狀，神道碑，蘇軾撰（見蘇集）

(4) 墓志銘，范鎮撰（見燕京大學出版之琉璃錄存及顧著年譜附錄）

(13) 劉恕（歷史家）

字道源，筠州（今四川筠連縣治）人。明道元年（一〇三二）生，元豐元年（一〇七八）卒，年四十七歲。

他的父親名渙，字疑之與歐陽修同年進士，曾爲穎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官去家，居於廬山之陽。

恕四歲時，穎悟俊拔，讀書過目成誦；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他應聲答道：「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座驚異；（案論語有：「南容三復曰主，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年十三欲應科舉，從友人處借到漢書，於一月中讀畢歸還；十八歲就中了進士。後歷官秘書丞。司馬光在劉道原十國紀年序上說：「皇佑初，光爲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爲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爲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恕年十八矣」。這是他的登龍經過。他比司馬光年幼，兩人交情至深。光撰資治通鑑時，每有紛錯難治者，輒以諮之。

名臣言行錄中，記載不少關於這位史家性格的材料：

「劉道原爲人強記，史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坐聽其談，袞袞不窮，上下數千載，細大之事如指掌。方介甫（即王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色變如鐵，或稱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源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

寒心，至掩耳避之，而道源曾不爲意。士子有談新經議義者，道源怒形於色曰，「此人口出妖言，面帶妖氣」。

「道源家貧，自洛陽南歸，時已十月，無寒衣。司馬溫公以衣襦一二事及舊貂褥賚之，辭；強與之，及潁州悉封而返之」。

他的著作有文集及通鑑外紀等。

參考書：

(1) 宋史本傳（宋史第四四四卷）

(2) 劉秘書恕十國紀年序，司馬光撰（見司馬溫公文集）

(3) 名臣言行錄。

註：四庫全書珍本范大史集·第三十八卷有范祖禹撰的墓碣。

(14) 蘇軾（詩人）

字子瞻，一字和仲，晚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附近）人。景祐三年（一一〇三）生，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卒。年六十六歲。

他的族譜沒有什麼可以稱述的地方，曾祖杲，祖父序都沒有做過官。到了他出仕之後，一贈太子太保，一贈太子太傅。他的父親洵，二十七歲始發憤爲學，以後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所以盡焚所爲文，閉戶再勤讀。

，遂誦六經百家之說，下筆數千言，文名大振，後贈太子太師。他又有一個賢母程氏，能親授以文。弟轍，十九歲和他同年登進士，官至尚書右丞，門下侍郎，卒諡文定。他有三子：名邁，名迥，名邁。最能傳乃父志者，要算爲蘇邁，善書畫，著有斜川集二十卷。

他七歲知讀書；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此時父親令他作夏侯太初論，文中有一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螫」等語。年十歲，母親親教以書，聞古今成敗都能語其要。他的母親讀到東漢范滂傳的時候，慨然太息，他便問道：「兒若爲滂，母許之乎？」是歲又一日，在老蘇前，誦讀歐陽公謝對衣金帶馬表，作文擬之，文中有一「匪衣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遑」句。十九歲娶妻；二十歲遊成都；二十一歲應禮部試。歐陽修得其文，驚喜，欲取爲第一人，但疑爲門人曾鞏所爲，恐招物議，因此抑爲第二；但又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歐陽修會說「吾嘗避此人出一頭地」，這是他中進士的經過。以後他向歐陽修道謝，歐公問：「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見何書？」他答：「事在三國志孔融傳註」。歐公閱原書，屢尋不見，第二天又問他。他說：「曹操以袁熙妻賜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以妲己賜周公。操問見何經？融曰以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堯，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歐陽修大驚，認爲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這是二十二時的一段軼事。這時他自謂：「不能踰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上韓魏公書）。至二十四歲，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試六論，文義粲然；又以知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至此時，以制策入等者，只有吳育與他兩人。

二十五歲任河南縣福昌主簿，大理評事，二十六歲以後官風翔簽判等職。不久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出通判杭

州，徙密州，徐州和湖州。四十四歲，李定，舒亶諸人說他的詩謗訕朝廷，因此將他逮捕入京，下獄根究。終以黃州團練副使謫居黃州。哲宗即位以他爲朝奉郎，知登州。不久，召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五十四歲因論事得罪常軸，乃以詔陶開學士知杭州，後遷穎州，揚州，定州。這數年中雖也曾回京任過翰林承旨，兵部尚書等職，但究竟以外任時間爲多。紹聖初年復行新法，廢舊人，又有人說他以前所作的「詞命」指斥「先朝」(神宗)，所以被貶到惠州，以後徙昌化，再徙崖州，永州，適遇大赦，乃得北還，復職朝奉郎。卒諡文忠。

陸侃如在中國詩史(第一〇五三頁)中說：「講到蘇軾的性格，我們認爲他是個曠達而有膽識的人，因爲他是个有胆識的人，所以歷宰州郡，都有所興革，絕不肯因循敷衍；對於他的方得時君濫任的政敵，始終反對，不合作，雖爲此屢遭竄逐，亦所不惜。因爲他是個曠達的人，所以他雖萬里投荒，也處之泰然」。

他不但能詩，而且善書。解縉說他的書法：「豐腴悅澤，綿裏存針」。他幽默機智，宋人說部多述之。

參考書：

- (1) 宋史本傳(宋史第三三八卷)
- (2) 東坡年譜(1 宋王宗稷撰，見施註蘇詩；2 宋傅藻撰，見蘇詩集註。)
- (3) 蘇東坡全集
- (4) 蘇詩集註，蘇轍撰(見本集)

1 5) 黃庭堅(詩人，江西詩派的代表)

字魯直，自號山谷老人。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附近）人。慶曆五年（一一〇五）生，崇寧四年（一一〇五）卒。年六十一歲。

他本來世居金華，因七世祖齊知分寧縣，遂改今籍。他的曾祖中理，贈光祿卿；祖湜，贈朝散大夫；父庶，舉進士，嘗攝康州，有詩名。他的外舅謝厚也是北宋詩人。

生五歲，讀書五行俱下，數過輒成誦。這時已讀五經，一日問其師：「人言六經，何讀只五？」老師說：「春秋不足讀！」他答：「既曰經矣，何得不讀？」由是十日成誦，不遺一字。七歲時，舅父見其桌上書甚紛亂，抽取試之，他無不能答。這一歲作牧童詩，詩云：「騎牛遠遠過前村，吹笛風斜隔籬間；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八歲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玉帝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註）。十五歲以後遊學淮南。二十二歲赴鄉舉，詩題為「野無遺賢」，他詩中有「渭水空藏月，博巖深鎖烟」二句，被批為「此人不惟文理冠塲，異日當以詩名擅四海」，遂膺首選。二十三歲舉進士。以下是他的仕履：

這一年調汝州葉縣尉，二十八歲為北京國子監教授，後知太和縣。四十歲左右，哲宗召他為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遷著作郎，加集賢校理。後改任秘書丞，國史編修官。年五十歲，章惇等說他所修的神宗實錄不實，謫為涪州別駕，安置黔州，又徙戎州。徽宗即位時復起監鄂州稅，知太平州。不久人家又說他作的承天院記幸災誘國，所以貶至宜州。後卒於貶所。

他是蘇東坡的至友，某次東坡以詩抵罪，他也罰金。他與張耒，晁補之，秦觀四人當時稱為蘇門四學士。又因為他是江西詩派的代表，世有「蘇黃」之稱。他善行草書，楷法自成一家。

註：關於這位詩人神話甚多，不但他自命爲弱仙，而且世傳他的前身是個女子，宋人軼事類編詳述之。

參考書：

(1) 宋史本傳(宋史第四四四卷)

(2) 別傳，周季風撰(見年譜)

(3) 黃山谷年譜，黃魯撰

(16) 王庭筠(藝術家)

字子端，自號黃華山主。蓋州熊岳(今遼寧熊岳縣)人。金天德三年(一一五一)生，泰和二年(一二〇二)

卒，年五十二歲(註)。

他生存的半世紀正是漢族退居南方，準備與異族作長期抵抗的時期。一一四一年，宋金和議忍痛告成，留下幾十次變亂的傷痕，讓人詠嘆嘆息！但是，因爲家世的關係，這樣事對於他却影響甚微。他的三十二代祖名烈，原是太原祁人，漢末時避亂徙居遼東，以後遼東亦亂，子孫散處東夷。傳十世至文林，仕高麗，爲西部將，歿於王事；又八世至樂德，居渤海以孝聞；樂德的曾孫名繼遠，仕於遼，爲翰林學士，遷家遼陽；又六世至他的曾祖永壽，乃遷居燕州；他的祖父政仕金朝，官至舍吾衛上將軍，建州保靜軍節度使；他的父親遵古，正隆五年進士，爲中大夫翰林直學士。他自己又是太師南陽郡王張公告的外孫，娶妻張氏，是太師的孫女。有子三人皆早死，又有女三人；其長者能詩，當時皇帝召見，大加驚異；次女入侍掖庭。

《金史上說他「生末期視書識十七字」；六歲聞父兄誦書，能通大義，讀書五行俱下，日記五千餘言；七歲學詩；十一歲就能賦全題。

年二十六歲，他中了進士，調恩州軍事判官，臨府即有聲。再調絳陶主簿，自以爲不得志，隱居黃華山。山居前後十年，悉力經史，飽讀羣書，所以「學益博，志節益高，而名益重」。後來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遷翰林修撰。

他工書畫，尤善山水墨竹。著有文集四十卷，及蒙辨十卷。中州集刊入他的樂府十一首。

參考書：

註：《金史本傳》作年四十七歲，此處從三續疑年錄，據黃華山集。

(1) 金史本傳(金史第一二六卷)

(2) 黃華墓碑，元好問撰(見元遺山集)

引 三

元 (一二七七—一三六八)

「一二七七到一三六八年是謂元代，這九十餘年是蒙古族統治中國的時代。蒙古族起自朔漠，爲人悍悍強健，精於騎射。宋時由鄂爾運河流域，移居不見罕山麓，部族漸強。十三世紀初，金軍武力漸衰，蒙古的酋長成吉思汗遂統一諸部族，略取內外蒙古，南侵金，……先後滅金與宋，統一中國。」……「元初

分國內人民爲四個階級：1 蒙古人，2 色目人（西域及歐洲各藩屬人）；3 「漢人」（契丹，汝真人及中國黃河流域人）；4 南人（宋人）。其各行政機關的長官大都是蒙古人，至於漢人與南人亦能做佐貳。」（陸侃如：中國詩史第二二〇六至二二〇七頁）。

元代的教育形式與宋代同，有學校，書院與科舉三項。其中中央學校有三所；（1）蒙古國子學；（2）回回國子學；（3）國子學（爲漢人而設），以示階級的懸殊。此時無醫，法，書，算，諸學，地方學校亦不發達。國子學的教材，先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及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考試的內容，也與前代相倣，惟蒙古人與色目人所試較漢人從寬，而且前者只試兩場，後者需經三場。此時政府用人多由薦授，科舉徒具其名而已。真正研究學問的人，多投入書院，所以書院較前代發達得多，這是帝國主義壓迫儒生的結果。

(17) 王恂(算學家)

字贊甫，中山唐縣（今河北唐縣）人。宋端平元年（一二三四）生，元至元十七年（一二八〇）卒。年四十七歲。他的父親名良，金末爲中山府掾。家譜不詳。

他性極穎悟，當三歲時，家人示以書帙，輒識「風」「丁」二字。他的母親劉氏教以千字文，再過目即成誦。六歲就學，十三歲學九數，輒造其極，大保劉秉忠見之，大奇其才。以後南行從劉學。二十七歲時，世祖命他輔導裕宗爲太子伴讀，翌年擢太子贊善；二十九歲裕宗封燕王，敕兩府大臣凡有咨稟必令王恂與聞。

恂以算術著名，曾領國子祭酒，奉命釐正曆歲，與許衡等編考曆書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四十六歲授嘉議大夫，太史令。四十七歲曆成，是年卒。

延祐二年（一三一五），追贈推忠守正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定國公，諡文肅。

參考書：

元史本傳（元史第一六四卷）

(18) 劉因（經學家）

字夢吉，號靜修，保定容城人。宋淳祐九年（一二四九）生，元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卒。年四十五歲。

他世爲儒家，沒有做過很大的官：高祖助爲敦武校尉，臨洮府錄事判官；曾祖俱，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祖秉善未仕；叔祖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父名述，家甚貧。

他三歲就能識書，日記千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大約在這個時候他父親就已去世，奉事繼母至孝。他才器超邁，不到二十歲，就想能得如古人一樣的友伴。此時曾撰希聖解。在學時，同舍生皆莫能及。

年三十四，以學行薦於朝，徵授承德郎，右贊善大夫（繼王恂的職）。後以母疾辭歸。四十三歲時，皇帝又詔遣使者徵他爲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因爲病，固辭不起。又二年卒。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

他專攻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據元史所載，他的著作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是他自己所選的；又有文集十餘卷，及小學四書語錄，都是他的門人和故友所錄；又易繫辭說是他病中的親筆。今本靜修集共有三十卷（四庫總目），「其詞不惟有隱士出塵之想，兼如仙客御風之遊」。

他家貧甚至於不能葬父，得友人助，始克襄事。但是他「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貧，然非其義一介不取」。平常「家居教授，師道甚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當時公卿們，因聞其名往往來謁，但他總是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慢弗恤也」。

他體弱多病，死後尙無子。

參考書：

元史本傳（元史第一七一卷）

(19) 吳澄（經學家）

字幼清，號草廬先生，撫州崇仁（江西崇仁縣）人。宋淳祐九年（一二四九）生，元至順二年（一二三二）卒。年八十三。（註）

他生方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出就外傳，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親疑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之，他等到母親睡後，燃火再誦習；九歲，從郡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十五歲經傳皆通，專心聖賢之學；二十二中鄉試選，嘗舉進士不第。從二十四歲開始一直至六十歲在山中設帳，從事教授生活，所以成爲國之名儒。

。四方負笈從學者，不下千數百人。

至大元年，他六十歲召爲國子監丞，超遷翰林學士，進階大中大夫。七十六歲左右爲經筵講官。後又主修英宗實錄，錄成，稱病歸家。詔加資善大夫，卒諡文正。

他一生大部分的時間，全花在私人講學上，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肯置。對於易，春秋，禮記，各有著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叙，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有文集一百卷（四庫總目），學基，學統，二篇……等。

註：疑年錄及元史作卒於元統元年（一三三三），年八十五歲，此從疑年錄文正集。

參考書：

元史本傳（元史第一七一卷）

(20) 陳櫟（經學家）

字壽翁，號定宇先生。徵之休寧（今安徽休寧縣）人。宋淳祐十二年（一二五二）生，元元統二年（一三三四）卒。年八十三歲。

他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年十五鄉人皆師之。

他崇朱熹之學，宋亡隱居著書。年六十餘，地方官強迫赴科舉，結果試鄉闈中選，不赴禮部。在家講學，數十年不出戶。有定宇集十六卷，別集一卷（四庫總目）。

附 錄

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

參考書

元史本傳（元史第一八九卷）

(21) 齊履謙（天文學家）

字伯恒。籍貫不詳。生於中統四年（一二六三），卒於天歷二年（一三二九），年六十七歲。

他的家譜我們也不大知道。元史中只說他的父親名義，善算術。他生六歲即隨父至京師；七歲，讀書一過即能記憶；年十一，學推步星歷，盡曉其法；十三，從師聞聖賢之學；自是以窮理爲務，非洙泗伊洛之書不讀。十七歲那一年，政府初立太史局，改治新曆，他補爲星曆生。當時太史王恂問以算數，同輩皆不能對，他獨隨問隨答，响大奇之。他篤學勤苦，家貧無書，至爲星曆生之後，環境較優，則晝夜諷誦，深究自得。其學博洽精通，上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曆，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貫。尤精經籍。

他是元朝的一個大科學家，對於天文，地理的理論方面多所詮釋，實驗方法方面也有所發明。以下述他的仕履及成就。

三十歲授星曆教授，三十六歲遷保章正，始專曆官之政，從這一年至四十歲，他在科學上的成就如次：

(一) 大德元年，三十五歲，改造碑漏（一種時計）。

(二) 大德三年，三十七歲，舉十事證明日當蝕而不蝕之理。

(三)大德六年，四十歲，推算日蝕之常數，並言積分之理。

其他如說明地震之由，及弭災之道，則近於神話。此外曾用新法製造樂器，但因為邊官所以沒有什麼成績。四十八歲，升授時郎秋官正兼冬官正事；四十九歲擢國子監丞，改授奉直大夫，國子司業。此時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嘗少怠。因為他教養有法，所以諸生皆畏服。不久，簽太史院事。五十二歲復為國子司業，教道甚嚴，注重考試，定計分標準，立罷齋積分法。五十九歲拜太史院使。六十歲宣撫江西，福建，黜罷官吏之貪污者四百餘人，遂招衆怨，被誣。以後又為太史院使。卒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汝南郡公，諡文懿。

參考書：

元史本傳（元史第一七二卷）

(22) 吳萊（經學家）

字立夫，浦陽（屬今浙江浦江縣？）人。大德元年（一二九七）生，後至元六年（一三四〇）卒。年四十四歲。

當他四歲的時候，母親盛氏口授孝經，論語及穀梁傳，隨能成誦；七歲能屬文賦詩。嘗往族父家，日易漢書一帙以去。某次族父迫扣之，他琅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是，衆驚以為神。因此這位族父乃盡出所有書以讀之，自是學貫古今，無所不考。年不及二十，以朝廷有事倭夷，撰論倭千七百言，議論俊爽，識者謂有秦漢之風。

他中過鄉舉，但試禮部不第，所以退居深窆山中，自號深窆山道人，益力研究，專心著述。後薦署饒山路長。

書院山長，未行而卒。他的著作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詩文六十卷等。

好遠遊，管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遇中原奇絕處，及昔人歌舞戰鬥之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慰，頗謂有司馬子長遺風。

參考書

(1) 元史本傳 (元史第二八一卷)

(2) 浦陽人物記，宋濂撰 (知不足齋叢書)

引 四

明 (一三六八—一六四三)

這一時期二百數十年，是漢族統治中國的時代。明太祖起自畎畝，在開國之初，文人頗受獎勵及重視。及海內既定，屢興大獄；文人輒因細故，殺戮無赦。燕王篡位（一四〇二），爲禍尤烈；方孝孺十族誅連，解縉庾死獄中，足表當時情況之一般。那些不肖文人惟伺主司之好尚，以千尺寸之祿而已。一五二〇以後，內則奸臣弄政，外則流寇四起，預告了一六四三年的亡國事件。

明的教育，除了承繼前代的學說及制度外，只有更專制化，更機械化。此時的中央大學叫做國子監，其學生稱爲監生。至於地方學校的學生，有廩生，增生，附生的分別。另一方面，由鄉試出身的學子叫做

舉人。監生和舉人同樣地參加會試及殿試。四書五經爲國子監的教材，此外尚有律令，書數，習字等。至於地方學校的課程則有禮，射，書，數的規定。

此時科舉只有進士一種。每三年舉行一次，謂之「大比」。進士分三甲發榜：第一甲只有三名，賜進士及第（第一名狀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第二甲若干名，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若干名，賜同進士出身。放試的內容可分爲三類：（1）經義（四書，五經）；（2）當代的詔誥律令；（3）史事及時務策。試卷的文體多用排偶，通稱爲之制藝，俗名八股。士子在殿試取得進士以後，皇帝即授狀元以修撰，榜眼探花以編修。二三甲即可選庶吉士，放選了庶吉士之後，即可進入翰林院，或拔入館選，或命其觀政，儼然將來的宰輔。

(23) 方孝孺（政治家）

字希直，一字希古，號遜志，學者稱他爲正學先生。寧海（今浙江寧海縣）人。元至正十七年（一三五七）生，明建文四年（一四〇二）卒，年四十六歲。

他的高祖名重桂，是鄉進士；曾祖，子野；祖，綱元；父，克勤，洪武年間的循吏。他有兄弟二人，自己排行第二。

先生生二歲雙眸子爛爛如電；年三歲能識數目方隅，達者知其非凡；四歲精敏絕倫，步趨不苟；五歲知讀書，

章句；六歲能詩，曾顯山水隱者曰：「棟宇參差逼翠微，路通猶恐世人知；等閑識得春風面，臥看白雲初起時」。七歲母親病故，哀慟如成人；八歲讀書見冊中載聖賢名字，或聖賢良將相形貌，即有願學之心；九歲能暗記五經；十歲每日讀書盈寸；十一歲每日靜坐一室，不出門庭，理趣會心，雖鐘鼓鳴，風雨作，他都不覺得；十二歲繼母又卒，他悲傷不輟；十三歲善唱詩，文詞，雄厚醇深，千言立就，鄉人呼爲小韓子；十四歲作幼儀雜銘，自爲勉勵；十五歲侍父宦遊，歷覽齊魯故墟，謁周公孔子廟宅，以周孔自處。曾自謂貌與今人同，但心似古人。十八歲作釋統三章，聖慮論十首；十九歲，父親因事入獄，他上書政府，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二十歲父卒，悲慟至絕。二十一歲從學於宋廡（宋是明初之第一位文人，前朝經學家吳棗的門人，嘗主修元史）。二十六歲結婚。

二十七歲是他一生抬頭的時期：這一年至京師應皇帝召見，試「靈芝甘露論」，大異其才，在東宮賜宴。但因爲他年紀還輕，所以遣還鄉，老其才，請待將來輔佐皇太孫。三十一歲有讐家和他的叔氏構難，詞連及他，地方官將全家逮送京師論罪，幸皇帝見到他的名字，特命開釋。後除漢中府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不久，蜀獻王聞其賢名，聘爲世子師。

洪武三十一年，四十二歲，皇太孫（惠帝）即位，尊太祖遺命，召他爲翰林侍講，直文淵閣。自此以後，日侍左右備顧問。先生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皆爲咨議。建文元年（三九九）七月，燕王棣反；四年（一四〇二）六月，棣兵渡江，惠帝自焚死；京師陷落，棣自立爲皇帝（是謂成祖），乃大索孝儒等五十餘人。孝儒被縛至，新皇帝令他草登極詔，衰絰執杖，仆地大慟，聲徹殿陛。皇帝授筆給他，并自命彼乃效周公輔成王，用種種話

慰勞他。但他投筆於地，哭且罵。皇帝大怒，令以刀割其舌，至兩耳旁，他還是含血怒罵。皇帝再強之，他在紙上大書「燕賊篡位」四字。皇帝怒道：「汝不顧九族耶？」他奮然答應：「便十族奈何！」結果，宗族親友前後坐誅數百人。古族滅至九而止，成祖把他的門人一網打盡，整成十族。

常燕王在北平發動時，姚廣孝再三叮囑：「殺孝儒，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但孝儒自己都未視文藝，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他的絕命詞云：

「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

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在四十歲以前他家境甚貧，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他的著作有遼志（齊集二十四卷（四庫總目））。

參考書：

（1）明史本傳（明史第一四一卷）

（2）方正學先生年譜，盧濱撰

附 錄

四五

(3) 遜志齋集

(24) 解縉(文學家)

字大紳，吉水(今江西吉水縣)人。洪武二年(一三六九)生，永樂十三年(一四一五)卒，年四十七歲。

他的祖父元，爲元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義死。父親名開，明太祖嘗召見，與論文事，欲官之，辭去。

當他四歲時，某日出遊，偶跌於市。衆人笑之。他自吟曰：「細雨落綢繆，磚街滑似油；鳳凰跌在地，笑殺一羣牛」。年六歲，族祖戲問他：小兒何所愛，他即應聲作詩四絕：

(一)小兒何所愛，愛者芝蘭室，更欲附飛龍，上天看紅日。

(二)人道日在天，我道日在心，不省鷄鳴時，冷然鐘磬音。

(三)聖人有六經，天地有日月，日月萬古明，六經終不滅。

(四)小兒何所愛，夜夢筆生花，花根在何處，丹府是吾家。

二十歲中進士，授庶吉士。嘗艸疏萬言指斥時政，皇帝稱其才。以後又獻太平十策。不久因語觸尙書，皇帝以爲他亢散自恣，改御史。此時適韓國公李善長得罪死，他代郎中王國用草疏白其冤，又爲同官夏長文章疏劾都御史袁泰。皇帝看他年紀還輕，多話，愛管份外之事，令回家進業。二十歲以前，他在政治上可以說是毫無成就。

三十二歲那年燕王即位，他擢爲待讀，入直文淵閣，預機務。累進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與姚廣孝等編

永樂大典。以後因為定儲議事，爲漢王所譏，出爲廣西參議。將要赴任之時，禮部郎中說他有怨言，所以改交趾，奉命督餉化州。永樂八年（一四一〇），他四十二歲，因爲奏事進京，會皇帝北征，入謁太子。因此漢王說他私覲，謀不軌。結果被逮入獄。越五年卒於獄中。

他曾與黃淮等奉敕修撰古今列女傳，有文毅集十六卷（四庫總目）行世。

參考書：

（1）明史本傳（明史第一四七卷）

（2）南溟詩話，都穆撰（知不足齋叢書）

(25) 祝允明（文學家）

字希哲，自號枝山，又號枝指（註），長洲（屬今江蘇吳縣）人。天順四年（一四六〇）生，嘉靖五年（一五二六）卒年六十七歲。

他是參政顯之孫，宏治五年（一四九二），他三十三歲中舉人，授廣東興甯知縣，捕戮盜魁三十餘，全縣平安。以後又遷應天通判，不久稱病歸家，以布衣終。他的兒子名績，正德中進士，官至廣西左布政使。以下據明史略述他的智慧及性格：

他生五歲能作徑尺字；九歲能詩；稍長，博覽群集，文章有奇氣。當筵疾書，思作湧泉。尤工書法，名動海內。

。他好酒色，六博；善新聲。求文及書者踵至，多賄錢掩得之。他又惡禮法士，亦不問生產。有所入輒召客豪飲，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錢。晚年更窮，每出，追呼索遺者，相隨於後，他更覺得高興。他的著作有詩文集六十卷，其他雜著百餘卷。

註：他生即枝指，故有此名，此事對於他一生的性格發展，也許有些影響。

參考書：

明史本傳（明史第二八六卷）

(26) 楊慎（文學家）

字用修，別號升菴，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宏治元年（一四八八）生，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卒，年七十二歲。

他的先世本廬陵人，因避亂入蜀，居新都。六世祖名世賢。高祖名壽山，曾祖名孜。祖父名留耕，爲湖廣提學僉事。留耕公有七子。長子名廷和，即慎的父親，十二歲中舉人，二十歲中進士，由翰林庶吉士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首相兩朝，有除難定策之功，又是有名的散曲家，明史有傳。慎即廷和的長子，有兄弟三人，不過都是後母生的。當他十歲時，母親黃氏教之句讀，并授以唐絕句，輒成誦。又以筆管印紙作圈，令他寫字於圈中。這時楷法就很可觀。十一歲能詩，有「一盞孤燈照玉堂」之句，是年母親卒，他悲號廢食。十二歲賦象棋詩曰：「兵卒衝

千里，將軍坐九宮；追風看馬躍，吉日想車攻；士相維城固，江河天塹雄；笑談翻幾句，月白映燈紅」。是歲讀易經，兩句而洽，不遺一字。又作擬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等語。某日父親與其叔觀畫，問他「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爲公正」？他舉唐元微之的詩作答。叔父認爲詩未見佳，令他重作。他即呈稿，句云：「會心山水真如畫，名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禦寇，影形相贈晉詩人」。十四歲隨父親至京師，有過涓城送別詩及霜葉賦。他的詠馬嵬坡詩云：「鳳輦匆匆下九天，馬嵬西去路三千，漁陽鼓鼓塵塵裏，蜀棧鈴聲夜雨邊。方士遊魂招不返，詞人長恨曲空傳。蛾眉尚有高邱在，戰骨潼關更可憐」。是年又擬出御表并題赤壁圖詩。十九歲娶禮部主事王溥之女爲妻。二十歲應四川鄉試，擢易魁。二十一歲上禮部，當時主考者已將其卷置首表選，但因不慎，失燭污卷，遂落第。所以他到了二十四歲，才考取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

三十四歲，授經筵講官，適大禮議起（註），他與同列極諫，皇帝命執首事下獄。他與王元正等據門大哭。皇帝愈怒，下詔獄廷杖之，這是三十七歲的事。他在獄中被杖數次，斃而復生。三十八歲削籍，遣戍雲南永昌衛。從三十八歲至死，始終過着投荒的生活。

他因爲投荒多暇，所以書無所不覽。記誦之博，著述之富，明時推爲第一。——今本合集中有考證動物，植物百餘種。他又能樂府，工彈詞，在戲曲史上與乃父齊名。

他的資性，他一生的境遇迫他變成放佚頹廢。相傳在瀘州時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鬥生鼻之，諸妓捧觴遊行市中，滿不在乎。世宗惡其父子特甚，每問儂作何狀，閣臣以老病對，乃稍解。這話傳入他的耳中，益加縱酒浪漫。

註：這本來也是一件小事，因為武宗無嗣，死後立世宗，那些謀得新君寵任的人，大發投機之思，請世宗尊道自己父母的聖號：稱孝宗爲皇伯考，武宗爲皇兄。然而舊皇帝的信臣們，便認爲這是忘本，大逆不道，盡死諫之能事，引起了這一場大風波。

參考書：

(1) 明史本傳(明史第一九二卷)

(2) 升菴年譜(見本集)

(3) 楊升菴合集

(27) 楊繼盛(政治家)

字仲芳，別號叔山。保定容城(今河北容城)人。至德十一年(一五一六)生，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卒，年四十歲。

他世居小興州，因避倭患，徙保府容城，十餘代以耕讀爲業。當他五歲時候(註一)，父親命將家產分爲三：父及庶母，庶兄取其二，他與生母及同懷兄得其一；六歲，兄與母又分居，再將家產分爲二，兄取其一，他和母親及姊得其一。這時耕種之苦，負戴之勞見者爲之歎息！七歲母卒，只好隨兄生活；八歲牧牛，夜宿塢園瓜舖。某日從里熟過，見他兄讀書，心好之，要求其兄許他從塾師學，兄說：「若幼何學」？他答道：「任牛反不任學耶」？由是兄言於父諷他上學，但另一方面還得放牛。這時讀書四五過即成誦，入學四五日即能對對。某日有一年長之人來塾求學，先生出「老學生」，他對「小進士」。九歲退學，專供牧牛事。又因爲牧牛失期，見兄責，(其兄曾罵

：「當餓死汝！」所以分居。他自炊米豆，作飯食，鄉人爲之流涕。十歲那一年，春天秋天讀書，夏天牧牛。某日有客至，家中無酒，父親出句：「無酒是窮主」，他對「有兒爲名臣」。自此之後父親鍾愛之，庶母也漸加愛。十一歲，父親以鄉間見聞不廣，送他入邑讀書。這一年父親死，靈柩在堂，本縣拘其兄作收糧大戶。兒不能去，由他代役，收納記算皆不錯誤。十二歲至十七歲數年中皆從師學。十三歲那年，某日師偶外出，他和學伴們作布陣相戰之戲，爲師所遇。衆人皆藏匿，老師要他們罰跪，出對云：「藏形匿影」，對成者先起。他隨答道：「顯姓揚名」。師稱爲絕對。自此之後甚愛他，始教以作文法，治書經。十八歲參加縣考試，得一等第四名。十九歲結婚，娶張氏，其賢慧。這時專務舉業，過着苦讀的生活。家中窮不可言狀：雖然結了婚，可是尙住在一個和尚寺中讀書，自操井甕之勞。夜無衾，纔寢疾走使暖。剛好和尚得癩疫，他激於義竟爲治湯藥。一直到三十二歲，中進士，入仕途。任職兵部。

他的出身如此，一開始做官，就碰了一個大釘子。三十六歲（註二），因諷開馬市被逮入獄，受刑險死。不久即降謫，出爲陝西狄道縣典史。因爲他對於事業絲毫不苟，三十八歲四月陞山東諸城縣知縣；八月陞南京戶部雲南司主事；十月擢刑部湖廣司員外郎；十一月調兵部武選司。他素來以爲民除奸自負，這種氣節此時達到了焦點。在赴任南京的途中，擬疏劾當時宰相嚴嵩，訴嚴十大罪惡。三十八歲元旦，壇就劾嚴疏。十八日本上，二十日下獄，受形至苦，死而復蘇者數次。四十歲十月就市。其自著年譜即作於被難之年。留下遺囑兩道（一與其妻，一與其子），技肝瀝胆，不忍卒讀。臨刑賦詩云：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卒後追贈太常寺卿，諡忠愍。

註一：先生自謂：「因歲在母乳抱，狀奇異，頭蓋長且圓，人以爲壽星頭」。

註二：就任以後，他還是繼續努力學問。年三十二，曾自製許多樂器；三十五歲又大肆力於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

參考書：

- (1) 明史本傳(明史第二〇九卷)
- (2) 楊椒山先生自著年譜(見本集)
- (3) 行狀墓志銘(均見本集)
- (4) 楊忠愍集

引 五

清 (一六四四——一九一一)

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二百數十年間是滿族統治中國的時代。滿州民族人口不及漢族十分之一，而其文化比之漢族更是望洋興嘆。它那種遊牧生活時期的一切組織，自然不適用於土地廣大的中國。所以從立國至衰亡，所有一切制度不得不依明制，即是人才方面也得設法拉攏。威慰并濟，以維繫人心，以保太平。在一八九八之前，科舉學校等等常套，皆承前代所傳，即名稱亦略同。不過那時科舉又有常科與特科

之分：特科之外尚有翻譯科，前者如山林隱逸科，博學鴻文科……等，大半以網羅明末遺老，藉消滅其恢復祖國的思想；後者在予提倡滿蒙文字。那時八股盛行，復古爲尙，若沒有一八六二年英法聯軍的大砲，新制度的誕生那就很成問題了。

(28) 顧炎武 (經學家)

本名樞，字寧人，號亭林，自署蔣山傭。江南崑山（今江蘇崑山縣）人。明萬歷四十一年（一六一三）生，清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卒，年七十歲。（註一）

顧氏世爲望族，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南宋時遷海門，後復歸吳下。炎武的高祖名樞，刑科給事中；曾祖廣志（註二）爲共都侍郎；祖父紹芳爲左贊善；父同應官廩生，叔祖（亦即從祖）紹帝，國子生；從父同吉，早卒無子，家產頗饒；從母王氏，未婚守節。她的性格，對於這位嗣子一生行爲的發展，關係甚大。明亡她不食而卒，遺命炎武勿事二姓，顧氏在先妣行狀中云：「吾母居別室中，晝則紡織，夜觀書至二更乃息。尤好觀史記，通鑑，及本朝政紀諸書，而於劉文成，方忠烈，于忠肅諸人事，自炎武十數歲時，即舉以教」。可見她不但賢淑，而且多才。他生而雙瞳子中白邊黑，三歲患痘，又眇一隻右眼，「其貌似不足稱」。六歲讀大學，「一目十行」；七歲就塾，四書本經俱讀全註；九歲讀周易；十歲讀孫吳兵法，左傳，國語，國策，史記；十一歲讀資治通鑑；十二歲始習科舉文字，十三歲納穀寄學（註三）；十四歲讀通鑑舉，讀書，詩，春秋，取入本學二十二名；是年入復社，即有名；十六歲熟究天文，地理，兵農，水土，及一代興革之故；十八歲科試，卷列一等二十名；十九歲歲試列一

等十一名，是年結婚。從此之後十餘年，中華民國的國境中，正是流寇猖獗，異族大肆侵略。他只是埋頭苦幹講求經世之學。

一六四三年思宗自殺，清兵入關。翌年（順治元年）他三十二歲，移家常熟；第二年清兵渡江，他參加義勇軍，從軍至蘇州，兵敗脫走。母親絕食卒。

因為他母親的一句話，他始終沒有做過官。但是做官的機會實在並不是沒有，其中有兩次吸引力最大：一次是順治二年，他二十三歲，那時兩朝交替，正是那些朋末不得志的遺臣們，在官場上大顯身手的時候，閩唐王遙授以兵部職方郎中，他不赴。一次在他將死之前四年，康熙十七年，政府以纂修明史，開「博學宏儒」科，大臣爭荐之，他並力辭。他既不做官，所以在三十二歲以後，除讀書著作外，遍遊沿江一帶，觀山川之勝；曾六謁孝陵，東遊會稽，北走榆林，登秦山，上北嶽，歷西北阨塞，東南海陬。天下郡國利病，皆經目擊。同時他精力絕人，能夠將讀書與遊覽打成一片；所至之地以二贏二馬載書，遇邊塞亭障，必詢曲折，有與平日不合，即發書對勘。在平原大野，則於鞍上默誦諸經註疏；手所抄錄，皆作蠅頭行楷。他如此勤勵，無一日虛度，所以見人宴飲，終日輒為捫眉，甚至於批評人家，致怨在所不顧，因此被稱為「生性兀傲，不諧於世」（漢學師承記）。又有人說他：「義士不合於時，以遊為隱；豐姿不揚，而留心經術。」（王山史山志）（註四）

他一生中却有無數極不愉快的人事問題：

第一，他自己是個嗣子，所最怕的就是無子。他十九歲娶王氏，無子；三十七歲納妾韓氏，三十八歲生子（名詒穀），四十一歲詒穀殤；更納載氏，終不得子。

第二，順治七年，他三十八歲，有怨家欲陷之，遂僞作商人，改名蔣山樞，由嘉禾竄京口，之金陵。

第三，其三世僕名陸恩，見他久不歸，投身於豪里家。四十三歲那一年，他回到崑山，擒之，數其罪，投於水。由是叛黨誣之，被捕，移獄松江。翌年春，蒙釋放，回崑山。仇人又使刺客擊之，傷首，遇救得免。

第四，五十六歲，又牽連於文字獄，繫半年始得自由。

註一：此處從年譜，清史儒林及全祖望的神道表，作康熙三十年卒，年六十九歲。

註二：漢學師承記作廣志，年譜作章志。

註三：明制寄學經提舉考取歲試後，准爲附生。

註四：先生與同里歸莊甚善，有「歸翁頭怪」之目。

參考書：

- (1) 清史稿，儒林列傳（第六十八卷）
- (2) 年譜（1）張程撰，見粵雅堂叢書，與閔若璩合刻；2 金吳澗等編，與歸莊朱喜合刻；3 吳映奎撰，見遺書。
- (3) 漢學師承記，江藩撰（見粵雅堂叢書）
- (4) 顧亭林文集
- (5) 日知錄

(29) 吳敬梓 (小說家)

字敬軒，號文木，安徽全椒人。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生，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卒。年五十四歲。

他的家起先業農，後來行醫。高祖吳沛（寔生）生五子：四成進士一爲農，其中之一名國對排行第四，即敬梓的曾祖，順治戊戌進士一甲第三人。祖名旦是國對的長子，增監生，考授州同知，是一個孝子，早死；父名霖起，康熙丙寅拔貢，做過江蘇鹽榆縣的教諭。曾捐貲破產，興學宮，因爲不曉得敬重上司，丟了官，家業遂衰。

他幼即穎異，善記誦；稍長精文選，詩賦援筆立成。十三歲母親死，十四歲隨父到鹽榆縣教諭任所，二十歲中秀才；二十三歲，父親死。他不善生產，即開始浪遊。三十二歲移家金陵，舊產探霍將盡。三十五歲開「博學鴻詞」科，他因病不能赴考。以後病愈看到他人落第，尚出種種醜態，他才真正惡舉業，痛恨八股，「鄉試也不應，科舉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註）

四十歲，他在南京爲文壇盟主，集同志建先賢祠於雨花山麓，祀秦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資不足乃售所居屋以成之，家因之益貧。以後遊揚州，尤落拓縱酒，窮極以書易米，嘗數日不食。冬日天寒，他邀同輩五六人，乘月出城門，繞城堞行數十里，歌吟嘯呼，相與應和，至天明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謂之暖足。他有子三人，長名煥官內閣中書舍人，寧武府同知（註二）。但是程晉芳在他的寄懷詩說：「阿郎雖得官，職此貧更增」。

他的著作有儒林外史五十五回，詩說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詩七卷。胡適說：「我們安徽的第一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劉大櫟，也不是姚鼐，而是全椒縣的吳敬梓。」

註一：此據胡適考證。程晉芳在傳中說，那時安徽巡撫趙國麟薦他，他裝病不應考。胡先生說他那時真病，而且還很熱心科名。趙國麟並沒有聽他。以後聽說別人落第，還認為公大夫，安知非謬，他的楊林外史即專寫關於此中者之真相。胡先生言前人所未言，不但在史證上使人信服，在心理的解釋上，也極自然。

註二：他是一個算學家，婦人傳有傳，文木集附有詩一卷，詞一卷，是他做的，中有詩三首，作年在十五歲。

參考書：

- (1) 吳敬梓傳，胡適撰（見胡適文存第一集四卷；內附有程晉芳作的傳）
(2) 年譜，胡適撰（見文木山房集）

(30) 段玉裁（文字學家）

字若膺，號茂堂，江蘇金壇人。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生，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卒。年八十一歲。

他的先世名百三，自河南隨宋西渡，卜居金壇，傳至十五世，到他的曾祖名武，邑庠生；他的祖父名文，也是邑庠生；父親名得辛，邑廩生，家亦貧。父祖皆以授徒為生。母史氏，有兄弟四人，他居長。

當五歲時他從祖父發蒙，七歲讀論語，至南面章；八歲從其叔父讀胡安國春秋傳，讀書有兼人之資，日造數千言。十一歲讀左氏傳，十三歲讀朱子小學，補邑庠生。應試時，能背誦小學，四子書，詩，書，易，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及胡傳。學使尹會一寵異之，知為大器。授以小學。年十四，尹學使召諸生言志，他說「生無能，唯願不忘父母而已」。十八歲母卒。二十歲至二十五歲之間，學音律詞術。二十六歲中式江蘇庚辰恩科，更志於音韻之

學。二十七歲在京會試不第，以舉人教習景山萬善殿官學。二十九歲以後從戴東原先生學；三十三歲以後開始著作。他一生沒有做過大官，除了三十六歲至四十六歲十年間，當了貴州四川幾任知縣之外，時間完全我存著作上頭。梁起超先生列他爲清代學術全盛期中的代表人物。他所著說文解字注三十卷，王念孫謂：「千七百年來無此作」。參考書：

(1) 清史稿，儒林列傳(第六十八卷)

(2) 段玉裁先生年譜，劉盼遂撰(見段玉學五種)

(3) 墓志銘，王念孫撰(見王集)

(31) 張鏞(實業家)

字季直，號齋翁，江蘇南通人，清咸豐三年(一八五三)生，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卒。年七十四歲。

他的先世務農業商，家境稍裕。有兄弟五人，自己排行第四。他生時即太平天國三年，年十二太平天國亡。

他四歲始讀千字文，五歲能背誦，一字無誤。是歲從師讀。自五歲至十一歲七年中，讀三字經，百家姓，神童詩，酒詩鑑略，千家詩，孝經，學庸，論孟畢。十一歲始授詩經國風二册，學屬對三四五字，但是非特不知四聲，並平仄聲亦不了解。是年師出「日沉水底」，他對「日懸天上」。十二歲延師於家，與兄弟輩自任洒掃羹除，重學學庸，論孟，日背六十七行或百行，能屬對。某日師出「人騎白馬門前去」他對「我踏金鷄海上來」。是年父親令與叔兄五弟隨傭工鋤棉田，覺得太苦，乃益專意讀書。某日用泥水匠用的聖帝，在神龕後背大書「指上生春」

四字，字大一尺七寸，人稱張氏第四子能書。十三歲讀論孟，詩，書，易，孝經，爾雅竟；學爲五七言詩；試帖自二韻至六韻；制藝作講首。十四歲讀禮，春秋，左傳；作八韻詩；制藝成篇。十五讀周禮，儀禮，苦儀禮難讀，亦不甚了解。十六歲應院試，取第二十六名附學生員。此時見同邑生比他年幼而名高，乃益自厲。睡時駢竹於枕，一轉即醒，醒時即讀，夜必盡油二盞。十七歲讀網鑑，易知錄，通鑑綱目；十八歲科試一等十六名；二十二歲試取一等四名，經古五名補增廩生。是年結婚，始有日記。二十三歲作書學撥鏡法；二十四歲入提督吳長慶軍幕；二十七歲科試取貢元，三院會考取第一名。三十歲主吳提督軍幕；奉朝命，援護朝鮮定亂；作東征事略，上乘時規復流亂策及朝鮮善後六策。

三十三歲國子監考試取第一名；三十六歲在開封，計劃黃河決口工程，策未行。三十六歲至四十一歲中，曾長翰檢選書院，太倉婁江書院，及崇明瀛洲書院，并且修了幾個縣志。

甲午中日戰事作，他年已四十二歲，上禮部會試，殿試一甲第一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他中了狀元之後，即南返，大興實業。以下將的事業特要記載：

四十三歲，創辦大牛紗廠。

四十六歲，總理兩江商務局商會；是年戊戌政變。

四十八歲，辦通海懲牧公司。

五十歲，立通州師範學校。

五十一歲，創呂四鹽業公司，及漁業公司；遊歷日本考察；發表疏准入海議，及變鹽法議。

五十二歲，設立新育嬰堂；創辦漁業公司，上海大達輪船輪步公司，天生港輪步內河輪船公司。
五十三歲，設立城鄉各初等小學博士物館，唐縣縣徒學校，吳淞商船學校；任震旦大學校董；立中國公學。

五十四歲，創復旦學院，任蘇省鐵路公司協理，發表復淮潯河標本兼治議。

五十五歲，立通州女子師範學校，創崇明大生第二紗廠，發表勸興盲啞學堂書，籌字爲育嬰堂經費。

五十六歲，測地方輿圖。

五十七歲，改建地方監獄，任江蘇諮議局議長。

五十八歲，設全國農業聯合會，任地方議會議長。

五十九歲，任中央教育會長。革命軍起，清廷任爲江蘇宣慰使，又組責任內閣，任爲農工商部大臣，皆電辭。是年任兩淮鹽政總理。清帝遜位，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實業部長。

六十歲，（民國元年）以後：設立醫院，盲啞學校，圖書館，養老院，殘院，貧民工場，各種實業學校；任濱冶平公司總理，工商農林部總長，全國水利總裁，華成鹽業公司總理；計創導淮；設立伶工學社，警察養成所，蠶業講習所，海門大生第三紗廠，淮海實業銀行，南通大渠；數次籌字爲慈善事業經費。

參考書：

（一）年譜，張自著（見張季子九錄）

（二）張季子九錄，張怡祖編（內分：政聞，實業，教育，自治，慈善，文詩等九類）

(32) 梁啟超 (政治家，國學家)

字卓如，號任公，自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生，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卒。年六十七歲。

先生幼有宿慧，六歲讀經書；八歲能文章；十三歲治戴（震）段（玉裁）王（念孫）之學；十七歲中舉人，會試不第。遇康有為一見大服，遂執業為弟子。十八歲治偽經考。

後遇譚嗣同，林旭等，乃盡棄舊學，倡維新變法之說，從事政治活動。二十六歲，戊戌政變，同輩被難者六人。他逃往日本，徧遊歐美各國。四十歲民國成立，袁世凱為總統，任為司法總長，未就；翌年進步黨成立，推為領袖；熊希齡組閣，仍為司法總長。四十五歲，段祺瑞組閣，為財政總長；段閣倒，重遊英法各國。四十八歲返國，始覺悟己性不適政治生涯，徧遊國內各省，專事著述講學。垂終臥病協和醫院，猶為辛棄疾作年譜。

參考書：

(1) 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著（商務，自第一三七至一五〇頁實係其自傳）

(2) 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梁廷燦編（中華）

註：燕京大學魯田先生撰有梁氏年譜，惟未發表不便引用。

(33) 林旭 (政治家，戊戌六君子之一)

字敬谷，號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建閩侯縣）人。光緒元年（一八七五）生，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卒。

年二十四歲。

他的祖父名福祚，安徽東流縣知縣；父百敬，邑諸生，妻沈氏名鶴，字孟雅，是同邑尚書沈葆楨的孫女，貌英爽，聰穎能文詞，有槐樓詩詞集一卷。

他年幼即喪父，從塾師學，爲律賦出語驚其長者，喜瀏覽群書。但因家貧，故閱市借人，人見其強記，樂與之。年十餘歲，終於金陵，遊武昌，僞識一時所謂名流。十九歲回里，應鄉試，三次皆取得第一名，即領鄉薦入京，闡作傳誦天下。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他二十四歲）入都之後，結識康有爲，梁啓超等；與閩學會，辦通藝學堂，大專政治活動。不久，官內閣中書。此時皇帝銳意改革國事，特加他四品卿銜，入軍機，參預新政。十日之中，所陳奏甚多。孝欽后再聽政，被誅。臨刑時呼監斬吏問罪名。

他本來是個書生，工於詩詞，力學黃山谷，著有曉翠軒詩集傳世。梁任公先生說「其詩詞，駢散文皆天授；文如漢魏人，詩如宋人」。又說「其文與雅奇偉」（石遺老人謂其詩「苦澁幽僻」）。遇康梁之後才棄詩文，治義理經世之學，倡變法。

他性好談論，片刻不少密，至倦則斷。他家雖貧，然不能惡衣菲食。入京之後，微歌選伎，極奢華之能事，弄到親友不能給，則更熱心上進。

參考書：

（一）戊戌六君子傳，梁啟超撰（見飲冰室文集）

(2) 林旭傳，陳衍撰（見石遺室文集）

(3) 閩侯縣志。

(34) 王國維（國學家）

字靜安，亦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亦號永觀。浙江海寧人。光緒三年（一八七七）生，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卒。年五十一歲。

他的先世籍開封，當北宋時，遠祖三世（珪，光祖，凜）以武功顯，兩世死於國難，宋史有傳。至高宗時，子孫南渡，遂遷家海寧。他的高祖名建旌，國學生，地封朝議大夫；曾祖名溶，國學生；本生曾祖瀚，國學生；祖嗣輝，國學生；本生祖嗣巨，國學生；父名適舉攻書畫，篆刻及詩古文辭，因為洪楊事變，棄儒而就賈。他的生母凌氏，生子女各一，他居幼，比其姊小五歲。

他生四歲母病卒，這時甫離襁褓，其姊亦年僅九歲，賴祖姑母及叔祖母提撫撫養，至於成立；七歲始就傳於鄰塾；九歲父親繼娶葉氏；十一歲從師讀，家中有書五六篋，除十三經注疏為他所不喜讀之外，其餘之書晚自塾歸即泛覽之，文名噪於鄉里；十六歲入州學，歲試第二十一名。此時始讀前四史，自稱為平生讀書之始。又治舉業，其間學駢散文，但是用力不專，略形似而已。十七歲到杭州應科試不終場而歸；十八歲甲午事竣，中日開釁，他始知世有所謂新學者，但家貧不能以資供遊學，居恒快快。二十歲結婚，妻莫氏世業商。因為他不喜帖括文，二十一歲應鄉試又落第；乃為人權家塾。二十二歲至滬入羅振玉所設之東方學社，始治歐文，及新學。是歲羅先生讀

他的談話頗有：「千秋壯觀君知否，星海西頭望大秦」句，乃大異之。二十五歲，羅先生助贊，使他留學日本，入東京物理學校肄業，當時頗以幾何學一科爲苦。二十六歲患腳氣病返國，任職於南洋公學分校（校長即羅氏），兼爲羅先生編譯農學報，及教育世界雜誌；暇更習英文。是年始治哲學。二十七歲任職通州師範學校心理學，論理學教員，遍讀社會、心理、論理、哲學諸西書；善尼采，叔本華之說。二十八歲爲蘇州師範學校監督，主講心理、論理，社會諸學。中國第一本心理學教科書就是此時他所譯述的（原作者係丹麥 Holten），此外他還翻譯了一册名學，一册社會學。二十九歲刊幹安文集，興趣已漸由哲學轉到文學（註一）。三十歲隨羅先生北上，刊人間詞甲稿。三十一歲在學部總務司行走，充學部圖書館編輯，刊人間詞乙稿。自是以後，治戲曲史及考證之學。晚年致力於西北地理史事。

革命軍起義那一年（一九一一）他三十五歲，同羅先生逃往日本。民十二，他四十七歲，任職清宮南書房；後爲清華大學研究院教授。民十六，革命軍北上，他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註二）。清廢帝特下哀詔，諡忠愍。

註一：他體素羸弱，性復憂鬱，人生問題時常往復於其前，其三十自序一文詳言關於哲學之故。

「全投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全知其理，而余又愛其誤謬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論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所嗜嗜也。然求可信者，則寧在認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苦悶也。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註二：因爲他曾在故宮廢帝的書房中任職過，這位廢帝以後又被人迫走出宮，他的遺囑中又有「視此世變，縱無再辱」等語，所以有人

說他之死是「接君辱臣死」之義，此證實在難解！陳寅恪先生於其挽詞序（見國學論叢一卷三期）上以爲王氏之死，乃由於新舊兩種文化交替時所生的苦悶所致，一種文化衰落，則此種文化精神所凝聚的人，不得不與之共命而俱盡。「其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爲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

參考書：

- (1) 王靜安先生年譜，趙萬里撰（國學論叢一卷三期）
- (2) 王忠愍公傳，羅振玉撰（見遺書）
- (3) 王忠愍公遺書

「引」中所述各朝代的教育狀況，係參考自陳青之的中國教育史（民二五，商務，共八〇頁）及陳東原的中國教育史（民二五，商務，共五〇三頁）二書。材料來源見下列數書：

- (1) 唐六典
- (2) 唐會要
- (3) 通典——舉士

附 錄

附 錄

- (4) 新唐書——選舉志
- (5) 宋史——選舉
- (6) 元史——選舉志
- (7) 明史——選舉志
- (8) 文獻通考——選舉及學校
- (9) 續文獻通考——學校
- (10) 五禮通考——學禮
- (11) 續通典——選舉
- (12) 大清會典
- (13) 大清通禮
- (14) 皇朝通典
- (15) 皇朝文獻通考

2. The reliability of historiometric rating can even be higher than the ordinary rating of mental traits and the validity of historiopsychometry can be demonstrated.

3. The concept of undivided personality is justified as far as the matching method is concerned.

C. T. L.

August, 1939

ings of 2, 3, and 4 were made accordingly. Finally a table is presented to show the results of 2 ratings (interval 3 weeks) by CL and one by T. These results differ considerably from those obtained by Hsiao who applied "The study of values" to two groups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Group A consisting of 46 male students of arts and literature and Group B, 43 male students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s). Historical men of eminence, on the average, were rated higher than college men in most of the 6 basic types of interests. Critical ratios of the differences were determined. A comparison of the intercorrelations among types in the eminent group with those in a college group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basic life interest of historical eminent men seems to be broader, stronger and more manifold than ordinary men. With few exceptions, the inter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yp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decidedly positive and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negativ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atings are determined [in 2 ways: (1) correlation between first and second ratings of the same cases, and (2) correlation between 2 raters. Values of the former are found to be .88, .94, .85, .91, .90, and .89 respectively for the theoretical, economic, aesthetic, social,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The respective values of the latter are .88, .53, .64, .55, .72 and .40.

The validity of Quantitative Expression of Historical Genius' Mind. Two judges, one a male student of history, the other a female student of psychology, were asked to match 10 sets of statistical data (covering rank order of eminence and its q , average intelligence rating and its P. E., rating of adequacy of data and its P. E. and personality type rating with reliability of ratings for each type) with 10 biographical sketches. One hundred percent success in identification was obtained by judge A and eighty percent by judge B. The error made by B may be considered as a "good mistake". This evidently shows that the historiopsychometric method as used in our experiment is highly valid.

FINAL INTERPRETATION

This is a study in methodology. Conclusion drawn from the results are:

1. Quantitative treatment of mental traits of historical personalities is not only possible but can also be satisfactorily carried out if adequate biographical data are available.

ground, examination system, etc. of each dynasty; (2) To read and reread one third of the cases in order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nature of the data; (3) To rate as objectively as possible on the evidence recorded; (4) Not to overrate or be influenced by personal prestige in case no sufficient data are available; (5) To go over the list again and make any changes in rating if necessary. Results of the judges' ratings show that the average ratings for the 34 cases range from 7.0 to 9.5 (not far from I. Q. 140 to 190) with P. E. around .07.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verage rating is fairly symmetrical with a mean of 8.29 (I. Q. equivalent about 165) and a standard deviation of .67. The average reliability of ratings is .85 obtained by correlation with re-rating after an interval of some four weeks (.89 for CW; .73 for W; .93 for T; .95 for K; and .75 for CL). The average inter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ive raters is $.67 \pm .10$. Intelligence score has a low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rank order of eminence ($r = -.23 \pm .10$) and has a low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length of life ($r = .21 \pm .10$).

In addition, the data for each case were rated by the same judges on a 5-point scale for adequacy, 5 to indicate that the data were completely adequate for the purpose of rating general intelligence and 1 to indicate that data at hand were entirely lacking for a fair estimate of intelligence and that the rating was no better than mere guess. Among the 34 biographies, the adequacy rating for the most favourable case is 4.6 and for the most unfavourable case, 2.0 ($m = 4.2$). This rating correlates $.74 \pm .05$ with eminence; $.12 \pm .11$ with intelligence rating, and $-.53 \pm .08$ with standard deviation of intelligence aver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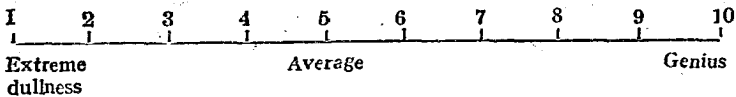
Personality Type Ratings. Spranger has isolated and idealized 6 basic types of personality, namely, the theoretical, the economic, the aesthetic, the social, the political and the religious. He admits that the completely one-sided man probably does not exist in real life and that every type, in varying degrees, may be found in all personalities. Following Spranger's statements (cited in "Types of Men,"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5th Edition) two judges (T and CL) rated 18 representative cases, for whom the data were of more than average completeness, each of the 6 variables on a 5 point scale independently. A rating of 5 was used to indicate that the variable in question was strongly present, 1, that no significant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given variable was present. Rat-

Dollard's criteria of life history were adapted in presenting the 34 biographical sketches. Briefly, they are: "the subject must be viewed as a specimen in a cultural series" and "the life history itself must be organized and conceptualized". Following Dollard's idea, the 34 case histories are preceded by introductory statements concerning cultural, social and educational status for each dynasty involved in the study.

METHODS AND RESULTS

Rank Order of Eminence. The equal-appearing-interval method is employed here. As the result of rating by 10 judges each case is assigned a scale value of eminence ranging from 5 to 1 with an average P. E. of .02. The reliability of sorting obtained b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ratings of one judge is $.88 \pm .02$. The method has a validity coefficient of $.78 \pm .04$ using the percentage of recognition of 174 students (from grade 8 up to college) as criteri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minence and length of life is .10 and that between eminence and the time when eminence was achieved is $-.10$. These are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because their P.E. are large.

General Intelligence Rating. Because the term I. Q. is rigidly defined the concept is not used in rating in order to avoid terminological fallacy. Instead, we have used 5 as a median score for average intelligence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 rating below 5 is used to indicate dullness, above 5, superior intelligence. Five judges* were asked to rate each case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scheme; crossing one number to indicate their estimate,



Every judge was further directed: (1) To get information from introductory notes in the bookle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ducational status, social back-

*Dr. Chas. K. A. Wang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CW),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Miss T. M. Wu (W), author of the second revision of Binet scale for Chinese subjects; Mr. T. Ting (T), Fellow, Division of Neuropsychiatry, P. U. M. C.; Miss C. C. Kao (K), Fellow of China Medical Education Committee; and the writer himself (CL), Assistant in Test psycholog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SUBJECTS AND DATA

This is a normative study.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 of time unity i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status of a given period in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a, only those eminent men who lived since Tang dynasty (618-907 A.D.) and up to (and including) Tsing dynasty (1644-1911) are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Two criteria were set in selecting the cases:

(1) All biographies must appear in the 24-History and Tsing-History.

(2) Data must be psychologically useful, adequate or sufficient for a fair rating of mental traits, especially general intelligence.

Our final list consists of 10 cases from Tang (618-907), 5 from North Sung (960-1127), 1 from Chin (1115-1234), 6 from Yuan (1277-1368), 5 from Ming (1368-1463) and 7 from Tsing (1644-1911). Data were gathered from about one hundred and fifty sources, and for each of the 34 cases they cover the following points:

- (1) Name, field of work, native place, date of birth and death;
- (2) Ancestry and family. This includes the geneology of the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occupation of father and maternal and paternal grandfather, etc;
- (3)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o about age 30. This is given chronologically. It includes D (deduction), I (induction), M (memory), N (number), P (perceptual), R (restrictive thinking), S (spatial), V (verbal relations) and W (words);
- (4) Personality traits — particularly Spranger's "Lebensformen";
- (5) Later accomplishment, such as scholastic achievement,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professional career and standing, etc;
- (6) Excerpt from early writings if available;
- (7) Selected references.

A frequency table show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lengths of life for the 34 cases is given as is also a distribution of their nativity. The percentage of their fathers' and grandfathers' occupations as well as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heir families are presented. These have been found to have no correlation with trait ratings and to be inconsistent with both modern and traditional beliefs.

A HISTORIO-METRIC STUDY OF THIRTY-FOUR

EMINENT CHINESE*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Chas. K. A. Wang.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rate the general intelligence and personality types of 34 eminent men in Chinese history based on the evidence of their behaviour and performance in childhood, youth and early manhood as obtained from biographies. The investigation, largely statistical, is patterned after L. M. Terman and C. M. Cox as presented in "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 Vol. I" and attempts to discover (1) the mental traits that characterize eminent Chinese in history and (2)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historiometric method as applied to Chinese biographical data. On account of the fact that the cases are selected subjectively and that the number of cases is small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confined to using rigid statistical procedure to determin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rating mental traits for historical personalities. This report embodies 5 chapters with an appendix of 66 pages presenting biographical sketches. Chapter I, Introduction, deals with scope of the present work and its purpose. The inadequacy of applying the concept "I. Q." to historiopsychometry is also discussed. Chapter II pertains to Historical Consideration in which about forty titles are reviewed. One third of the space is devoted to Terman-Cox's work. In chapter III, the author offers a suggested scheme for investigating historical personality. Theory of objective measurement of undivided personality is emphasized and a new psychograph containing 50 traits grouped under 10 headings, introduced. The study proper is reported in Chapter IV, Subject and Data, and Chapter V, Methods and Results.

*In the preface two terms, historiopsychometry and historiosociometry, are suggested for use instead of historiometry because the word historiometry wh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s considered by certain authorities to denote "statistical treatment of historical data for inferring historical event" and as such implies no significant psychological meaning. It is further regarded that the term "historiopersonalysis" may be used in cases where a qualitative approach of historical personalities is favoured. (Cf. Robick, A. A. Char. & Pers., 1934, p. 144-159)

14
442

Price: 80 cts

JEN STUDIES IN PSYCHOLOGY

SEPTEMBER, 1939

10
449922

A HISTORIOMETRIC STUDY
OF THIRTY-FOUR EMINENT CHINESE
BASED ON BIOGRAPHICAL SKETCHES

CHUANTIN T. LIN, B. S.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PEIPING, CHINA

10

449922

(1)